

可  
樂  
一  
笑



行 印 局 書 記 新 堂 文 會

# 可發一笑序

嗟乎擾擾塵寰芸芸人類僅娛事少憂患時多人  
情萬變大都愁苦之場筆下千言多是牢騷之作  
拊掌捧腹能得幾回拍手闕堂所見亦僅當夫諸  
朋滿座談笑風生謹浪無妨談諸雜出興之所至  
舞蹈不禁逐隊開顏何愁不遣及至獨居一室少  
侶寡歡幽愁憂思引而彌遠愁來萬斛濁酒難澆  
書擁百城驅魔乏術當是時也苟或進之以諧說  
取閱夫笑史則有曠神怡解頤破涕者矣蓋欲  
於詩淳于滑稽著名稷下東方嘲諷顯迹漢廷在  
古且然於今為烈爰搜笑事拉雜成編聊寄羈愁  
直同抄告令君開口孰言塵世難逢不必仰天已  
恐冠纓欲絕儘可付諸一笑敢云厭百回任他  
傳信傳疑泰半是無稽之語姑且妄言妄聽幸勿  
登大雅之堂編者識

# 目次

題圖……………	一	雁行……………	六	尾號……………	四	抽夫……………	九
見上司……………	一	此亦妄人也已矣……………	七	老爺……………	四	日字令……………	二〇
冒僕詩……………	二	又何加焉……………	七	楚漢……………	五	老奸巨猾……………	二〇
公冶弟兄……………	二	陳見山……………	七	六郎……………	五	賀聯……………	二〇
害眼睛……………	三	打油詩……………	八	富貴……………	五	兩生對……………	二二
騙帽……………	三	兩槐夾井……………	九	新臺……………	六	醫生對……………	二二
屠子……………	四	三百銅錢……………	一〇	糧道觀風……………	六	賓主互對……………	二三
打生員……………	四	圈文章……………	一〇	荷校聯額……………	七	奇嗜……………	二三
雌雉……………	四	不准……………	一〇	願騎龍……………	七	某太守……………	二三
但願姨姨……………	五	狗醫……………	一一	阿連……………	七	太平皇帝……………	二四
脚皮奉敬……………	五	孝經通四書熟……………	一二	杜康廟……………	八	井珠……………	二四
蝎子太守……………	五	面貌册……………	一二	官詞……………	八	如夢……………	二四
王老虎……………	六	馬上得之馬上失之……………	一三	買靴……………	九	盜水供狀……………	二五
臣愚不敢妄對……………	六	者者居……………	一三	諱……………	九	陳謝交嘲……………	二五

刪太白詩字……………	二	朱竹垞騙道士……………	三	遊戲詩……………	四	楚中二督學……………	五
殺殺殺……………	六	喬山人之知音……………	三	太史某……………	四	陳全滑稽……………	五
玉腕黑臂……………	六	謙而失禮……………	三	某邑令……………	四	嘲醫……………	五
致曲……………	六	張映璣之雅諛……………	三	貧人掘藏……………	四	空定慧箴……………	五
愚蠢……………	七	做一工像一工……………	三	著靴……………	四	刀筆辨……………	五
姓伍相弄……………	七	徐玉官怕鬼……………	三	牲口喫書……………	四	孝經問題……………	五
儒匠……………	六	骨董先生……………	三	嘲黑妓……………	四	顧成章俚語詩……………	五
西齋……………	六	臭銅員外……………	三	駝峯熊掌……………	三	犬吠張三嫂……………	五
比玉居……………	六	土地夫人……………	三	劉侍郎諛詞……………	三	媿作梁山……………	五
避生辰……………	六	得句撞鐘……………	三	驅蝗……………	三	僕號墨文……………	五
東坡佛印題小像……………	二	芋芳淘……………	四	徐白二珪……………	三	攬田……………	五
侍郎諛……………	二	爭意氣……………	四	雞鳴詩……………	三	枷詩……………	五
僧誦經……………	二	武人口吻……………	四	孔門弟子……………	三	尼嫁士人……………	五
詹蘇諛……………	二	鄉場篇……………	三	陸陳諛語……………	三	歲朝詞……………	五
好睡……………	三	巧對……………	三	十七字詩……………	四	狐婦撻夫……………	五
藥名……………	三	讓妻……………	四	縮脚詩……………	四	月夜招鄰僧……………	六

東坡戲妹	率叔	雞卵	季教諭
化鬚疏	贖當頭	布醫	不會及第
鬚虱頌	電詩	洩氣生員	閣下不雅
恆言	牛何之	洗指頭	先占交椅
桃石相嘲	講書	不像請先生	不識車夫
茄字	嘲醫	怕婆縣令	莊虞山總戎
硬如鐵	抄文誤字	他在裏面喫	天氣太暗
衡山圖記	父子誦文	小兒杏然	麻陽陋俗
搶親	客滿詩	裁縫講書	教法已盡
十鬚子語	縣試報	專說大話	秀才罵驕夫
短而偃	再打三斤	巾幗幕賓	戲懲武秀才
七字勾向左	見上司	男道女婿	嘲紅官員
近視眼	題像	誤認門門	赤壁賊
婢罵貴客	論年歲	瞎眼奴才	號板蛋殼詩
詈字	千家詩	留他洗浴	幸虧屬犬
和尚掉湯鍋	同冠顯叟	負棋三局	春生帖子
六	七	九	八四

可發一笑 目次

四

盤據牙門……………	八五	慶有餘……………	九〇	嘲酒鬼……………	九五	認錯孟夫子……………	一〇三
遺囑……………	八五	終席不會抬頭……………	九〇	看大橋……………	九五	酒本……………	一〇三
收手妙法……………	八五	沒在肚裏……………	九〇	大報應在後頭……………	九六	畫符……………	一〇四
孟子文改唱……………	八六	屎在口頭……………	九一	讀別字……………	九六	狗倒灶……………	一〇四
外科鋸箭桿……………	八六	江心賊……………	九一	妾名忠孝……………	九六	學詩貽笑……………	一〇五
衆人喫屁……………	八七	小兒窠……………	九一	甌北控詞……………	九七	尹奚謠……………	一〇五
吃過又吃……………	八七	皇帝不公道……………	九一	辨姓詩……………	九七	曹西士詞……………	一〇六
錯死了人……………	八七	不必奉承你……………	九二	嘲吃酒……………	九六	賀婢生子……………	一〇六
剪不下去……………	八八	頑徒對課……………	九二	大學飛字……………	九六	海剛峯……………	一〇六
老實告訴你……………	八八	厚面皮……………	九三	世俗誕妄……………	九六	賀喪妻……………	一〇七
生一張嘴……………	八八	請奶奶看操……………	九三	點僧……………	九八	吃草醫生……………	一〇七
比狗屁還要臭……………	八八	再不敢睡……………	九三	黃鼠狼……………	一〇〇	身長脚健……………	一〇七
真正好先生……………	八九	葡萄架也要倒了……………	九四	山人……………	一〇〇	僧妓妙諦……………	一〇八
不要動手……………	八九	菩薩慈悲……………	九四	不肯動身……………	一〇一	龜聯……………	一〇八
幾乎熱殺……………	八九	被人偷了……………	九四	嘲王姓……………	一〇一	京莊……………	一〇八
酬謝遷居……………	八九	學泳水要緊……………	九五	彭文勤試題……………	一〇二	頑童嘲先生……………	一〇九

無心坐杏壇……………	一〇九	侯白……………	二六	詩有唐氣……………	二六	娶妻題詩……………	一三五
材頭親……………	一一九	其二……………	二六	夢周公……………	二九	下飯物……………	一三五
推事……………	一二〇	石勒箭……………	二九	食鹹蛋……………	二九	蔡子……………	一三五
發表……………	一二〇	勞動不均……………	二〇	煮雞卵……………	二九	大話嚇退老虎……………	一三五
提督屬對……………	一二二	青年笑話……………	二〇	祖宗尚在睡覺……………	二九	二沈縮頭不出……………	一三四
哈打打……………	一二二	兒子對客……………	二三	監生娘娘像……………	二〇	打阿爺……………	一三五
戲言召辱……………	一二二	幸未着履……………	二三	看上了……………	二〇	三堵贊馬……………	一三五
酒三平……………	一二三	嘲學政詩……………	二三	你便是武松……………	二〇	百齡洗澡……………	一三五
等一等……………	一二三	草書……………	二三	大號……………	二〇	有些屁氣……………	一三五
幕友……………	一二三	死禿……………	二三	改唐詩……………	二一	高某作詩……………	一三五
官幕竹枝詞……………	一二三	夏六方……………	二三	不如請裁縫……………	二一	塾師善解對意……………	一三七
想掘瘡……………	一二四	陳著……………	二四	觀弈……………	二一	兩字課……………	一三七
姑姪觀音……………	一二六	趙璘短小……………	二六	懶性……………	二一	五大天地……………	一三七
告示……………	一二六	方士大言……………	二六	覓樹極……………	二一	沒有人味……………	一三九
眼鏡不佳……………	一二七	村學傳誤……………	二六	鄉下人進城……………	二一	偷肉妙法……………	一三九
山東人……………	一二七	短小人詞……………	二六	安得仍淡……………	二一	月食求法……………	一三九

賣母猪肉……………	一三	妙不可言……………	一四	家中的糞子……………	一五	妓家祝獻文……………	一六
打出去……………	一三	針對奇字……………	一四	小筆一揮……………	一五	詩嘲廣文……………	一六
字笑話……………	一四	父子用帖拜會……………	一四	還有兩手……………	一五	俗語歇後……………	一六
願變母狗……………	一四	奎光……………	一四	發報出售丈夫……………	一五	清客門對……………	一六
穩是一家……………	一四	愛驢……………	一四	嘆學生……………	一五	買鹽吃醋……………	一六
某相國……………	一四	賀姊生子……………	一四	戲改唐詩……………	一五	舊律易字……………	一六
雞有七德……………	一四	天青緞……………	一四	禁止小便文……………	一五	歐公詩戲……………	一六
管他則甚……………	一四	改名……………	一四	內務部趣聞……………	一五	唐解元詩……………	一六
吃禾花雀……………	一四	江南落雨……………	一四	鬧新房……………	一五	文笑……………	一六
塾師恨朱註……………	一四	鬼態……………	一四	教員笑史……………	一五	三人會飲……………	一六
鈍生……………	一四	富人貪刻……………	一四	測字者之尺牘……………	一五	題鳩鵲圖……………	一六
做截下題……………	一四	一死報恩……………	一四	滑稽學生……………	一五	三笑事……………	一六
狂生……………	一四	前清大僚執事……………	一四	周五先生……………	一五	麻胡……………	一六
唱名認別字……………	一四	跛眇結婚……………	一四	一字師……………	一五	歇後詩……………	一六
吃紅白砒……………	一五	先生不是人……………	一四	華陀再生……………	一五	楊南峯浴……………	一六
剃頭俟老……………	一五	開快鏡就到了……………	一四	任仙移文……………	一五	貴人遊僧舍……………	一六

淡酒……………	一七〇	新娘八字……………	一七三	賀啓草詔……………	一七七	仿詩經……………	一八二
訓別字……………	一七〇	洪稚存詩……………	一七三	秦宇……………	一七九	戲村學究詩……………	一八三
諸理齋詩……………	一六六	道士輓聯……………	一七三	嘲禿……………	一七九	得詩魁……………	一八三
兄弟別號……………	一六六	坐火中央……………	一七三	癩子……………	一七九	廣文秀才對……………	一八三
嘲近視……………	一六六	打電報……………	一七四	打得好……………	一七九	書易食物……………	一八四
皇甫氏……………	一六六	晉乃……………	一七四	晶毳飯……………	一七九	文達考釋鐘鼎……………	一八四
題驛丞像……………	一六六	擇術……………	一七四	廣文嘲語……………	一八〇	松中堂……………	一八五
雪濤諧笑……………	一六六	余非獸醫……………	一七四	陸伯陽……………	一八〇	鄂西林浴足……………	一八五
僧妓相譏……………	一七〇	改唐詩……………	一七五	錢馬相嘲……………	一八〇	湯西崖未遇時……………	一八五
裁縫冠帶……………	一七〇	僕能詩……………	一七五	張獻忠文……………	一八二	雙白菜……………	一八六
鼻頭……………	一七〇	梅花詩……………	一七五	村學堂詩……………	一八二	米湯大金……………	一八六
新千字文……………	一七二	控詞……………	一七六	俳語……………	一八二	紀河間滑稽……………	一八六
觚不觚……………	一七二	借西廂語……………	一七六	闌玻璃……………	一八二	其二……………	一八七
老童……………	一七二	翰林諺嘲……………	一七六	明遠堂……………	一八二	張文和謙抑……………	一八七
不白之冤……………	一七二	三不要……………	一七七	牛姓婚聯……………	一八二	王于一誇妓……………	一八七
伯夷叔齊……………	一七二	鄭唐談諧……………	一七七	金腿詩……………	一八二	顧勞之絕對……………	一八八

引經之可笑……………	一八	許子不憚煩……………	一九三	堯舜與人同耳……………	一九九	教官詩聯……………	二〇六
尙書給事諛對……………	一八	蒙古出對……………	一九三	大葫蘆種……………	一九九	大花面……………	二〇六
唐九經之詔諛……………	一八九	一字一錢……………	一九四	李廷彥……………	一九九	治紅學……………	二〇七
子畏踰踞糞廁……………	一八九	童生府試……………	一九四	點鬼賺牛頭……………	二〇〇	無情對……………	二〇七
李芋仙子巧對……………	一八九	梅生宿薛姬……………	一九四	嘲續娶……………	二〇〇	釐局大財神……………	二〇八
借馬之笑談……………	一九〇	讀書諱父名……………	一九五	窮通翁……………	二〇一	小試文之怪謬……………	二〇八
篆字藥方……………	一九〇	詩不成解……………	一九五	金銅釘……………	二〇一	嘲童生長聯……………	二〇八
賞鑑僞磚……………	一九〇	方口尖口……………	一九六	金用元對……………	二〇一	俞少卿試帖……………	二〇九
米元章投水……………	一九一	縣官生日……………	一九六	和尙出家……………	二〇二	沈萬三聚寶盆……………	二一〇
鄂署委札……………	一九一	嘲酸酒……………	一九六	清客天……………	二〇二	笑話一擔……………	二一〇
姜太公善將將……………	一九一	一東韻秀才……………	一九七	簽紙封儒巾……………	二〇三	約指刻字訛誤……………	二一一
判鼠……………	一九二	王盧……………	一九七	楊朝麟批詞……………	二〇三	吃人……………	二一一
別號……………	一九二	湯余相識……………	一九七	滿朝皆忠臣……………	二〇四	紀文達語……………	二一二
御史口吃……………	一九二	通文……………	一九八	喫劍潭……………	二〇五	訓子……………	二一二
張幼于謎……………	一九二	作耍……………	一九八	人間四季……………	二〇五	癡人說夢……………	二一三
解跌……………	一九三	頭鳴取識……………	一九八	文治日光華……………	二〇五	偷兒……………	二一三

閱卷……………	三三	考中學之趣學生……………	三三	石中立謹揚大年……………	三三	三十而立……………	三九
詩誤……………	三四	尋貓廣告……………	三三	毆陽修知貢舉……………	三三	經語詼諧……………	三九
策謬……………	三四	南郭秀才……………	三三	縷葱絲者……………	三三	山魃僬僂……………	四〇
記誤……………	三四	贖化爲履……………	三三	死後甚佳……………	三三	送詩韻……………	四〇
楊令公祠……………	三五	惡鼠……………	三六	廁屋……………	三四	廟鬼慢神……………	四一
計開……………	三五	忘誤……………	三六	僧哥……………	三四	糊塗官……………	四二
館餐詩……………	三五	梁山州……………	三六	過手酸……………	三四	袁癡……………	四三
說大話……………	三六	詩嘲……………	三六	慚惶……………	三四	漕督諧詩……………	四四
老饕食飽糞……………	三七	通字……………	三六	不知骰色……………	三五	鼻壺……………	四四
鬚鬚打辮子……………	三八	秦檜夫婦……………	三〇	題照三易……………	三五	蝴蝶會……………	四四
少奶之名稱……………	三九	勢不能行……………	三〇	誤語……………	三五	面具……………	四五
患短視……………	三九	學跑……………	三〇	尋馬……………	三五	京中新婚詩……………	四五
駕返淫池……………	三九	二韭十八……………	三三	痔字……………	三五	一牛獨看文章……………	四六
予豈好便哉……………	三九	黑風吹酒鬼……………	三三	談諧本色……………	三七	不可陽得……………	四六
奇異之盟帖……………	三〇	偽盜戲姜如須……………	三三	黃包車夫……………	三七	寫三代……………	四六
奇異之墓文……………	三二	相公問牛……………	三三	負債鬼……………	三九	北人不知南事……………	四七

可發一笑 目次

鮑超建第……………	二頁
左文襄被諷……………	二頁
某進士獄居……………	二頁
村塾賦……………	二頁
諧詩……………	二頁
關字……………	二頁
贈侍兒阿毛聯……………	二頁
髯生子……………	二頁
天錫純蝦……………	二頁
壽幛顛倒……………	二頁
時慧寶生男……………	二頁
畫師寫照……………	二頁
一一成三……………	二頁
過去未來……………	二頁
兩個呆人……………	二頁

---

# 可發一笑

## 題圖

諸七襄檢討。性迂傲。有人求題圖。開卷見齊次風侍郎。周蘭坡學士。先題矣。心有所恃。大書曰。齊大非我耦。周衰已有髡。兩人都已寫。何必我題詩。

## 見上司

一舉人截取山東某令。初謁上司。猝無酬對。忽問曰。大人尊姓。上官甚駭。強應曰。姓某。令俯首久之曰。大人之姓。乃百家姓所無。上官益駭曰。我係旗下。貴縣未之知耶。令復起立曰。大人在何旗。曰。正紅旗耳。曰。正黃旗甚佳。大人何不在正黃旗。上官怫然怒。問貴縣係何省人。曰。廣西。上官曰。廣東甚佳。貴縣何不在廣東。令愕然趨出。翌日。即勒歸改教。到任僅一月耳。

相傳有暑中謁上官者。揮扇不輟。上官惡之。因曰。天氣熱。可寬衣。既去。外褂仍復揮扇。上官曰。何妨再脫。固辭不獲。遂去袍子。而猶揮扇也。上官復曰。可更脫衫子。堅辭不敢。上官令侍者代爲緩鈕。又談有頃。而出。人見之。咸駭笑。則緯帽固猶在頭上也。



始悟上官蓋有意苦之耳。此尤可笑。附記

詈僕詩

雙溪漁隱作俚語四律詈僕云。今年命運合當災。撞着腌臢惡殺才。指挖茶甌添黑漆。手翻豆腐印烟煤。遮臀草布常遮飯。抹怨麻巾又抹檯。更有一般可笑處。掘燈常帶滿頭灰。鈍僕由來懶性多。人家那得懶如他。隔旬油碗常留竈。過午殘糜尙在鍋。板蓋生塵從未拭。廚刀上鏽不曾磨。近來學得癡呆計。呵罵由伊更奈何。面皮黃腫氣昏騰。搽擦鍋煤像竈君。坐起鼾齁聞鼻息。行來踢禿響鞋根。饑時菜汁連盤嘔。餓極鍋巴滿口吞。料得陽間難着汝。陰司待汝去行瘟。看渠惡狀幾多般。待我描摹使汝慚。買賣吃虧偏減刻。走跳遲鈍又閒談。烘爐半夜燒穿榻。送酒中途打破鑊。若到年終算工價。扣賠定要十除三。

公冶弟兄

有行酒令而坐客忽作土音者。或說笑話曰。有公冶短者。去見長官長官道。公冶長能通鳥語。你何所能。對以能通獸語。適有犬吠之聲。長官道。你既能通獸語。可知此犬說

甚麼公冶短聽之良久。皺眉道。這狗滿嘴土音。教我怎懂。或有代人說笑話。曰有公冶矮見長官。長官問所長。卽公冶短之弟也。亦通獸語。正在談論。適值驢鳴。長官問何說。公冶矮道。他說他不會說笑話。合坐大笑。又強之說。則曰有公冶矮者。也通獸語。這日正向人賣弄其技。忽聽豬叫。人問他說甚麼。公冶矮道。他在那裏教人說笑話哩。

### 害眼睛

官初到任。上堂審事。原被告各執一理。官因說道。你們的話。本縣都不明白。今先據原告的話。打被告二十板子。那被告的話。也還有理。再把原告亦打二十板子。這件事就可結案了。官正欲退堂。那書吏皂役。都上來告假。官問爲甚麼事。都回道。告假回去。害眼睛。害哼了一聲道。我看你們兩個眼睛。都好好的。怎說害眼睛。那書吏皂役稟道。老爺的眼睛。看着小的。是明明白白的。小的們眼睛。看着老爺。却是糊裏糊塗的。

### 騙帽

蘇州通貫橋邱姓。言郡中富室兒。頭戴一珠帽。值數百金。乳媪攜立廳事。一人盛服。昂然直入。謂兒曰。叫聲公公。乳媪亦曰。阿官叫聲公公。其人曰。不叫公公。要取汝帽兒。遂

戲揭其帽執手中曰。不叫公公。取帽兒去矣。以其帽置懷中。緩步下階曰。真個取帽兒去矣。遂自庭中昂然竟出。復回身立於門外曰。不叫公公。取帽兒去不轉來矣。乳媪又謂兒曰。阿官叫聲公公。公公好還汝帽兒。意謂戚黨長者與兒戲也。候久不復入。出視之。杳然矣。

屠子

有鼓刀起家者。其子習舉子業。就正於某太史。太史評其文曰。有骨力。有筋兩。置之案頭。咀嚼不厭。其人大喜。徧示鄉人。有直告者。反怒而斥之。此太史可謂惡作劇矣。

打生員

康熙間蘇州太守盧某試童子。有一秀才混入。爲吏指出。守曰。汝秀才欲爲人代作文耶。其人倉皇急遽曰。生員並不是秀才。太守笑之。責以數板。逐出曰。我不打你秀才。打你生員。

雌雉

顧三公中翰梁汾子也。少穎異。讀論語山梁雌雉。忽謂先生曰。前讀衛風雄雉之詩。此

其配乎先生笑之莫不驚其敏悟

### 但願姨姨

吾邑吳承濂黃蛟起皆名諸生黃繼娶卽前妻之妹而不睦於昆季一日兩君各送子院試同一寓旣出場詢知試題爲兄弟怡怡黃講題義作法吳曰子毋但願怡怡忘卻兄弟也黃面赤不言者半日

### 脚皮奉敬

王司農茂京性畏蟾子每見必驚懼失色西田相國其叔也一日令輿夫密置數枚於肩輿中囑勿使知之明日司農升輿忽見蟾子惶懼仆地將責輿夫從者具以實告然司農之憤猶未釋也計思有以報之越日命工修足呼僮聚其皮將酒醋蔗糖共貯於瓶以遺相國明日遇於朝謂司農曰昨日見惠之品大嚼之而無味究係何物耶司農莞爾答曰老叔以蟾子見嚇小姪不得不以老脚皮奉敬也

### 蝎子太守

雍正初有一同知引見不意帽中藏有蝎子欲出不得鈎其首甚痛涕淚交并世宗望

見駭異。詢其故。乃免冠叩首。詭云。臣感念聖祖仁皇帝六十一年深仁厚德。臣家兩世受恩。遂不自知涕淚之橫集也。世宗曰。此人尙有良心。遂記名以知府用。後人稱曰蠅子太守。

### 王老虎

雍正間太倉知州有生某者。素性嚴厲。人稱爲老虎。治賊尤不肯一毫假易。其時有口號曰。三擊升堂鼓。跳出王老虎。不是一夾棍。定責三十五。又曾以試事責死嘉定縣假冒童生。嘉定人羣起鼓噪。時亦有集四書句以成文者。其破題云。有衆逐虎。自取之也。

### 臣愚不敢妄對

蘇州汪竺香元亮。博聞強記。爲吳中名宿。中乾隆壬午經魁。朱文正公深器重之。每有不得意事。則風病時發。有一科會試頭一場已入彀矣。至三場策問。皆元元本本。通場無及。然只對四問。有一問僅六字。云臣愚不敢妄對。房官閱之。大笑。遂落孫山。

### 雁行

李安公名鎮。吳郡名諸生。中某科副車。爲人甚迂。事母與兄。動必以禮。而其兄之迂。亦

不讓安公也。一日兄弟兩人往金陵鄉試。將登舟矣。其兄謂安公曰。弟有科舉。兄尙錄遺。今日之行。弟當先登。安公逡巡不敢曰。豈有以弟而先兄耶。遜讓不已。遂作雁行。船頭窄狹。兩人俱墮水中。同伴者大笑。

此亦妄人也已矣

松江張公星。爲諸生。有才名。嗜酒而狂。嘗以夏日浴於泮池。門斗禁之。弗聽也。後漸聞於正副兩學師。乃出而呵責之。張則以污泥浮藻覆面。赤身立水中。兩手擊水拒之。學師怒。因命門斗拘之。尊經閣令作文。以此亦妄人也已矣。句命題。張援筆立就。其後二比出股云。此其人不可以教諭者也。對股云。此其人不可以訓導者也。此亦妄人也已矣。兩學師愈怒。欲斥除之。然愛其才。竟釋焉。

又何加焉

乾隆某科禮部會試。有某舉人甚富。以夾帶枷號。有同年友嘲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

陳見山

陳見山。蘇州人。嘗賣藥邗上。以此起家。開有青芝堂藥材。爲揚城第一鋪。得鄭侍御休

園爲別業。捐同知銜。居然列於諸摺紳。商人之間。每有喜慶宴會。輒著天青褂五品補服。一日在席上。有刻薄少年云。我有一聯曰五品天青褂。諸公能對否。傍一少年應聲云。六味地黃丸。

### 打油詩

按打油詩。始見於南部新書。其無關於人之名節者。原未嘗不可以爲遊戲。若借此報怨。或發人隱私。或誣人狎褻。此陰律之所最重。不可不慎也。友人陳斗泉云。金腿蒙君賜。舉家大笑歡。柴燒三擔盡。水至一缸乾。肉似枯荷葉。皮同破馬鞍。牙關三十六箇箇。不平安。此種詩雖諧謔。而鍊字鍊句。音節鏗鏘。非老手不能。又金陵有一僧。嘗作打油詩四十首。命其集曰牛山四十巒。中有一首云。春叫貓兒貓叫春。聽他越叫越精神。老僧亦有貓兒意。不敢人前叫一聲。莫謂是打油詩。其筆甚峭。不可及也。又王講泉明經言其友郎蘇門庶常。留館後乞假回里。由糧船挈眷入京。有七律三首云。自中前年丁丑科。庶常館裏兩年過。半歐半趙書雖好。非宋非唐賦若何。要做駱駝留種少。但求老虎壓班多。當時譬喻話三錢卷子三錢筆。四寶青雲帳亂拖。幾人雅雅復魚魚。能賦能詩又

善書。那怕朝珠無翡翠。只愁帽頂有璋璜。先生體統原來老。吉士頭銜到底虛。試問衙門各前輩。此中風味近何如。糧船一搭到長安。告示封條亦可觀。有屋三間開宅子。無車兩腳走京官。功名老大騰身易。煤米全家度日難。怪底門工頻報道。今朝又到幾知單。

### 兩槐夾井

舊傳有一秀才。於歲試前一日。偕友閒步。見道旁有兩槐樹。中界一井。戲謂其友曰。明日入場。卽用此典故也。一時笑其妄言。試後出場。驗其文。果有自兩槐夾井以來一段云云。及案發。列高等。得補廩餼。蘇州有徐孝廉者。肄業紫陽書院。課題是九人而已。至三分天下有其二。後二比有九。貂九騷。對三薰三栗發案。亦前列。同人叩問用何書。徐曰。吾昨見市中有乞兒。搶薰肉三塊。物主歐以栗子拳三下。至九。貂九騷。俗語所謂十個鬍子九個騷。十個鬍鬚九個刁。此其典耳。滿座大笑。近時風氣。衡文者大率類此。胸既空疎。而喜用典故。明知獺祭。而視爲妙文。所以受人欺妄。而諸生之以聰明自用者。亦以此欺人。時文變遷。皆由此輩。可歎也已。

三百銅錢

余友揚州王古靈。能畫人物。無古無今。用筆如篆。今之吳道子也。嘗畫兩仙對酌。圖贈余。余題其上云。三百銅錢沽十斤。兩人對酌恰平分。頽然醉倒白石上。仰看千峯推白雲。有一商翁見之。啞然失笑曰。三百銅錢。可以入詩。則三百紋銀。三百洋錢。皆可以爲詩矣。殊不知余用少陵語也。故俗子難與言詩。

圈文章

吾鄉有王榮世者。其父乃販牛估也。一字不識。而榮世少聰穎。喜讀書。既開筆作時文。每至文期。父必索其文而閱之。數其圈多者。則喜形於色。圈少則撻之。未數年。榮世果入泮。昔趙青藜先生館選後。掌教徽州紫陽書院。娶兩妾。各生一子。俱同庚。後皆長成。能作文矣。趙自爲批閱。二妾亦各閱其子之文。兩相比對。以圈多者爲偏愛。必諂罵終日。至於不食。趙不得已。每閱文時。必置算盤於案頭。以平兩妾之詈。後二子皆中式。不准

爲官者必用讀書人。以其有體有用也。然斷不可用書獃子。凡人一獃而萬事墮矣。有

名進士某者。選得知縣。到任未幾。有報竊案刃傷事主者。刑席擬批總嫌不當。乃親書狀尾云。賊凶人也。兵凶器也。以凶人而持凶器。爾必攫其鋒而試之。其被殺也宜哉。不准。昔傳歸震川先生作令。視民如子。每坐堂皇。觀者如雲。不禁也。一日訊奸情。觀者益衆。先生曰。汝等若不退。吾灑墨水矣。滿堂大笑。

### 狗醫

吳郡新郭里有藥材舖。舖主人姜姓者。浙江慈谿人。姜素知醫理。里中有疾病。輒請其調治。頗有驗。家畜一狗甚馴。姜每出診。狗必隨之。搖尾侍坐以爲常。一日主人偶他出。有鄉人患濕氣。一腿甚紅腫。不知其所由來。以示姜。此狗忽向其腿上咬一口。血流滿地。作紫黑色。主人歸。痛打其狗。而以末藥敷之。一宿而愈。有患隔症者。姜誤以爲虛弱。開補中之劑。狗又號其旁。乃改焉。飲數服。卽痊。有孕婦腹便便。飲食漸減。姜認其水疝。狗侍其側。作小兒聲。乃悟其旨。而以安胎藥治之。越月而孿生。產母無恙也。姜以此狗知醫。每出診。必呼其同行。一時哄傳有狗醫之目。後狗忽亡去。不知所之。姜歎曰。吾道其衰乎。未幾。亦病死。余聞之。笑曰。江南之人。最信醫藥。而吳門尤甚。是狗既知內外科。

而又兼婦人科。以匡主人之不逮。歷數諸醫中。豈可多得哉。以視今之舟輿出入。勒索請封。若有定價。而卒無驗。或致殺人者。真狗彘之不若也。

孝經通四書熟

江鐵君明經。薦一業師與某富翁家。其徒賦質甚鈍。每日讀論語兩三行。掩卷卽不復記憶。主人嫌其師之不善課。嘖有繁言。鐵君曰。此甚易事。當令先講孝經。富翁喜。因令師以孝經訓其子。朝夕講誦。越月餘。而其鈍如故也。翁疑其給已。復造江而詢其故。鐵君曰。翁其未讀三字經耶。孝經通四書熟也。

面貌册

凡歲科試。諸生面貌册。向爲循例虛應故事而已。胡希呂先生視學江蘇。詳細殊甚。恐有頂冒也。常熟生員沈廷輝。年三十餘。册填微鬚。詎先生以微訓無凡有鬚而填微鬚者。俱不准入場。廷輝聞之曰。吾必被逐矣。進場之前一日。擬囑學書改正。適學書他往。尋至三更。不得已往剃頭舖。將鬚刮去。旋聞鼓吹聲急。赴轅門聽點。及唱沈名。先生熟視廷輝曰。此人又一頂替者。册上填明有鬚。何以無鬚。蓋此學書素與沈善。因學使有

斥逐之信。特爲沈改微爲有。而沈則未見學書。不意反變有爲無也。無可置辯。廢然而出。旋有一生素狡黠。亦以微鬚被斥。生故與學使強項。先生大怒曰。汝讀書尙不知朱註微無也解耶。生笑稟曰。若然則孔子微服而過宋。脫得赤膊精光。成何體制也。先生默然。後無被逐者。

### 馬上得之馬上失之

上海趙謙士少農。由監生入懋勤殿行走。歷官至戶部侍郎。上每巡幸熱河。侍郎輒隨駕。以較射得孔雀翎。嘉慶十六年。恭繕御製詩。誤書駐爲注字。業已刻石進呈矣。侍郎急入奏。自行檢舉。上以趙素醇謹。不加之罪。僅拔去花翎。京師人有譴之者曰。如侍郎之翎。可謂馬上得之。馬上失之矣。

### 者者居

余遊歷之地。不過七八省。每見古碑石刻。及匾額楹帖之類。其最佳者。輒爲手記。而最可笑者。亦不能忘也。如酒店匾額曰。二兩居。楹帖曰。劉伶問道誰家好。李白回言此處高。在處皆有。河南永城睢州一帶。又有酒店一聯云。入座三盃醉者也。出門一拱歪之。

乎。已足供噴飯矣。而南陽夏鎮各處。家家門上有一聯云。五湖天馬將。四海地龍軍。竟不知作何語。尤可笑者。湖北武昌府城隍廟大殿上。有金書大匾四字曰。不其然而。又山東濟南府省城。有酒店曰者者居。余不解。一日。在孫淵如觀察席上。談及此條。有一士人在座答曰。此出之論語。余問曰。論語何章。曰。近者悅。遠者來也。一時爲之絕倒。見履園叢話。

尾號

闌中尾號。臭穢難堪。雖詛咒罵詈。而遺溺者不顧也。獨某君書紙粘壁上。凡褻裳提袴。迫欲遺溺而往者。一見此紙。莫不避往廁中。衆皆異之。不知其所書何語。所畫何符。而人人遵照如是也。好事者試往窺之。則大書云。有人於此大便者。我必於其大便之處。而小便之。有人於此小便者。我必於其室中小便之處。而亦小便之。無不狂笑而去。

老爺

林君頌夔。言其鄉人初捐監生。元旦出謁鄰里歸。妻問何往。曰。候故舊耳。妻曰。渠等小百姓。拜他何爲。又一人援例得職銜。章服而出。回顧其僕曰。此後勿稱相公。須稱我爲

老爺僕不聽。某正色曰。我不與汝戲言。汝不稱自家罪過。

### 楚漢

頌夔又言某富室。請兩西席。一老一少。異塾而同餐。供膳中遇有燉蛋。老者必舉箸分半。劃之曰。楚河漢界。示之不得侵越也。少年既食其半。又從碗底挖入。十去七八。老者覺之。致相口角。少年曰。君自言楚河漢界。難道象棋盤。不許卒子渡河耶。

### 六郎

東邑有秀才行六者。出入官場。驕其鄉黨。錢刺以詩云。走過官場已二回。六郎滿面笑容堆。才叨縣令生辰酒。又舉分司上匾杯。衣服假來長短窄。語言拖出矣焉哉。年家帖子須珍重。多少蚤緣博得來。又六郎鄉人某。家故貧。衣食不給。及得庫書後。多金而豪。遽忘故態。錢刺以詩云。雪大風狂凍又堅。布袍一領並無棉。自從接管田房稅。灰鼠裘披八月天。

### 富貴

富室女嫁至夫家。初見竈突。問老嫗曰。屋上高起大許。縷縷出煙者。何也。嫗曰。此肴饌

所自熟也。女曰：置之煙火中，不慮熏灼氣耶？聞者皆笑。又某太守滿洲世族，生而貴盛，會府試發榜遲緩，吏白童生中寒士居多，資斧艱難，請幕中閱文從速。太守曰：何不傳語諸童，遣與夫庖人先歸。

新臺

河督某公閱工至王營，諸廳咸侍。有婦人訴稱：夫爲千總，性好爬灰，虐待妻子等語。傍舟大呼，巡捕官呵斥而去。某公不解所謂，詢諸廳官，皆以其事甚褻，難於措詞。內有捐班一人，遽言翁媳二字，意將疏解其故。獨裏河同知于君曰：此無他，卽新臺故事耳。某公恍然，歸語幕友曰：居官當用讀書人，誠然。若質實言之，殊不雅馴矣。後以他事黜千總。

糧道觀風

周介夫云：各衛所爲糧道屬員，道署有公事，必懸牌曉示衛弁。探差者卽走告本官，得以先期預備。一糧道新任懸牌觀風，題爲視其所以一章。探差者告衛弁云：新創三衛所，後面話尤非吉語，已另補新官矣。各衛弁大驚，問新官何姓，所示何話。探差曰：一爲

視其所以老爺一爲觀其所由老爺一爲察其所安老爺後話則爲人焉瘦哉人焉瘦哉介夫之詞未畢同人大笑至有脫頰頰而捧面者

### 荷校聯額

一生員爲人代倩事發荷校百計求脫不能得因訪健於刀筆者苦祈之其人曰此當以風雅動之於枷上書額曰瓊林獨席又書聯曰坐破寒毡從此漸入佳境與架頰同音磨穿鐵硯而今才得出頭學使見之笑予省釋

### 顧騎龍

余叔家閩人顧騎龍狀極醜而性醇雅耽書籍斷簡殘編珍如拱璧并喜作詩信口脫出綽有情致記其販瓜到我家來賣予以賣瓜爲題試之應聲曰耶君端的賣西瓜儂賣西瓜價不差包拍大紅兼蜜練竹爐無用再煎茶予贊歎之騎龍喜述其近作云佳人獨宿千千萬才子孤眠萬萬千老天若肯行方便兩處牽來一處眠余爲大笑

### 阿連

凌某歸安諸生其父業估有僮阿連略識之無油嘴滑舌主人每寬縱之值生秋試後

錄文質諸名宿。皆大贊必售。獎語累牘。生喜不自勝。而阿連在旁。揶揄不止。且謂乃翁曰。官人必不中。翁問故。曰。名宿所決。必不謬。翁問生。則文中並無訾議也。亦置之。後竟康了。翁乃呼問之。阿連曰。名宿所評。必不謬。翁不見其跋語乎。翁取閱。仍不解。阿連指跋中脫去叮哇四字。曰。脫去釘鞋。豈有響聲。無響聲。不中也。名宿決之。良不謬。杭人傳爲話柄。

杜康廟

諸酒人議立杜康廟。破土日掘地得碑。時諸人已入醉鄉。見有同大姐字樣。遂添設後寢。居然爲杜夫人矣。落成後。請縣令拈香。令至後寢。見碑大駭。曰。此周太祖碑也。亟移廟外。夜夢一袞冕者來謝。令詢之。曰。我是前朝周太祖。錯配杜康爲夫婦。若非縣令親識破。嫁着酒鬼一世苦。聞者絕倒。

盲詞

相傳一秀才喜看盲詞。屆歲考。題係子曰赤之適齊也。至與之粟九百辭。生援筆立就。文曰。聖人當下開言說。你今在此聽分明。公西此日山東去。裘馬翩翩好送行。自古道。

雪中送炭爲君子。錦上添花是小人。豪華公子休題起。且表爲官受祿身。爲官非是別一個。堂堂縣令姓原人。得了俸米九百石。堅辭不要半毫分。案出置劣等。

### 買靴

馮道和凝二人。同在中書。和買靴。用錢一千八百。馮買靴。用錢九百。一日。和問馮曰。公靴新買。其值幾何。馮舉左足曰。九百。和性褊急。顧吏責曰。吾靴何用一千八百。馮徐舉右足曰。此亦九百。其善於周旋人如此。

### 諱

錢良臣子。改讀孟子。今之所謂爹爹者。古之所謂民賊也。非諱之。乃罵之矣。馮道門客。講道德經。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演六字爲十二字。王僧彥父名師古。呼硯曰墨池。鼓曰皮棚。知嶺南郡。一官上謁。題刺曰。永州司戶參軍李墨池皮棚祇候。臨淄令石昂謁監軍。以監軍諱石。改稱右昂。諱之爲害。使人不有其名。不有其姓。并經文俱失其故。可笑哉。

### 拙夫

可發一笑

唐拙夫。繆學三。皆松郡名士。一日挾妓共飲。妓頗慧。唐曰。此巧妻也。繆曰。巧妻常伴拙夫眠。亦有出處。昔一院妹聲技敏妙。貴客過之。問其姓。曰康字頭。呂字脚。客曰。然則卿乃姓唐也。彼妹曰。小妾非姓唐。拙夫乃姓唐耳。舉座大笑。

日字令

幼從外父周式堂赴喜筵。首坐者小有才。行一令。子曰之曰。搓搓長。乃日頭之曰。照舉一字搓搓。如式者不罰。不如式者罰。座無一對。皆罰之。彼自矜壓倒元白矣。次令應式堂。先生正色曰。日頭之曰。捏捏扁。乃子曰之曰。須照舉一字捏捏。如式者不罰。不如式者罰。闕堂大笑。首坐亦在罰中。

老奸巨猾

國初某中堂。聲勢隆赫。有張姓富人。與其從弟締爲婚姻。百計夤緣。將登仕籍。因謂其弟曰。余與若旣爲親家。則若兄亦忝在姻末。倘得引之一謁拜。惠良多。弟曰。謁見易。慮君言語獲咎耳。張曰。君教我。當默記不忘。因授以寒暄并頌揚數語。令復之不訛。遂爲先容。越日入謁。中堂曰。壯年筮仕。老夫與有榮矣。張面赤汗下。蹙蹙而對曰。久仰大

人老奸巨猾。爲朝野所畏。中堂大怒。拂袖入。從者揮之。乃垂頭喪氣而出。可笑也。

### 賀聯

江南某年五月。童試題。夫人自稱曰小童。有某生初入泮。是科鄉試題。係君子不以言舉人。某生遂聯捷。有客賀以聯曰。端午以前。猶是夫人自稱曰。重陽而後。居然君子不以言。可謂巧湊矣。傳聞係吾鄉繆心如。水部事。未知確否。

### 兩生對

有兩生謁紀文達。一額有黑癥。一左目瞽。公見之大笑。兩生驚訝。公笑曰。吾偶集杜句。得片雲頭上黑。孤月浪中翻。一聯耳。

### 醫生對

有醫士自誇工於屬對。適達官以緞裁衣。令對曰。一疋天青緞。應曰。六味地黃丸。達官喜。款之別院。因以避暑最宜深竹院。令對。應曰。傷寒莫妙小柴胡。適聞花香。又曰。玫瑰花開。香聞七八九里。應曰。梧桐子大。日服五六十丸。合坐撫掌。余曰。此挪揄醫士。必先有對語。而以出語就之耳。如果有此人。使賦雪詩。必云昨夜北風寒。天公大吐痰。一輪

紅日上便是化痰丸矣。

賓主互對

三山笑史云。有村館延師者。每七夕例設款。師亦知之。適遇七夕。師探廚中。並未庀具。因呼其徒出對云。客舍淒涼。恰是今宵七夕。徒不能對。以告其父。主人知其意。笑曰。我忘之矣。因代對云。寒齋寂寞。可移下月中秋。迨中秋又寂然。師復命對云。綠竹本無心。遇節卽時挨不過。其父笑曰。我又忘耳。因對云。黃花如有約。重陽以後待何遲。至重陽仍寂然。師復出對云。漢三傑。張良。韓信。狄仁傑。其父笑曰。師誤矣。三傑是漢人。狄仁傑是唐人。師忘之乎。師曰。我實不忘。汝父前唐後漢記得許熟。乃一飯而忘之乎。

奇嗜

南海孝廉李樗。字倩爲。性嗜醃鴨尾。每膳必需。家人以全鴨進者。則割尾而棄其餘。親友設饌。以爲藝而不供。則怫然謝去。雖珍錯盈前。不肯下筯。佛山鎮有一豪家。筵宴不時。烹飪狼籍。其用醃鴨。日以數十計。惡其尾羶。未下釜時。卽命庖人割投牆外。倩爲聞而歎曰。委明珠於糞壤。抵尺璧於汚泥。天下有拂人之性。如此僮父哉。世不愛寶。我不

忍其棄於地也。遂徙居。與豪家結隣。日享其醃尾焉。粵中荔枝。必俟五六月紅熟。方以甘鮮擅名。非其候。則攢眉整口。不可下咽。倩爲獨嗜純青者。蘸以香山鹽蝦醬。一啖百枚。嘗曰。人間至味。無踰於是。惜不能與醃鴨尾。日夕慰我饑耳。蔗霜米飴。皆所深嫉。其令河內時。見民有姓唐者。以其音之似糖也。輒怒目曰。萬姓譜中。何一不可姓。而必姓此乎。遇有罪者。必倍其笞。

### 某太守

某太守者。好立名。而文字不甚了了。會府試。文童有賄囑幕友。冀得首名者。幕友知某守不學。又多疑。往往徼行竊聽。一夕閱卷。偵守將至。拍案歎息曰。佳文佳文。可惜。呼一友曰。君試觀之。童子中乃有此才。其一人曰。頃吾已閱百卷。間有佳構。似此作色色精到。竟罕其匹。雖擬以第一無愧也。某曰。是決不可。徼聞此生富於貲。東人善疑。甯少抑之。吾輩毋受惡名。其三五之間乎。一人曰。說亦良是。然此生屈矣。某曰。衡文當否。責在東人。我輩誰知者。守悉聞所言而去。他日薦卷。守攜一卷出而笑曰。公等目不識文耶。此卷突過首作。乃列之第四。何也。某笑不答。一友踉蹌以情告。守搖首曰。否否。避嫌非

賢者事科第中甯無富家耶乎。卒首拔之。而幕中瓜分八百金矣。

太平皇帝

建平四年。妖賊王始。聚於太山。自號太平皇帝。父同爲太上皇。兄休爲征東將軍。秦爲征西將軍。慕容德討擒之。人謂之曰。何爲妖妄。自貽族滅。父及兄弟何在。始曰。太上皇蒙塵在外。征東征西。爲亂兵所害。如朕今日。復何聊賴。其妻怒曰。正坐此口。以至於此。始曰。皇后自古及今。豈有不亡之國哉。

井珠

輟耕錄云。人欲娶妻而不得。謂之尋河覓井。已娶而料理家事。謂之挑雪填井。男婚女嫁。財禮奩具。種種不可闕。謂之投河奔井。又云。奴僕初來時。曰走盤珠。言不撥自動。稍久。曰算盤珠。言撥之則動。既久。曰佛頂珠。言終日凝然。雖撥亦不動。此雖俗諺。實切事情。

如夢

葉祖負雋聲。嘗曰。世間有不分曉事。吾因詠一聯云。醉來黑漆屏風上。草寫盧仝月蝕。

詩後以多語去官。獨西湖二三僧相善。爲之祖餞。僧曰。世事如夢而已。葉曰。如夢如夢。和尚出門相送。聞者絕倒。

### 盜水供狀

有頑民因天旱盜決人水灌田。爲主者執赴供狀曰。右某因天時亢律。呂調切慮禾苗。宇宙洪。遂偷某田金生麗。致得其人寸陰。是念某不識始制文。今來甘認弔民伐。一聽老爺忠則盡。

### 陳謝交嘲

陳伯益面黑而狹。多髯。寫真掛壁上。謝希孟見之。戲題云。伯益之面。大無兩指。髭髯不仁。侵擾乎旁而已。於是乎伯益之面。所存無幾。希孟後改名直。字古民。伯益咏其名曰。炊餅担頭挑取去。白衣鋪上喝將來。伯益又寫一真。衣皂道服。躡僧鞋。希孟贊曰。禪鞋俗人鬚鬢。道服儒巾面皮。秋水長天一色。落霞孤鶩齊飛。見者絕倒。

### 刪太白詩字

一富翁慕好客之名。而不甚設酒食。一日諸詞人雜坐。久之。惟具水浸藕兩盆而已。諸

人舉手而盡。一客因誦客到但知留一醉。盤中惟有水晶鹽之句。云太白此詩。若刪去四字。便合今日雅會矣。一客問宜去何四字。答云客到但知留。盤中惟有水。衆皆大笑。

穀穀穀

華原令崔思海口吃。與表弟杜延業遞相戲弄。杜嘗語崔云。弟能遣兄作雞鳴。但有所問。兄須卽答。旁人訝之。與杜私賭。杜將穀一把以示崔。問曰。此是何物。崔曰。穀穀穀。旁人大笑。輸物與延業。

玉腕黑臂

天中記。宋時有夫婦相和諧。夫自外歸。見婦吹火。乃贈詩曰。吹火朱唇斂。一作動投。一作添柴玉腕斜回。一作遙看烟裏面。却似霧中花。隣婦見之。候夫歸告之曰。鄰人夫婦甚多情。適夫見婦吹火。作詩詠之。君豈不能學也。夫曰。彼詩道何語。妻乃詠之。夫曰。卿試吹火。亦當製之。妻乃效吹火。夫爲詩曰。吹火青唇動。投柴黑臂斜。回看烟裏面。恰似鳩盤茶。隣人聞之大笑。

致曲

王漢陂九思好爲詞曲有客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公宜留心經世文章漢陂答曰公獨不聞其次致曲。

### 愚蠢

桐下聽然嚴文靖訥柄政時留故人飯其人樵魯村俗故作謙退之狀避席請曰須相公入內乃敢坐某何人敢當伴食宰相又一參幕索沈太史薦牘致御史御史問太史近况其人鞠躬對曰太史近來無所不爲蓋其意本欲言無一事不佳也御史大笑而起。

### 姓伍相弄

封氏聞見錄楊伯博任山南縣丞其妻陸氏名家女也縣令朱某婦姓伍偶諸官婦會席既相見縣令婦問贊府夫人何姓答曰姓陸次問主簿夫人答曰姓戚縣令婦勃然入內諸夫人不知所以欲回朱聞之入問其婦婦曰贊府夫人云姓陸主簿夫人云姓戚以吾姓伍故相弄耳其餘夫人賴我不問若問必曰姓八姓九矣朱大笑曰人各有姓豈相弄耶令婦復出主宴。

儒匠

有木匠頗知通文。自稱儒匠。嘗督工於道院。一道士戲曰。匠稱儒匠。君子儒。小人儒。匠遽應曰。人號道人。餓鬼道。畜生道。

酉齋

楊南峰爲人聰刻。鄰居有一鐵匠。得財暴富。里中爲之慶號。因請於楊。楊題云。酉齋。人咸不解。或問何出。答曰。橫看是個風箱。豎看是個鐵墩。聞者絕倒。有富翁鄉居。求南峰書門對。此翁之祖。曾爲人僕。南峰題云。家居綠水青山畔。人在春風和氣中。上列家人二字。見者無不匿笑。

比玉居

譚概有王生行一者。美甚。人多嬖之。沈伯玉過其家。見齋額。顏曰。比玉居。伯玉曰。此額殊有意。移比字。易出居內之古。分明是屁古二字。玉字亦王一二字。分合言之。乃王一屁古四字也。王亦不覺失笑。

避生辰

蜀中安給事磐初度避生同僚尾至所在蔡巨源戲曰聞一老鼠避一瓶中猫捕之不得以鬚略鼠鼠因噴嚏猫在外呼曰千歲鼠曰汝豈真爲我壽誘我出欲嚼我耳安遂出。

### 東坡佛印題小像

東坡爲佛印題小像云。佛相佛相。把來倒挂。只好播醬。一日佛印亦與東坡題真云。蘇鬚蘇鬚。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相與大笑。

### 侍郎謔

景泰間。兵刑二部僚佐會坐。時于謙爲兵尙書。俞士悅爲刑尙書。刑侍郎戲謂兵侍郎曰。于公爲大司馬。公非少司驢乎。兵部侍郎應之曰。俞公爲大司寇。公非少司賊乎。

### 僧誦經

有僧誦經。至無眼耳鼻舌身意。黃紫芝曰。焉用誦此。僧禿其頭。而無眼耳鼻舌。更成何物。僧大笑。

### 詹蘇謔

可發一笑

詹侍御蘇大行二公。五鼓行街。將入朝。呵道聲相近。蘇問前行爲誰。從者曰。道臺詹爺。卽曰。瞻之在前。詹問後來爲誰。從者曰。行人司蘇爺。卽回首曰。後來其蘇。

好睡

一人好睡。或戲曰。宰予晝寢。怎麼解。對曰。宰者殺也。予者我也。晝者日午也。寢者睡也。統而言之。便是殺我。必要日午時睡一覺也。

藥名

子瞻與姜潛之字至飲。姜舉令云。坐中各要一物是藥名。乃指子瞻曰。君藥名也。紫蘇子。子瞻應聲曰。君亦藥名也。君非半夏。定是厚樸。衆請其故。曰。非半夏。非厚樸。何故姜制之。

朱竹垞騙道士

秀水朱竹垞與某道士善。觀中有枇杷二株。熟時每餉朱。俱無核。朱詰其故。道士以仙種對。朱終不信。道士素善啖。尤嗜蒸豚。一日。朱邀之。命僕市一彘肩。故令道士見。不逾晷。卽出以佐餐。融熟甘美。飽啖而罷。因問朱以速化之法。朱曰。偶有小術。欲以易枇杷。

種耳。道士低語曰：無他。於始花時，鑷去其中心一鬚耳。朱曰：然則吾之饌亦無他，昨所預烹者耳。相與撫掌。

### 喬山之知音

清初喬山人，精於彈琴，嘗得異授。每於斷林荒野間，一鼓再弄，悽禽寒鴉，相和悲鳴。後遊郢楚，旅窗獨奏洞庭之曲。一鄰媪聞之，咨嗟惋歎。曲既闋，山人曰：吾抱此技半生，不謂遇知音於此地。款扉扣之。媪曰：吾夫存日，以彈絮爲業。今客鼓此，酷類其聲耳。山人默然而返。

### 謙而失禮

桂林陳文恭公，黃閣雍容，執帷持下。尹文端公時居首揆，素所推仰。文恭病劇，文端往視曰：吾輩均老，不知誰先作古人。文恭拱手曰：還讓中堂。蓋習於撝謙，初不自覺也。

### 張映璣之雅諛

浙江轉運張映璣，山東人，性寬和，善滑稽。一日出署，有婦人攔輿投呈，閱之，則告其夫之寵妾滅妻也。張作杭語，從容對曰：何妨。我係鹽務官，並非地方有司，但管人家吃鹽。

事。不管人家吃醋事也。笑而遣之。可謂雅謔矣。

做一工像一工

諺云。做一工。像一工。又云。三句不離本行。此言良確。做戲沈蘭芳。予有事將訪之。適遇於道。拉予回到其家。沈見訓蒙王天表來。則作閨門旦聲音。曰先生。見鄰家少婦倚門。則作高力士聲音。曰娘子。比至家。見其兄。則曰大哥。見其弟。則曰三弟。見其嫂。則曰嫂。見其妻。則曰娘子。見其子。則曰我兒。見其母。則曰母親。自稱曰孩兒。頃刻間。幾許稱呼。無不跟戲本脚色。予託其寄書到盛澤鎮去。渠呼其家僮出。曰某某。你來見了某相公。我問你。你去也不敢去。始信屠戶剃頭招之曰駮來殺。嫖娼曰我的肉實有是情。昨日種田郁阿茂要我書庚帖。書完筆頭活落。阿茂曰。耜頭忒。日頭沒。韃靶中取火絨吃烟。霽兒異之。直搶其半。阿茂曰。官人割我稻穗頭去矣。此真所謂三句不離本行者也。惟夜航亦然。雖夜航嘈雜。無所不談。然畢竟詩文翰墨。紳衿事實居多。是係習氣。當局者不覺也。惟筆下亦然。某生長夏酷暑。唱盲詞。迨入幃。首題赤之適齊也。合下一節。三題不親迎。則得妻。生首藝過渡處二句云。豪華公子休題起。且唱爲官得祿人。孟藝開

講收二句云。雖不能大盤小盤擔出去。而反勝於的的打打討進來也。時考官舟中無事。一路玩秘戲而來。批其首藝曰。順水推船。何等便捷。若必作隔山取火。支離不稱矣。副考官則有季常之癖。批其孟藝曰。言之有理。誰曰不可聽哉。竟中式。有登堂賀之者。生趨出。執其手曰。何如。劉生得中第三名。成美豈欺我哉。劉成美盲詞名曰劉中。得中句想亦是此中成句。近聞湖郡又有支八哥者。以八股爲性命。笑啼怒罵。一切談吐。無不從八股中得來。試輒冠曹。却不作一性靈語。學使案臨。例考詩古。八哥與考。詩題乃擬張壯武勵志詩。八哥洋洋自得。作七言絕句一首。出場捉人誦曰。聽予新詠。一字不敢放過。曰。吾人有志於修途。豈可如斯而已乎。雖然。堂堂乎張也。亦當知其所勉夫。

陶南叟曰。繙經者必名妓。釀酒者乃真僧。耽戎馬者爲書生。攷文墨者始戰將。以出三昧者入三昧也。歐陽不論文。章司馬不談政事。猶是強制其心之說。淳淳悶悶。渾渾敦敦。欽其寶莫能名其器。庶幾哉。

### 徐玉官怕鬼

崑山東南門外徐玉官。年二十許。成衣爲業。面白皙。性憨騷。膽怯畏鬼魅。遇人談鬼魅。

事輒近人身貼着不肯去。然極畏鬼。又極好聽談鬼。一聞談鬼。輒喚奈何。嘗在城內人家做衣。夜間逼靜。同夥競談鬼魅。一人說縊鬼最凶惡。往往尋人替代。扮作好女迷人。忽然慘變。披髮咋舌。以圈套擲人。無不被害。又有摸壁鬼。伏牆壁間。伺人走過。吐冷氣。攝入魂魄。倘無所施技。則以衣袂障人。周圍旋繞。令人奔投無路。謂之鬼作樂。又謂之鬼打牆。以便溺澆之。可破其法。談至夜分。夥出如廁。玉官獨坐。猛想鬼話。毛骨竦然。如在目前。無處躲避。王家婦孀居能幹。刻出督工。聽無人響。潛來照看。玉官正在恇怯之際。無人相伴。見婦出。直趨婦懷。雙手抱牢。曰：娘娘救我。婦大罵曰：成衣無禮。趁茲闌寂。調弄老娘。家人奔集。拳棒雨點。玉官口不及辨。少頃。夥來請罪。婦氣不平。曰：我要問渠若何苦難。望我慈悲。憑何救法。衆曰：別無他意。渠年少膽怯。望娘饒恕。婦曰：渠膽如天大。而云怯乎。爾等狐羣狗黨。妄想天鵝。不爾饒也。衆再三哀懇願罰。婦曰：要罰楊幫套褲一聯。鑲邊鴛鴦肚兜兩個。元色湖縐貼襖一件。洒花放樣開檔一條。且要針針好手段。否則敲斷脊筋。送官辦去。衆唯唯。命玉官自遭挫辱。想本土無緣。莫若喬遷郡中。且其母在包衙前人家做針線娘。諒有照應。一夜過烏龍巷中。前有靠牆而立。候門啓。

者。玉官猛然想着。所謂伏壁鬼者非乎。他他覩覩。蘭足不前。彼人以爲黑夜無火。婆娑曲巷。非奸卽賊。直前窮詰。見背駝包裹。躲閃萬狀。益覺可疑。遂以犯夜執之。幸有忠厚長者。好言審其本末。始知彼以此爲鬼者。此以彼爲賊也。究之兩相誤者。旋兩相釋。并與玉官火照。行至中途。風緊火烈。瞬息燼矣。仍至暗中。挨至小巷。望有火光。見兩少女。縞袂湘裙。倚門相望。候隔壁新遷家眷。覘其年貌大小何若。玉官心搖搖如懸旌。想必縊鬼要尋替代。否則衣裳楚楚。深更窺探者。謂何女見玉官來。以袂遮蔽。玉官益信衣袖迷人。詢不誣也。此僅作勢。其術無窮。我命休矣。幸有極策。忙解褲襠。聊復爾爾。二女並喊。鄰家搬什多人。聞喊畢集。火光炯炯。一少年男子。褲帶未繫。雙手捧着呆鳥。直對女家門首。僵若木偶。二女含羞。略覩而進。衆怒難犯。上下貳俱着。百口莫辨。體無完膚。幸鄰家有老媪。與玉官母熟識。詢知玉官。乞衆始釋手。扶至母所。東方已白。包裹不知所之。衣店卒開不成。

### 骨董先生

有某君者。館郡城陶氏。曾識一骨董先生。姓董。忘其名號。酷好說骨董。徑呼其爲骨董。

先生。先生詫客曰。寒舍圖書法物。鼎盤刀杖。一名一器。汗牛充棟。俱非秦漢下物。秦漢下物。不物色焉。論書曰。書契以來。卿雲垂露尙矣。但病不純。籀斯邈。當矣。又苦不化。飛白蝌蚪可矣。又多鐘索捉刀。是以愜意甚妙。至於畫。則不知有關荆。無論韋畢與大小李也。先生貌奇古。多骨少肉。面凹黑多斑點。有紫光。髯虬髮蒜。年七十餘。住班竹巷門首古玩店。拙亭偕友造訪。乞玩骨董。先生許之。登堂見懸畫龍。雲霧滃然。先生曰。龍係葉公所藏。還有兩軸不敢掛。掛則真龍要來。衆問此何獨掛。先生曰。此老龍曾鬪退數龍。角爪之而零碎滿堂。羣龍畏之。不敢來鬪。掛亦無害。簷下牛腿缸上有竹一段。凡三節。先生曰。此夜郎包皮也。貯水煎茶。有三楚風味。捧茶顧客曰。諸君試味之。予老人素不作欺人語。衆笑應之。俄有獬犬狂跳而出。先生叱之退。曰。旅獒也。衆曰。血肉之軀有不死乎。先生曰。死過三次。春秋時。嗾趙宣子。爲提爾明搏殺。輪回貫滿。復還元形。予得飼養。俾守骨董門戶。暴客不聽入焉。書廳對照清簾。聞落子鏗然。二客對弈。先生引客閒玩。衆方與二客揖。先生咨嗟歎息曰。不肖之子。作事尖刻。好端端女媧氏留贖一塊五色石。天也未會補完。倒被圯族之丹朱。碎作棋子著。無怪乃翁之不託也。

指其杵曰。夾楸木。衆問何謂夾楸。先生曰。夏社樹松。每一松必有兩楸夾之。故謂之夾楸。衆問本于何書。曰。續岫螻。老夫所著。至于棋筒光潤。乃防風膝蓋骨爲之。惜被郢斧斲壞。遂不式觀。婢捧點心出。衆客食磁器。主翁獨食木碗。曰。客知碗之所自來乎。衆曰。請教。先生曰。桐輪改造。昔嬴后私陽翟兒。懼事洩。薦嫪毐代己。令其以陰關桐輪而行。以昭太后事。出史記。註以桐木爲車輪。御之行。示雄健也。改作食具。取以陰補陰之義。衆爲之解頤。益信其家一切什物。都不落秦漢下。枚舉一器。必有模糊篆文幾字。識者曰。龍漢某年製。龍漢盤古年號。先生家器具。編年紀月。大半不離龍漢者。近是。某君又曰。予過友人齋頭。敲火喫淡巴菰。友曰。君識此火刀乎。乃夏王治水。牌元圭是也。偶然墜碎。用以敲火。取龍雷之火。妙意存焉。予曰。得非從斑竹巷中來乎。友直駭起曰。君何以知之。予曰。此處本多骨董。

### 臭銅員外

乾隆丙午。吳中大疫。劉軒雲施藥于馬大籙巷中。有病丐。冠冠前來乞藥。徧體瘡泡。若癩。竊然衆叱之。劉出止之曰。民我同胞。丐猶民也。何用叱爲。多與敷藥。且令洗服。丐叩

頭而去。座客徐某曰：君等信以爲丐乎？有眼不識泰山。此臭銅員外也。我與近鄰。故知之最稔。員外家私巨萬。原本祖業勤儉得來。常以刻省二字爲傳家寶訓。員外略通文理。喜覽書史。暇日撥破椅南嚮坐。招子若孫環侍。聽講寶訓曰：我豈老詩。不念子孫哉。我今招爾等來。恐於刻省二字不能體貼深入。我再爲爾等講究。夫刻從省起。省以該刻。省之時義大矣哉。晏平仲一狐裘三十年。豚肩不掩豆。宰相要省。劉寄奴珍重祖物。籠燈嫁女無絲帛。帝王要省。庫狄伏妻病不肯出百錢買藥。將軍要省。韋莊數米炊飯。人詩亦且要省。况我儕何出身乎。仲秋之月。羣鳥養羞。鳥亦知省。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清虛養息。掉尾泥塗。龜亦知省。可以人而不如龜乎。願子孫謹誌之。毋忘乃祖乃父之志。一日將遠出索逋。輿衛船隻不敢妄想。徒步不朦。因念家有牝狗。晝則食于野。夜則宿於寢。鼓盆以來。不離左右。桑榆老伴也。又思適百里者春糧。適千里者三日聚糧。今長驅僕僕。一人一騎。糧費奈何。員外巧計愈出愈奇。糲糲糍三斗。繫狗頸上。已飢則食。糠狗飢則食己之所變。得意徑行。比歸。其子候門曰：爺遠出一度。旅費奈何。員外告其故。其子號咷大哭曰：爺如此暴殄天物。子孫恐不免餓莩。依兒算來。爺糞狗吃。狗糞爺

吃。雙雙輪回吃轉。豈不還省一斗歸家。員外恍然曰。我兒高見。必能自食其力。無求於人。跨竈何疑。我死瞑目矣。員外姓錢。名爲命。字四之。住臭胡同內。其徧體瘡泡潰爛。將死。亦自速之戾。以要省柴火。將盆水向烈日中曬。沸洗澡。深中暑毒。故不成人樣。豈真乞丐哉。

### 土地夫人

正德中。顧東橋璘。知台州府。有土地祠。設夫人像。顧曰。土地豈有夫人。命撤去之。郡人告曰。府前廟神缺。夫人入。請移土地夫人配之。顧令卜於神。神許。遂移夫人像入廟。時爲語曰。土地夫人嫁廟神。廟神歡喜。土神嗔。明年。郡人復曰。夫人入配一年。當有子。復卜於神。神又許之。遂設太子像。時又語曰。朞年入配。今生子。明歲更教令愛生。顧旣撤夫人像。又聽其入配。塑子。益見民之易惑。而神不足信也。

### 得句撞鐘

南唐一詩僧。賦中秋月詩云。此夜一輪滿。下句不接。至來秋。方得句云。清光何處無。喜躍半夜起。撞寺鐘。城中大驚。李後主擒而訊之。僧具道其事。得釋。

芋芳淪

侶蘭兄云。某進士選廣東某縣令。赴任月餘。家眷始至。令遣輿人迎接夫人。夫人頗風致。輿人肩之中路。屢曰芋芳淪。且說且笑。婦怪而不解。到署後。白其夫。夫亦不解。出問衙役曰。此間土音。有曰芋芳淪者。何指。粵俗以勢硬曰芋芳淪。役以褻語。不便明白。官長謬舉。他說代解曰。天要下雨之謂。令首應之。心想天將雨。要緊趕路。輿人之言不謬。明日聽審坐堂。見堦下跪一少年婦人。時天將雨。令對婦曰。前來。汝亦知老天芋芳淪乎。粵人呼堂上曰老天。兩旁闕起譁然。拍手打瘡。瘡曰。奇事奇事。接到一員癡官。

爭意氣

卞清照之蒼頭范二郎。性有奇癖。睚眦必報。惡聲必反。嘗語其同作曰。寧可一日不喫飯。不可一日不爭氣。知其性者不與說話。雖主人亦不與較。曾過閭門。弔橋買蘋果。范揀而復退。賣果者不耐曰。果不過如此。屢弄耍壞。不願後客買耶。范曰。後客買得。前客獨買不得乎。買得即弄得。賣者曰。爾若盡買。何妨盡弄。范曰。爾安知我不能盡買。賣者顧范冷笑曰。難說。范怒氣滿面。提起木桶一椿。盡其所有數之。得三百餘枚。該價六千。

幾百令賣者肩桶到家。典羊皮襖兩件。如數與之。賣者肩錢。范呼其轉來曰。蘋果盡買矣。請問何爲難說。賣者喜貨之速售。而又窺其人之情性也。曰。我說差矣。范曰。認差便是。又一日。過平望鎮。到油酒店。呷酒。問當櫃者曰。有下酒物乎。答以無有。隨有一婢來買醬乳腐。范曰。此何物。喫得乎。其人曰。乳腐。喫得。范於鞞巴中取錢十五。買得五塊。盡啖之。酒僅半斤而已。臨行謂當櫃者曰。我所喫者非爾店中物乎。而曰無下酒物乎。衆爲之大笑。嘗因鬪毆。遭官杖。范怒目視官長曰。杖不足威嚴。能斷我頸。斯爲好漢。官叱其去。范一直下堂。作驕態曰。何怕官長。我定要爭意氣。

### 武人口吻

宋黨太尉令匠寫真。寫成視之。怒曰。我前畫大蟲。猶用金箔銀。我便消不得一副金眼睛。見江鄰幾雜識。安祿山以櫻桃賜臣子。作詩曰。櫻桃滿筠筐。半青一半黃。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贄。或請易下二句以押韻。祿山大怒曰。我兒豈可使居周贄之下。見鶴林玉露。呂文德起土豪。爲大將。至保傅。然愚鄙不識字。每佯癡。好無禮士大夫。又不肯拜先師。每日他不曾教我識字。見黃氏日鈔。張獻忠尊梓潼帝君爲始祖。命翰林作冊文。

皆不稱意。乃自作云：你姓張。咱囉子也。姓張咱與你今日連了宗罷。見綏寇記略。武人口吻可笑如此。

鄉場篇

秀才於鄉場。欣欣如也。無不能中者。其在歲考遺才。約約乎。惟塗爾。考與外教者言。侃侃如也。與內教者言。闇闇如也。師在跼躄如也。默默如也。師命使考。色白如也。手冰如也。拉所與送。左右手。顧前後。紛如也。挨進。痛如也。考畢。必怨命曰。考不得矣。入龍門。彎弓如也。如不容。立必中門。行必履闕。接卷。耳轟如也。手擎如也。其聲似不聞者。背包提籃。彎弓如也。喘氣似不息者。進踏一級。逞本事。欣欣如也。沒階趨。搶如也。尋其號。狼狽如也。看題。近視如也。如不明。上如論。下如孟。次如戰國。手搓搓。如有影。翻書。有難色。私背。格格如也。考客不以袍套進。華麗不以爲考服。當雨着油衣。必表而出之。袖子墨迹。褲子灰迹。鞋子泥迹。考袋長。套右臂。棉袍之厚。以困赴考。無所不備。非官卷。必脫之。辮子腰帶。不以拖。出場。必易服而洗。考必有銀衣布。必有考褥。長一身之半。考必變食。座必搶板。飯不嫌粗。肉不嫌臭。湯冲而油。蛋霉而肉。餓也吃飯冷也。吃粥冷也。吃不餓也。

吃。不熟也吃。吃不落也吃。不得其菜也吃。食雖多。不必太客氣。惟酒無壘。不及暢。燒酒。麻餅也吃。不能白吃。夠吃。搶於官。不煮飯。官飯不過三頓。過三頓。沒得之矣。吃不飽。困不醒。雖醬瓜小菜。必吃。必光如也。板不平。不要。號軍寫摺。別人寫。斯寫矣。號軍筆。繳卷而出於考籃。尋人於他號。再三而送之。號官打戳。爭而授之。曰。某未膳。不敢遲。題至。鄰來問。曰。有文乎。不問書。頭場書。必窗課。先翻之。二場經。必湊成之。三場策。必抄之。偷看於鄰。鄰至先走。抄鄰視之。掩卷加銅尺蓋包。號門啓。不收拾去矣。本號至。無可推。曰。於我號。關號之後。雖號官。非監臨。不避。困不直。坐不平。見頂替者。雖熟必避。見鎗者。與抄者。雖知必以瞞。先宗者。闕之。闕吃乳者。有先生。必執卷而改。添註塗改必多。繳卷必老等。蓋戳。卷中不污墨。不曳白。不缺稿。人斯舉矣。暮而後出。曰。三場大考。苦哉。苦哉。榜後思之。三年而再。

### 巧對

殿試三甲者。賜同進士出身。某太史以三甲庶常散館。授檢討。最惡人稱此六字。一日。有同年某新納姬人。太史往賀。某適他往。姬人方洗足。太史出遇某於途。笑謂之曰。今

日有一佳語。能屬對乎。某叩其辭。則曰。看如夫人洗脚。某卽應聲曰。賜同進士出身。太史默然而別。楊稚虹曰。人不可有所忌。我忌之人。偏觸之。此對之巧。抑太史自取譏耳。

讓妻

嘉興某甲。妻美而能。生一女。方五六齡。洪賊之亂。甲被虜。而妻女逸出。至王店。敝衣垢面。雜乞丐中。適遇鄰人某乙者。憐而養之。居既久。甲婦不安。欲辭去。乙曰。毋。吾亦有妻子。陷城中。吾之留汝。亦冀吾妻幸而逸出。亦或有留養如我者耳。婦感且泣。爲之執烹飪。司鍼滌。而以甲之女爲乙女焉。又久之。婦終不自安。乘間言曰。君之妻子。既不見歸。吾以鄰人婦贅居於此。雖曰無他人言。將不吾信。念因亂離而得婦者多矣。不如以妾事君。妾旣可以報收養之惠。君又不必避瓜李之嫌。他日某甲若歸。令其別娶。若君妻竟返。妾願居婢媼之班也。乙曰。惡。是何言與。吾之留汝。救汝難也。若竟私汝。乘汝危也。執不可。婦遂不强。他日賊退。甲至王店。知其事。踵門見之曰。君惠不可忘也。妻女非君何以至今。今日之事。君自有之。我將別圖矣。乙大駭曰。是疑我也。我以故人妻女。曾無絲毫苟且。今若此。何以明我心。甲乙交讓。久之。其妻乃曰。是何不合兩家爲一乎。君

無婦而有婦。妾失夫而得夫。計莫如公之便。甲乙從之。自是同力合作。乙既大有所獲。甲亦稍可自存。數年後。始別居焉。或曰。異哉。甲婦調停之說也。昔有父母爲女相攸者。西家富而子貌寢。東子美而家道貧。游移久之。決計於女。女曰。是不難。東家宿。西家餐耳。是卽甲婦之訣也。得此訣。而天下無難事矣。

### 游戲詩

東台錢君冠邑諸生。好作游戲詩。老而彌趣。時有城守營千總。新加守備銜。揚揚得意。語錢云。君敏於詩。我以西廂注非法。出精句爲題。能口占一章乎。錢曰。詩不足言。幸勿見怪。千總諾之。錢卽云。旅館蕭蕭客思單。布衾不耐五更寒。可憐十指承消乏。手掌風流手背閒。又有陰陽學乘輿候客。適至福堂和尚處。與錢相遇。錢目之云。補褂天青拜福堂。居然也要學官場。問他品級居何等。一半陰來一半陽。

### 太史某

太史某致政家居。日訓其子。子弱冠。卽入泮。期望綦切。鄉闈後。以文呈太史。閱之。無一言。少頃。又閱。亦無一言。日必三四次。放榜後。報條四至。獨不見錄人來。呼子至案傍。指

駁其文曰。破不驚人。無中理。我做簾官便棄去。以界尺亂擊一下。曰。開講不握要。無中理。我做簾官便不閱下去。以界尺亂擊一下。曰。中比不經營匠心。無中理。我做簾官便不取。以界尺亂擊一下。其子被擊。淚流滿面。莫敢稍動。家人門外竊聽。亦莫敢勸阻。忽報錄人鳴金而至。至則毀門入。太史問之家人。叩首賀曰。公子中式矣。大史不答。起而仰面視天。以手指曰。此日也。此雲也。又遍視衆人。指曰。此某也。此某也。復返顧己身。指曰。此衣也。此履也。既而復坐。問家人曰。真耶。抑夢耶。家人齊啓曰。安得是夢。命家人俱出。呼小童至側曰。試嚙我臂。嚙之痛。復命很嚙之痛甚。曰。如夢則應醒。此殆真矣。出外接錄畢。賀者接踵至。太史俱不顧。手挈其子至書室閉戶。取卷細閱曰。我過矣。此處元氣渾淪。該中。我未看出。以界尺自擊一下。此處以寬爲緊。得抑揚之法。該中。我未看出。以界尺自擊一下。爲其子摩頂撫背。勞慰許久。然後出外。會客受賀。家人舉以告人。聞者咸絕倒。夫望子成名。凡爲父母者莫不皆然。不圖此公期望之心。如此其切也。爲人子者。尙其以父母之心爲心。毋致自暴自棄。是卽孝子與。

## 某邑令

某邑令失禮於新知府。稟見堅拒不納。因心生一計。將己鄉會墨卷。做知府鄉會墨卷。凡六藝。從破題至結尾。無句不肖。再託多人爲之先容。知府不得已見之。盛氣以臨。邑令一見。口稱大老爺。是卑職恩師。知府曰。爾我南轅北轍。從未有聲氣。應求何來。如此稱謂。邑令曰。卑職當年志切功名。見大老爺高發名文。憂金敲玉。空前絕後。因晝夜揣摩。心寫心藏。細細做之。得以微倖上進。雖隔萬里。實爲萬幸。遂將知府鄉會墨。朗誦一過。又將自己鄉會墨。朗誦一過。曰。若非大老爺。安能參列科甲。言罷。涕泗交頤。知府不覺大喜。引爲知己。蓋知府猶文人習氣未化。而邑令亦可謂巧於逢迎矣。

#### 貧人掘藏

貧人某日販燒酒果蔬。沿村逐蠅頭利。以贍朝夕。一日時方二更。婦遺牆下。見有光煥發。趨告夫。往掘之。得白鏹千餘。夫婦大喜。運至內室置案上。夫俵分一堆。曰。以此置田產。又俵一堆。曰。以此起房屋。又俵分一堆。曰。以此置裘馬。顧鏹尙有餘。曰。可納粟以炫耀鄉里。因笑謂婦曰。我與爾素不解馳驅。明當市良馬。恐不善騎。爲人竊笑。須演習而可。乃以高木橈爲馬。覓竹枝爲鞭。自乃作攀鞍勢。聳身而上。按轡執鞭。顧盼自喜。良久。

乃下。稍頃又上。如是者再。令婦亦習。婦不欲。固強之。婦掩口吃吃。跨機上。卽下。夫搖首曰。不佳不佳。吾嘗見乘馬者矣。左手按轡。右手執鞭。立馬左側。先以右手攀鞍。左足跨機。躍身上。勒躬別主人。徐乃揚鞭。疾馳焉。仍命婦跨。夫在下。睨之曰。左手宜按之。又睨之曰。右手宜揚之。又趨向前。睨之曰。正爾頭。直爾身。微束爾胯。微鈎爾足。復遠視之曰。得之矣。婦乃下。於是出敝布裹鏹。藏於笥中。將欲寢。夫疑曰。萬一怯篋發。匿者至。奈何。婦曰。曷置之牀頭。夫曰。善。始寢。寢未幾。夫曰。終恐探囊者至。歸烏有也。可藏於牀之上。席之下。子臥內。我臥外。此則萬無一失矣。於是夫婦俱起。再藏。藏訖。將寢。夫曰。我與子終身貧苦。今始有此得意事。家中現有酒殺。不可不一暢飲。婦曰。此來朝日用資。烏乎可。夫笑曰。愚哉。有此多金。尙憂無日用乎。乃出酒列殺。與婦對坐共飲。婦固不善飲。飲以小杯。自乃飲以巨觴。夫曰。明日我納粟。我則老翁。子則太太。今可卽以此呼之。於是此老爺。彼太太。舉杯疊酌。夫忽停杯曰。殊太寂寞。曷歌以侑酒乎。婦謝不能。導以俚曲。亦不能。夫曰。曷猜拳。從之。婦屢負。不欲。乃改絃猜子。彼此各有勝負。疊猜不休。婦辭以醉。強逼飲之。無何。婦已倒地矣。夫亦漸不能支。尋頽然臥地上。夫婦各大吐。狼藉縱弛。

如死。不意有盜負梁上。自攬鏹時。卽已歷觀。見其各已大醉。乃騰身而下。席捲一空而去。後盜亡至鄰境。醉後舉以告人。云見其跨橈時。竊不能忍笑。幾墜梁下。聞者莫不大笑。惜不聞其夫婦醒後。作何情狀也。

### 著靴

某一足腫。色紫赤。廣東常有此症。謂之紫檀風。患此者。每終身不愈。雖不痛楚。苦不輕便。某患此數年矣。多方醫治。毫不見效。偶夜行迷路。因步履維艱。不能前進。遇墻間有樹。青葱如蓋。可蔽雨露。因向一冢。致禮借宿。遂睡於樹下。夜深。夢中聞數人語曰。此人一足著靴。殊不便爽。盍代除之。似有舉其病足而曳之者。明日某起。病足已消。居然好足。感謝不盡。時有同病者。途遇某。見其足腫頓消。叩故備告之。其人亦於墻間。向冢致禮。宿樹下。冀有所遇也。未幾。夢中聞數人語曰。今又有一足著靴者。昨夕所脫之靴。現在何不代伊著上。免致兩足一輕一重。言畢。似有舉其好足而著之者。明晨。其人起。好足已腫。與病足無二。不勝疲憊焉。蓋天下緣之所在。不必盡善。可以無心遇。不可以有心求。一有心求。則善者皆惡矣。鬼以人著一靴不便。代脫之。美意也。又見人著一靴不

便加著之。亦美意也。而受之者。苦樂判焉。無他。有心與無心之間耳。世之欲脫靴而反著靴者多矣。尙其知所自反也可。

牲口吃書

一諸生宿學也。某鄉紳慕其才。延至家教授諸子。比鄰某亦遣其子來塾附學。頑鈍無比。見書如見虎。每日識一二字。或竟不能識一字。先生責罰受之怡然。不以爲意。一日入塾。空手而來。問書何在。對云。牲口吃了。詰其從人云。公子路逢一驢。以書塞入其口。急去奪書。已粉碎矣。先生大怒。痛加懲創。吞聲忍氣。毫無滴淚。先生啓櫃。出一書授之。相對涕泣不輟。先生問之。對曰。我只說書止一本。驢子食了。永遠可以不讀。如今又有了。怎麼好。先生因善辭遣之。人言讀書要有宿根。此殆無宿根者。

嘲黑妓

唐崔崖嘲妓李端端詩云。黃昏不語不知行。鼻似烟囪耳似鐺。獨把象牙梳掠鬢。崑崙頂上月初生。端得詩憂心如病。乃拜迎道左。戰慄祈哀。崖改絕句粉飾之云。覓得驕驕被繡鞍。善和坊裏取端端。揚州近日無雙價。一朵能行白牡丹。於是富豪大賈。競臻其

戶或謔之曰李家娘子。纔出墨池。便登雪嶺。何期一日黑白不均。明末名妓李三。以姿容詞曲擅名。而色甚黑。善一廣陵富賈。亦以黑著。郭丸封調黃鶯兒。嘲之曰。木墨李三娘。黑旋風。兄妹行。張飛昔日同鴛帳。纔別霸王。又接周倉。鍾馗也在門前闖。尉遲幫溫將軍賣俏。勾搭了竈君王。又嘲黑婦詩云。黑有幾般黑。惟君黑得全。熟藕爲雙臂。燒梨作兩拳。淚流如墨瀋。放屁似審烟。夜眠漆椀上。秋水共長天。

### 駝峯熊掌

呂震與解縉談食中美味。呂曰。駝峯珍美。恨未之識。解云。僕嘗食之。呂知其誑。他日從光祿寺得死象蹄。經語解曰。昨有駝峯之賜。宜共饗焉。解至大嚼。呂戲以詩曰。翰林有個解癡哥。光祿何曾宰駝。不是呂生來說謊。如何嚼得這般多。相與大笑而別。江綠蘿雪濤集載一師命熊掌亦我所欲也。題其徒文中云。朝而饗。朝此熊掌也。夕而殮。夕此熊掌也。先生笑曰。老夫從不曾得熊掌嘗新。你却把作小菜吃。爲之絕倒。

### 劉侍郎諛詞

滁州劉廉夫清少。爲州學生。當丁祭畢。見諸生爭取祭物。乃戲爲彈文曰。天將曉。祭祀

了。只聽得兩廊下鬧炒炒。爭胙肉的。你精我肥。爭饅頭的。你大我小。顏淵德行。八見了。微微笑。子路好勇者。見了心焦燥。夫子喟然歎曰。我也曾在陳絕糧。不曾見這夥餓李。近日有做其意。詠武生云。也戴銀雀帽。也穿粉底皂。也要着欄衫。也去謁孔廟。顏淵喟然歎。夫子莞爾笑。游夏文學徒。驚駭非同調。子路好勇者。怒目高聲叫。我若行三軍。着他剗草料。

驅蝗

米元章令雍丘。鄰縣蝗大起。尉司禁瘞。後仍滋蔓。責保正捕除。或言盡緣雍丘驅逐過此。尉移文載語牒行雍丘。請勿以鄰國爲壑。元章視牒大笑。題紙尾答云。蝗蟲原是飛空物。天遣來爲百姓災。本縣若還驅得去。貴司却請打回來。傳者絕倒。

徐白二珪

徐侍郎如珪謫外。復以廷評入。不欲忘舊銜。投臺中刺曰。臺末。他僚刺曰。臺駁。太常寺少卿白若珪。性謙下。投諸權貴曰。渺渺小學生。好事者作句曰。臺末臺駁。渺渺小學。同是一珪。徐如白若。聞者絕倒。

雞鳴詩

豹隱紀談載自來縣尉下鄉擾人。雖監司郡守不能禁止。有劾古風雅體。作雞鳴詩曰。雞鳴刺縣尉下鄉也。雞鳴喈喈。鴨鳴呶呶。縣尉下鄉。有獻則納。雞鳴於埭。鴨鳴於池。縣尉下鄉。靡有子遺。雞既烹矣。鴨既羹矣。鑼鼓鳴矣。縣尉行矣。雞鳴三章。章四句。

孔門弟子

北齊石動筩嘗詣國學。問博士曰。孔門達者七十二人。幾人冠。幾人未冠。博士曰。經傳無文。動筩曰。先生讀書。豈合不解冠者三十人。未冠者四十二人。博士曰。據何文解之。動筩曰。冠者五六人。五六得三十也。童子六七十。六七四十二也。合之得七十二人也。衆皆大笑。一說又問三千弟子。後來作何結果。答曰。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

陸陳謔語

陸文量容參政浙藩。與陳啓東震飲。見其寡髮。戲之曰。陳教授數莖頭髮。無計可施。啓東曰。陸大人滿臉鬍髯。何須如此。陸大賞歎。笑曰。兩猿截木山中。這猴子也會對鑿。啓東曰。有犯。幸公勿罪。乃云。匹馬陷身泥內。此畜生。怎得出蹄。相與撫掌竟日。

十七字詩

正德中有無賴子好作十七字詩。觸目成咏。時天旱。太守祈雨未應。作詩嘲之曰。太守出禱雨。萬民皆喜悅。昨夜推窗看。見月守知。令人捕至曰。汝善作十七字詩耶。試再吟之。佳則釋爾。卽以別號西坡爲題。其人應聲曰。古人號東坡。今人號西坡。若將兩人較差多。太守大怒。責之十八。其人又吟曰。作詩十七字。被責一十八。若上萬言書。打殺太守。坐以誹謗律。發配鄖陽。其母舅送之。相持而泣。泣止曰。吾又有詩矣。發配在鄖陽。見舅如見娘。兩人齊下淚三行。蓋舅乃眇一目者也。

縮脚詩

舊有賦闕唇者云。多聞疑。多見殆。吾猶及史之。君子於其所不知。蓋四語。皆出四書。俱隱闕字。而末句尤佳。吳江一老翁。貌似土地。沈寧庵吏部亦用此體賦云。入疆關。入疆蕪。諸侯之寶。三狄人之所欲者。吾又吳有顧秀才名達者。不學而狂。同學者嘲之云。在邦必在家。必小人。下不成章。不又明。末長庠。郁遇諸背駝。一士作七字吟。于郁遇諸陳良之夫尹公之。吾非斯人之。皆欲出於王之。孳孳爲利者。躐之。並堪伯仲。

楚中二督學

嘉靖間。楚中督學吳小江。有愛少之癖。冠者多去其巾。爲垂髻。應試。吳見其額上網痕。遂口占一詩曰。昔日峨冠已偉然。今朝牛角且從權。時人不識予心苦。將謂偷閒學少年。一時傳誦無不絕倒。其後錢塘金會一作省吾代之。所拔亦多弱冠。桃源一生聞其風。遂割去鬚髯入試。考居四等。及發落。省吾以四等人多。不欲盡加朴責。恕其齒長者而責少者。此生以無鬚被責。人嘲之曰。昨日割鬚爲便考。今朝受責加煩惱。儒巾紗帽不相當。有鬚無鬚皆不好。

陳全滑稽

明金陵陳全。負俊才。性好烟花。持數千金遊燕。皆費於平康市。一日浪遊。誤入禁地。爲中貴所執。將畀巡城。全曰。小人是陳全。祈公公見饒。中貴素聞其名。乃曰。聞陳全善取笑。可作一字。能令我笑。卽釋你。全曰。屁。中貴曰。此何說。全曰。放也由公公。不放也由公公。中貴笑不自制。因放之。

嘲醫

可發一笑

世譏庸醫者甚多。近見諧史一條云。一醫治一肥漢而死。人曰。我饒你不告狀。但爲我權樞至墓所。醫人率妻子共擡。至中途。力不能舉。乃吟詩云。自祖相傳歷世醫。妻續云。丈夫爲事累連妻。長子云。可奈尸肥擡不動。次子云。如今只揀瘦人醫。

空定慧箴

明弘治己酉。順天鄉試。申明禁約。文章內不許用空定慧三字。以涉禪語。或仿鄭五歇後體以自箴。曰。回也其庶乎。屢此下一字真可除。君不見今之所禁。則國虛。當年夫子犯了鄙夫問於我。如少之時。血氣未。此下一字只合塗。君不見今之所禁。天下惡乎。當年曾子犯了一人僨事。一人國。叶孤言不及義。好行小。此下一字渾不是。君不見今之所禁。雖有智。當年孟子犯了德術智。

刀筆辨

萬花金谷。長洲鑄工。馬士龍。與錢塘傭書人郭天民。同集吳叔華家。馬長而郭幼。郭不之讓。與爭坐。馬曰。小子敢我伉耶。我聞刀筆吏。抑刀在前乎。筆在前乎。郭曰。老兒敢欺我耶。我有筆如刀。抑筆在前乎。刀在前乎。且汝非我筆。能奏刀乎。馬語塞。竟讓郭坐。

孝經問題

楮記室錢塘葉生爲大學官。無學識。有學生假作葉策題云。孝經一序。義亦難明。且如昭韋王。是何代之主。先儒領。是何處之山。孔子之志。四時常有也。何以獨言吾志在春。孔子之孝。四時常行也。何以獨言秋行在孝。既曰夫子沒。而又何以鯉趨而過庭。爾多士其詳言之。

顧成章俚語詩

常熟顧成章。善戲謔。能以俚句爲詩。嘗咏貧家姑嫂不合。以致分居者云。姑姑嫂嫂會齧糟。日日齧糟要八刀。拆散一雙生鴨對。分開十隻小雞淘。除灰豈亦論顆數。換糞油還逐滴擲。只有喜神無用處。大家都把火來燒。又咏人家不檢束使女云。兩脚鑿糟拖破鞋。囉乖像甚細娘家。手中托飯沿街吃。背上馱兒著壁捱。隔戶借鹽嘗討碟。對門兜火弗擔柴。除灰換糞沒雕當。扯住油瓶撮撮篩。此等皆吳音撮合者。可謂曲盡。

犬吠張三嫂

青箱雜記。郎中曹琰。滑稽辯捷。一僧以詩卷投獻。琰閱其首篇登潤州甘露閣云。下觀

楊子小。瑛曰。何不道卑吠狗兒肥。次又閱送僧之楚云。猿啼旅思淒。瑛曰。何不道犬吠張三嫂。

媿作梁山

國史補。李濤爲弟澣。娶禮部尙書竇甯國之女。年甲稍高。花燭之夕。竇氏出參。濤輒望塵下拜。澣驚曰。大哥風狂耶。新婦參阿伯。豈有答禮。濤曰。我不風。誤謂親家母。澣慚。既坐。竇氏復拜。濤又手當胸作歎。後語曰。慚無竇建。德媿作梁山。伯喈喈。聞者莫不絕倒。

僕號墨文

程木文有僕號墨文。木文責之曰。我號木文。爾奈何亦號墨文。僕曰。音同字不同。相公乃木頭之木。小人是文墨之墨也。

攬田

崇明佃戶攬田。先以雞鴨送業主。此通例也。有張三者。向施氏攬田。施曰。此田不與張三種。既而張三取雞餽之。施轉語曰。不與張三。却與誰。張三曰。施相公如何頃刻間兩樣說話。施曰。方纔這句話。是無稽雞之談。此刻這句話。倒是見機雞而作。

柳詩

陸廚之子。因不避邑長。被責而枷之。臧晉叔爲詩曰。陸廚今歲苦多端。頭向青松木裏鑽。日出乍看權少脚。夜行不怕井無欄。濛鬆細雨衣難溼。料峭東風頸不寒。更有一般堪歎處。入時容易出時難。

尼嫁士人

駒陰冗記。饒州有尼。嫁士人張生。鄉人戴宗吉爲詩貽之曰。短髮蓬鬆綠未勻。袈娑脫却着紅裙。于今嫁與張郎去。贏得僧敲月下門。聞者稱快。

歲朝詞

吾鄉熊元明先生諱秉鑑。戲作歲朝詞。黃鶯兒曰。定去聲凍五樣頭。煨鴨蛋。噪糞韭。蘿蔔白。鴛雞來。湊糟魚少頭。瓜蜜沒油。圍爐火。燉生泔酒。餓吼吼。接連數碗。個個踏陽溝。

狐婦撻夫

某有質庫在西城中。一小樓爲狐所據。夜恆聞其語聲。然不爲人害。久亦相安。一夜樓上話。諄鞭笞聲甚厲。羣往聽之。忽聞負痛疾呼曰。樓下諸公。皆當明理。世有婦撻夫者。

耶。適中一人方爲婦撻。面上爪痕猶未愈。衆闐然一笑曰。是固有之。不足爲怪。樓上羣狐亦闐然一笑。其闐遂解。聞者無不絕倒。

月夜招鄰僧閒話

拊掌錄。許義方妻劉氏。端潔自許。義方出。經年始歸。語妻曰。獨處無聊。亦與鄰里親戚。嫗家往還乎。劉曰。自君之出。足未嘗履闕。義方咨歎不已。又問何以自娛。答曰。惟時作小詩以遣情耳。義方欣然。索詩稿觀之。開卷第一題云。月夜招鄰僧閒話。

東坡戲妹

女史云。東坡有小妹。善詞賦。敏慧多辨。其額廣而如凸。東坡嘗戲之曰。蓮步未離香閣下。梅粧先露畫屏前。妹卽答云。欲叩齒牙無覓處。忽聞毛裏有聲傳。以東坡多鬚髯。故也。兩山墨談所記相戲之語。又皆不同。坡戲妹曰。脚音皎踪未出香房內。額頭先到畫堂前。以其衝去聲額也。妹答坡云。去年一點相思淚。今日方流到嘴邊。以坡長面戲之。

化鬚疏

沈石田有化鬚疏手卷。卷中所稱趙姚周二人。蓋當時與公相善友也。非託詞如子虛。

烏有之類。前有小引。茲有趙鳴玉髡然無鬚。姚存道爲之告助於周宗道者。惟其于思之間。分取十蠶。補之不足。請沈君啓南作疏以勸之。疏曰。伏以天闈之有刺。地角之不毛。鬚需同音。今其可索。有無以義。古所相通。非妄意以干。乃因人而舉。康樂著捨施之迹。崔謨傳插種之方。惟小子十莖之敢分。豈先生一毛之不拔。推有餘以補也。宗道廣及物之仁。乞諸鄰而與之。存道有成人之美。使離離綠坡而飭我。當楮楮擊地以拜君。對鏡生歡。頓覺風標之異。臨河照影。便看相貌之全。未容輕拂於染蠶。豈敢易撚於覓句。感矣荷矣。珍之重之。謹疏。

### 鬚虱頌

王介甫。王禹玉珪。同侍朝。見虱自介甫襦領直緣其鬚。上顧之而笑。介甫不自知也。朝退。介甫問上笑之故。禹玉指以告。介甫命從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輕去。願頌一言。介甫曰。何如。禹玉曰。屢遊相鬚。曾經御覽。未可殺也。或曰。放焉。衆大笑。

### 恆言

張磊塘善清言。一日赴徐文貞公席。食鯧魚蝗魚。庵人誤不實醋。張云。倉皇失措。文貞

腰捫一虱以齒斃之。血濺齒上。張云。大率類此文。貞亦解頤。清客以齒斃虱有聲。妓哂之。頃妓亦得虱。以添香置爐中而爆。客顧曰。熟了。妓曰。愈於生吃。

桃石相嘲

石敢當。仰視桃符而詈曰。汝何等草芥。輒居我上。桃符俯而應曰。汝已半截入土。猶爭高下乎。石敢當怒。往復紛然不已。門神解之曰。吾輩一樣方傍人門戶。何暇爭閑氣耶。雖戲言可發深省。

茄字

世人誕罔。自詡博洽。談事則議論鑿鑿。或揭其謬。屢遷其說。以文之。吳諺謂之假在行。朱復繹云。一蒙師在館中。偶與客小飲。食茄子。其徒忽問曰。茄字如何寫。師愕然未語。一客曰。草字頭着加字。師認爲家字。毅然曰。要曉得加字。原出在易經。非我求童蒙。茄下同。童蒙求我。客曰。非此家字。師復認爲佳字。恍然曰。是已。春秋不云乎。鄭國多盜。取人于萑茄符之澤。客曰。亦非也。草頭下一勾一撇。着口字。師將指畫作勺口字。喟然曰。忘之矣。禮記開卷卽云。臨財毋苟。茄下同。得。臨難毋苟。免。客曰。草頭下一勾一撇。不是這樣。

寫師又凝思復認爲刀口字。因厲聲曰：汝讀詩經如何，不曉得詩經上有茗茄之華乎？客曰：又誤矣。只是草頭下一箇力字。一箇口字耳。師猛然想作立字。乃搖手瞪目，顧其徒而言曰：可見凡人不特五經當熟，卽二典亦須博通。我每晨持誦金剛經，見有這個茄字。所云須菩提，茄下提於意云何。佛告須菩提：至梁皇懺，則云南無讀如菩薩摩訶薩。相與鬪堂大笑。曾見謔浪編載尙書趙從善之子希蒼官紹興日，庖人請判食單，欲食燒茄。問吏茄字，吏曰：草頭下着加字。卽援筆書蒙字。時人笑曰：燒蒙，則知以蒙作茄，亦不始此西席也。

### 硬如鐵

佛印建方丈成，乞東坡顏額。東坡未暇，佛印自題曰：參禪謁東坡，一日見之戲續云：硬如鐵。佛印接云：誰得知東坡笑云：徒弟說魯直在坐絕倒。

### 衡山圖記

文衡山生平與靈均同。因取唯庚寅吾以降句爲圖書。有一守自北方來，聞知衡山善畫，因問人曰：文先生前更有善畫過之者乎？或以唐伯虎對。又問伯虎何名，曰：唐寅。守

卽躍起曰。文先生屈已尊人如此。人問何故。曰。吾見文先生圖書。曰。唯庚寅吾以降。聞者噴飯。

搶親

某素與鄰女狎。某父業醫。女父爲捕役。咸知而不能禁。兩人私語曰。若告父母。事恐不諧。盍早爲計。於是糾諸不逞。乘昏夜搶歸。某父因無所費也。坐聽之。女父幸釋重負。而不可但已。迺揚於衆曰。某無禮。吾不干休。衆爲之議六禮。備庚帖。兩家各允。先房事。次香飲。次行聘。又次爲媒妁之言。最後父母之命。如是婚姻。殊未之前聞。

十鬚子語

馮猶龍先生有十鬚子語。各引四書中哉字一句結之。錄之以資談笑。鬚子一。我未冠時。你先出。是天下莫蚤於一鬚子。一鬚子曰。時哉。時哉。鬚子二。一逢考試。預先剃。是天下莫詐於二鬚子。二鬚子曰。豈予所欲哉。鬚子三。炒黑芝蔴。滿面攤。是天下莫穢於三鬚子。三鬚子曰。此物奚宜至哉。鬚子四。拍之。辯子無意思。是天下莫勞於四鬚子。四鬚子曰。予豈好辯哉。鬚子五。風吹倒捲。如老虎。是天下莫猛於五鬚子。五鬚子曰。彼烏敢

當我哉鬚子六。朝朝夜夜防火燭。是天下莫險於六鬚子。六鬚子曰。水哉水哉鬚子七。未曾吃粥你先濕。是天下莫累於七鬚子。七鬚子曰。爾焉能浼我哉。鬚子八。一場相打連根拔。是天下莫痛於八鬚子。八鬚子曰。是何傷哉。鬚子九。陰陽二毛稱好友。是天下莫尊於九鬚子。九鬚子曰。烏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鬚子十。下頰眶當摸弗出。是天下莫藏於十鬚子。十鬚子曰。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

### 短而僵

武德中崔善爲歷尙書左丞。甚得時譽。諸曹惡其聰察。因其身短而僵。嘲之曰。崔子曲如鈎。隨例得封侯。麟上全無項。胸前別有頭。

### 七字勾向左

順治中歙邑一令。初不識字。及判示日。其日爲十七。胥教以十字判畢。胥復教以七字如十字狀。而曲其下復鈎向上。令灣向左。其形爲士。胥恚云。誤向左矣。令審視良久。忽反張其示云。如此懸之市。則七正矣。蓋令止知士正而爲七。而不知通幅墨字之皆反也。其遺笑一邑如此。

近視眼

某甲目近視。娶妻美。伉儷情深。一日自外歸。僕婦適立帷下。某甲誤爲己妻。與之抱腰接吻。曰。我愛我愛。妻見之。誤爲良人狎僕婦也。大起交涉。甲立辨其誤。其妻責僕婦曰。主人近視。汝眼豈亦近視。而不知退避乎。僕婦曰。唯唯。我下次再不敢近視了。

婢罵貴客

某先達訪一舊友。輕騎滅從。造其廬。久之。主人不出。有鬚頭婢。持軍持過庭。起問。主人在否。厲聲對不在。掉頭便去。比返。復問之。曰。已云不在。焉。又嘒嘒。吾家來往無生客。不必頸懸珠串。頭帶尾波。作許多樣子。

詭字

邵稼軒博覽典籍。值字典新成。三月而讀畢。遇文詞幽奧。如狼臙人。鯁金。夜中亦識。於是咨問者盈庭。或故造詭字以相難。先生曰。此字六書所不載。唯我能識。一手捏兩口。當爲亨去聲。鼻涕之亨字。其善詭諧如此。

和尚掉湯鍋

某和尚在澡堂洗澡。偶未留神。掉落池後。蒸水鍋內。和尚大喊救人。旋經多人撈出。始得出險。事後有人代該僧作頌曰。南無彌陀。好熱湯鍋。科婆婆。連洗帶喝。好傢伙。幾乎歸極樂。幸有大家來救我。算沒賣了湯驢肉。阿彌陀佛。聞者莫不捧腹云。

### 率叔

莊監生厚於貲。捐貢後。凡門戶器皿。皆用官銜封記。新置糞桶亦寫候選儒學字樣。又曾投刺姻戚。與族叔借寫帖曰。莊某率叔某頓首拜。叔譁辨之曰。我年長於汝。况我爲貢生。汝爲監生。無所爲非也。

### 贖當頭

有質錢赴博局者。提貫而言曰。萬事不如錢在手。旁一人應聲曰。一年幾見贖當頭。聞者絕倒。

### 電詩

有作電詩者曰。黑雲團團堆上天。想是天公要吃烟。何以知其要吃烟。一烟一烟打火鏈。

牛何之

一師因徒他出。以牛何之三字命題課文。其徒篇終作一結云。孟子一書。言何之者三。一則曰牛何之。一則曰先生將何之。然則牛也。先生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講書

有塾師講書至康子饋藥章。一徒問曰。不知饋者丸藥乎。湯藥乎。師遲疑久之曰。據上文鄉人饋。似乎丸藥。據下文廐焚。又似湯藥。大抵所饋者丸藥湯藥各半耳。

嘲醫

有人戲改孟襄陽句作一聯。贈醫生云。不明財主棄。多故病人疎。一調換間。而形容曲盡。

抄文誤字

一武生於場中抄蓋湯之於天下六字。蓋字誤作羊血二字。之字原本草書。誤作三字。於字誤作打字。遂成羊血湯。三打天下云。

父子誦文

有士人患子之游手好閒。一日取章爝日父母惟其疾之憂。題文誦其後。股出比云。罔極之深恩未報。而又徒留不肖之肢體。貽父母以半生莫殫之憂。子不敢出聲。一日其父狎妓歸。子偵知之。遂朗誦對比云。百年之歲月幾何。而忍吾親以有限之精神。更消磨於生我劬勞之後。父乃默然。

### 客滿詩

有人請宴。座上客滿。或作詩云。華堂今日綺筵開。五素三葷次第排。仔細菜從頭上過。殷勤酒向耳邊篩。堪憐短臂無長箸。最恨肥軀佔半臺。更有客來挨不下。主人拖椅後邊陪。

### 縣試報

予在橫村。一日偕友閒步。見學中門斗肩輿而行。兩鑼前導。沿途敲至其家。持紅單懸神堂前。門斗仍坐肩輿。朝上不動。時鑼聲盈耳。觀者如堵。良久。其家用托盤盛銀手釧一雙。捧置几上。名曰彩頭。門斗始下輿。與主人接見。予視紅單。乃報縣試招覆也。口占二絕云。鑼聲不住到門庭。門斗肩輿火急行。一紙紅單書捷報。少爺縣試第三名。紅單

高挂供神檯。門斗肩輿向上抬。敲得鑼聲聞十里。和盤托出彩頭來。

再打三斤

某縣令甚猷。所爲多可笑。其紕繆不可枚舉。飲量甚洪。日必沽酒數斤。怡然獨酌。一日。突有喊冤者。正醺醺時。阻其雅興。含怒升堂。拍案喝打。並不擲籤。役跪請曰。打若干。官伸指曰。再打三斤。吏笑不可遏。竟至哄堂。又轎夫工食。升堂點給。怒曰。我僅見二人抬轎。如何有四名。轎夫曰。轎後有二人。官曰。據汝言。亦僅二人。對曰。配以轎前之二人。非四耶。官無以詰。方按其名。其一曰洋洋得意。其二曰不敢放屁。其三曰昏天黑地。其四曰拖來扯去。官大笑。

見上司

有某尹蜀人。謁制軍。問峨眉山猴子。究有多大。對曰。同大人。大既自覺失檢。又改曰。與卑職一般大。一日司道會議。三人皆吸烟。命僕爲尹點烟。尹曰。卑職性不食烟。有三子均喜此。惡之不暇。而身自犯耶。皆傳爲笑柄。

顯像

四明豐南禹性滑稽。里中致仕驛丞某繪像求題。豐題曰：才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弊。丞喜過望。識者曰：則其爲人也。亦成驛丞矣。

### 論年歲

虞任者，艾子之故人也。有女生二周。艾子爲其子求聘。任曰：賢嗣年幾何？曰：四歲。任艱然曰：公欲配吾女與老翁耶？艾子不解，曰：何也？任曰：賢郎四歲，吾女二歲，是長一半年紀也。若吾女二十而嫁，賢嗣年四十，不幸而二十五乃嫁，則賢嗣年五十，非嫁一老翁耶？艾子知其愚而止。

### 千家詩

朱望之館葑溪陸氏後，每往陸，必留飲。一日遇其友，問何來。朱曰：陸家留酌歸也。問友何往。友曰：往舍甥處送親耳。朱曰：然則予與兄合千家詩二句矣。予則一水護田將綠陸，繞覆君則兩山排闥送青親來，相與撫掌大笑。

### 同冠顯叟

可發一笑

宣統時。蘇州創辦法政學校。以期造就專門人才。所延教員。秦牛雄辨高談。睥睨一切。教員某善認別字。講義亦多誤解。某日。登講席。誤言孔子爲魯同冠。而同時某商校教員。則讀顓臾爲顓叟。一時傳爲笑談。或贈以聯云。孔子爲同冠。可憐法政學堂。偏要講員。則讀顓臾爲顓叟。此等商科教習。還不如三家村裏先生。

### 雞卵

有南人不食雞卵。初至北道。早尖店夥請所食。曰有好菜乎。曰有木稗肉。及獻於几。則所不食者也。慮爲人笑。不明言。但向別有佳者乎。曰攤黃菜如何。客曰。大佳。及取來。仍是不食者。謬言尙飽。其僕謂前途甚遠。恐致飢。曰。如此但食點心可耳。問有佳者否。店夥以窩菓子對。客曰。多持幾枚來。及至。則仍不食者。且慚且怒。忍飢而行。遂委頓不堪。夫天下事不知者多矣。必欲諱不知爲知。甘作負腹將軍。可笑也。

### 布醫

某人病時。數醫皆庸手。有鄭姓者。名頗著。而技尤庸。耽延月餘。病益深。後請陳修園來診。徧視舊方。曰。皆爲此等所誤。批鄭某方。後云。市醫伎倆。大概相同。越日衆醫見之。皆

色。沮喏鄭曰。陳某何以呼我輩爲布醫。聞者匿笑。遂號鄭爲布醫先生云。

### 洩氣生員

臨潼夏生名器通。性魯鈍。學操舉子業。每一藝出。羣必譁笑之。偶應童子試。剽襲舊文。入邑庠後。赴歲試。自分必居劣等。遇卜者於市。占之。得一籤曰。聽之無聲。視之無形。君子筮之。必得其名。卜者舉手賀曰。君文必冠軍。夏生喜。揚言於衆。衆曰。卽學使兩眼盲。觸鼻亦知香臭。三等以下。君冠軍。或有冀也。夏生大慚。時學使某公奉命督學西安。臨行。辭座師某尙書。尙書西安人。意其有心屬士。極力請教。尙書下氣偶洩。稍起座。某公疑有所屬。急叩之。尙書曰。無他。下氣通耳。某公唯唯。以爲夏器通。必座師心腹人。謹記之。後公按臨西安。果有夏生名器通者。扁試後。細閱其卷。詞理紕繆。真堪捧腹。以座師諄屬。不得已。強加評點。冠一軍。案發。諸生大譁。繼思某公本名翰林。閱文必有真鑑。夏生又貧士。絕無關節可通。乃以劣藝而高居優等。殊不解。後公任滿入都。告諸某尙書。尙書茫然。俯思久之。忽大笑曰。君誤矣。是日下氣偶洩。故作是言。僕何嘗有所屬也。某公悟。亦大笑。後傳其事於西安。諸生之疑乃解。噫。以洩氣而獵功名。雖爲士林所笑。不

猶愈於滿紙銅臭者哉。

洗指頭

一家請客。一客前失箸一雙。東家未曾看出。上菜後。朝衆客拱箸。其人獨袖手而觀。主人曰。先生緣何不吃。曰。求賜清水一碗。主問何用。答曰。洗乾淨指頭好。拈菜吃。

不像請先生

一蒙師慣誤人子弟。被閻王訪知。着夜叉來拿。蒙師躲在屋內先師座下。不出。鬼卒無法。因設計哄騙曰。你快出來。有一好館請你。蒙師聞有館。即便走出。被夜叉擒住。蒙師曰。看你這鬼頭鬼腦樣子。原不像個請先生的。

怕婆縣令

縣令某。性猥鄙。蒞任十二年。絕無政績。惟逢迎上臺爲得計。有同鄉某。公作巡撫。某投謁稟見。時同僚具在。某卽於儀門唱名。膝行至堂上。叩頭以千百計。額上磊塊。墳起若巨卵。叩畢。袖中出金珠。潛置座下。又匍伏不起。公有怒色。某叩首啓白曰。大人是卑職老子。卑職是大人兒子。不到處訓誨可也。公愈怒曰。汝欺我太甚。以金珠擲地下。叱之。

去同僚代爲解免。公曰：汝等不知彼非趨奉，直嫻笑我耳。衆殊不解。公曰：我與彼爲同鄉，素悉其懼內之癖。每蚤起，卽具冠服於寢門外，叩首問安。盥沐旣畢，膝行趨伏於廡次。據地叩頭以百數，聲如響柝。隨出金珠等物獻作簪珥，稍有不懌，雙手捧藜杖以進。口呼求夫人訓誨。叱之始戰栗而出。適見景象，宛乎相似。是直以細君戲我矣。豈不令人髮指。衆皆色變。公笑曰：汝等想亦有是癖耶。自今以後，盡肅夫綱，無速官謗。逢迎之術，適足以取辱耳。衆唯唯而退。

### 他在裏面吃

有客在外而主人潛入吃飯者。旣出，客謂曰：宅上好座廳房，可惜許多樑柱，都被白蟻蛀壞了。主人四顧曰：並無此物。客曰：他在裏面吃。外邊人如何知道。

### 小兒杳然

蘇州有一老嫗，人問有了令郎麼。答曰：提起小兒，實在心酸。前回妻祖與妻父定親，說得垂成了，被一個天殺的用計促退了，致使妻父不曾娶得妻母，妻母不曾養得賤內。至今小兒杳然。

裁縫講書

一官偶有書義未解。問吏曰。此處有高才生否。吏誤認以爲高裁縫也。應曰。有。卽喚進。官問曰。貧而無詔如何。答曰。裙如無襠折起來。又問。富而無驕如何。答曰。褲若無腰做上去。官怒喝曰。走。裁縫曰。極是容易。若是皺了。小人有熨斗。取來燙之。官罵曰。滾出去。裁縫曰。滾出去。要加滾條。

專說大話

一家父子僮僕。專說大話。一日。友人來望。其父出外。遇其長子。曰。父王駕出了。問及令堂。次子又云。娘娘在後花園飲宴。友見說話僭分。含怒而去。途遇其友。乃述其子之言。告之父曰。是誰說的。僕在後云。這是太子說的。其友愈惱。扭僕便打。其父忙勸曰。卿家弗惱。看寡人面上。

巾幗幕賓

歸安蔣生。年弱冠。止能計四子書及尙書半部而已。家貧。欲爲幕下客。徧託戚友。羣謂其才短。弗之薦也。會有納粟縣尉。驟陞富陽縣令。急欲覓一友司筆札。遂以蔣生應聘。

縣令素不識丁。蔣生故作大言以欺之。書稟中訛字錯文。置不問。適撫院太夫人誕辰。縣令欲稱賀。洵其作文。蔣生撫持舊所集排偶祕本。敷衍成之。然不解典故。中雜男人壽言。如慶騷客之庚寅。頌老人之甲子。不類之詞。盈篇累幅。縣令不解。屬人書諸屏幃。親齋憲轅。撫公覽之大笑。縣令因其色喜。謂必壽文之妙。高出羣輩。歸述之。益其辛俸。明年。撫公正誕。仍洵作文。蔣生又集其祕本中排偶。雜以女人壽言。如耀婺星於東壁。降王母於西池。巾幗增輝。璇閨益壽。尤堪噴飯。縣令仍自齋送。撫公笑不能止。並問某先生尙在貴署否。縣令唯唯。因想一書記耳。得上臺垂詢。是必浙中名士。歸又述之。蔣生益自負。私念才望如此。何便屈居縣署。倘作戟門揖客。其所獲當有什倍於此者。因託故辭去。竟詣撫轅投謁求見。撫公召之入。蔣生備述知己之感。而察撫公意。似不甚招接者。因申言某縣令壽幛。係某代撰。撫公乃悟投見之故。笑曰。先生大才。僕所欽服。但未免爲昔人所誤。家慈固非騷客。如僕者。亦豈鬚眉而巾幗者哉。蔣生大窘而退。由是浙中羣呼爲巾幗幕賓。到處求薦。卒無有聘之者。

### 男道女娼

可發一笑

一知縣。惠政甚多。嘗以男女過時失配。最舛人道。勒令鰥寡相偶。既已得所。又令僧尼相配。繼以道人亦無妻。因其有髮與僧不同。乃以境內娼妓配之。頌聲交作。怨曠毫無。逮其去任。咸來上匾稱感。鰥寡一匾曰。惠此鰥寡。僧尼一匾曰。澤及僧尼。道人與妻後。至苦思不得成句。忽得之曰。男道女娼。

誤認門門

一匠人裝門門。誤裝門外。主人罵曰。你這個瞎賊。匠答曰。你真是瞎賊。主怒曰。如何倒是我瞎。匠曰。你若有眼。便不請我這樣匠人。

瞎眼奴才

一窮人留客吃飯。其妻因飯少。以鵝卵石觀於飯碗之下。及飯既盡。而石出焉。主人見之愧甚。乃責僕曰。瞎眼奴才。淘米的時節。眼睛生在那裏。這樣大沙石。都不揀出來。

留他洗浴

有留客吃茶者。苦無茶葉。往鄰家借之。久不至。湯滾。則益以冷水。加之既久。釜且滿矣。而終不得茶葉。妻謂夫曰。茶是吃不成了。不如留他洗了浴罷。

負棋三局

有自負棋高。與人角。連負三局。次日。人問之曰。昨日較棋幾局。答曰。三局。又問勝負何如。曰。第一局我不曾贏。第二局他不曾輸。第三局我本要和。他不肯罷了。

季教諭

韓旭亭師言。江陰有季教諭。性怪誕。語多不經。旭亭師好游覽山水。季謂之曰。君何時遇虎豹。乃作其小餐也。其鄉有耆英會。季曰。何所謂耆英。謂之風燭會可也。

不會及第

一舉子赴京會試。僕挑行李隨行。行到曠野。忽狂風大作。將担上頭巾吹下。僕大叫曰。主人帽子落地。(地第同音)了。主人心下不悅。囑曰。今後莫說落地。(第)只說及地。(第)僕領之。將行李捫好。將帽用繩拴緊。曰。如今憑你走上天。再也不會及第了。

閣下不雅

一市僧發財。造一精室。室中羅列古玩書畫。無一不備。客至。市僧問曰。此室若有不相稱者。幸祈指教。敬當去之。客曰。件件俱精。只有一物可去。主人問是何物。答曰。閣下。主

人曰。既是閣下不雅。搬到閣上去便是。

先占交椅

一家索債人多。椅橈俱坐滿。更有坐檻上者。主人私謂坐檻者云。足下明日來早些。那人意其先完已事。乃大喜。遂揚言以散衆人。次早黎明即往。叩其相約之意。答曰。昨日有褻坐檻。甚是不安。今日早來。可先占把交椅。

陳玉方不識車夫

陳敦之郡丞延恩。前侍御王方先生之子。文采書名。克繼前武。而才氣通達。則有跨竈之稱。不似侍御之古執也。相傳侍御在刑曹時。一日司廳門外。車夫喧鬪。究主名者。咸指是江西陳老爺所役使。拘至堂中。交侍御自行處置。侍御熟視半晌。曰。此人我所不識。車夫曰。小人伺候主人多年。何不識也。侍御不得已。令轉其背視之。曰。誠然。一時傳爲笑柄。

莊虞山總戎

莊虞山總戎芳機。入覲回。告人曰。我此行幾誤事。入見時。上問汝自江南來時。可見過

蔣攸銛。我對曰。沒有三問三對如前。上變色曰。汝太糊塗。豈有江南武官來京。而不向江南總督辭行者乎。我急對曰。有有。上容稍霽。語畢卽出。而渾身汗透矣。人詰其故。莊曰。我只曉得江南總督。或蔣中堂。他從來沒有名帖拜我。我又未嘗請他寫過一聯一扇。那知甚麼蔣攸先蔣攸後乎。

### 天氣太暗

一客健啖。主人又吝。上席之菜。既少且劣。客亦不問美惡。到席卽盡。主人吝不上菜。客曰。天氣太暗。請燃一燭。主人曰。天方晌午。何云太暗。客曰。若非天氣太暗。何以桌上一樣不看見呢。主人大慚。乃上菜焉。

### 麻陽陋俗

嘗閱兩般秋雨庵筆記。所載湖南麻陽縣某鎮。凡紅白事。戚友不送套禮。只送分金。始於一錢而極於七錢。蓋一洋之數也。主人必設宴相待。一錢者止准食一菜。三錢者三菜。五錢者徧殺。七錢者加葷。故賓客雖一時滿堂。少選一菜進。則堂隅有人擊小鉦而高唱曰。一錢之客請退。於是紛然而散者若干人。三菜進。則又唱曰。三錢之客請退。於

是紛然而散者又若干人。五錢以上。不擊。而客已寥寥矣。此事未見虛實。而窮荒陋俗。容或有之。因思此堂隅高唱者。或猶是古人白席之遺。

教法已盡

一學東怪師不善教。師曰。汝欲我與令郎俱死耶。主人不解。師曰。我教法已盡矣。只除非要我鑽在令郎肚裏去。我便悶殺。令郎便脹殺。

秀才罵驕夫

秀才怕歲考。一聞學台下馬。惶恐失色。往接學台。見驕夫罵之曰。奴才奴才。你何爲把一個學台抬了來。嚇的我魂飛天外。那一世我作驕夫。你作秀才。我也把學台給你抬了來。看你魂兒在不在。

華亭令戲懲武秀才

江蘇人。尙文學。習武者少。然武科不能廢。當歲試之年。輒搜羅充數。往往不及額而止。無賴者幸博一衿。不求上進。每橫于一鄉。不特閭里苦之。卽地方官亦苦之。嘗聞前華亭令雲夢許君治鞠一事。不禁爲之失笑。許君爲政以廉幹名。一日者。有武生扭一鄉

人至縣喧訴。許訊其故。則鄉人入城擔糞。誤觸生。汗其衣。已經途人排解。令代爲浣濯。及服禮。而生不可。必欲痛扶之。而後已。許詢悉其情。亦拍案大怒曰。爾小人乃粗心擅汗秀才衣。法當重責。鄉人惶恐乞憐。許良久曰。姑寬爾。令生坐於堂側。而飭鄉人向之叩頭百。以謝罪。叩至七十餘。許忽曰。我幾忘之。爾之秀才。文乎武乎。對曰。是武。則又颯然曰。我大誤。文秀才應叩一百。武則一半可矣。今多叩二十餘頭。爾應還之。復令鄉人高坐。而捉武生還。叩生不肯。則令皂隸挾持而抑其首。叩還二十餘。乃釋。生大怒走出。許撫掌大笑。邑人觀者聞者。亦無不大笑也。

### 嘲紅官員

麻蒼蠅。與青蒼蠅。結爲兄弟。青蒼蠅。引麻蒼蠅。到一酒席筵前。麻蒼蠅恣意吃喝。連頭都不抬。被小廝捉住。將竹纖插在屁股內。用銀硃將蠅頭塗紅。遞燈草叫他耍棍。大半日才得脫身。遇見青蒼蠅哭訴曰。蒙你挈帶。紅固然是紅了。屁股却也疼得利害。

### 赤壁賦

一蒙師慣讀別字。一夕。賊在前面穴牆。師適課徒夜讀古文觀止。至前後赤壁賦二篇。

徒曰。讀前面的賊。讀後面的賊。師大呼曰。說了半天。好似沒耳聾的。讀前面的賊。賊諛聽是捉前面的賊。(讀捉音相似)跛脚飛逃。見久無追者。又穴後門。適師到廚取水。徒告曰。前面的讀完了。師又曰。真是木頭。快讀後面的賊。賊聽之。嘆曰。這先生有如此靈。人家若請了他去。狗都不用養得。

號板蛋殼詩

有考生入試場。見號板整齊。其架作寫字用之。板有一圓洞。內篋雞蛋殼一個。板上題一詩云。號板有一洞。蛋殼補其空。既防墨盒傾。又作水盂用。寄語後來人。此物不可動。動之有何妨。今科必不中。此君風趣已見一斑。

幸虧屬犬

一人極貪嘴。遇酒宴。每每吃過人之分次。一日與一黠客同席。黠客惡其不遜。明知其屬犬。乃故意問曰。尊庚屬甚麼的。對曰。屬犬的。客曰。還好。如其是屬虎。連我都要吃下去了。

春生帖子

一財主不通文墨。謂友曰：某人甚是欠通。清早來拜我。就寫晚生帖。早晨當作晚上。你看好笑不好笑。一監生曰：這到還差得不遠。我見秋天拜客。竟有寫春（眷字誤看春字）生生帖子的哩。

### 盤據牙門

有患牙疼者。無法可治。醫者云：內有巨蟲一條。如桑蠶樣。須捉出此蟲。方可斷根。問如何就有這般大。醫者曰：你莫小看了他。他自幼盤據在牙門（諧音衙門）裏。吃人膏血。嚙人骨髓。怎麼不大而且惡呢。

### 遺囑

有極吝嗇人。臨死以身後事呼問諸子。長子曰：仰體親心。二寸棺。一寸槨。墓道士封。不敢從厚也。翁責其奢。次子曰：但以稿薦裹尸。棄之郊外。翁猶嫌其多費。三子曰：不若以大人遺骸。三股均分。屠而賣之。翁乃大喜曰：真我子也。復戒之曰：對門王老三慣賴錢。千萬不可賒與他。

### 收手妙法

可發一笑

一兒持餅入學。塾師涎其香脆。伸掌向其討食。兒不可。塾師縮掌。恐貽各學徒笑。乃思得一法。僞作怒狀曰。我初一不比你。初二不比你。初三不比你。初四不比你。初五定要打你。數一日。縮一指。數至初五。全掌收回矣。兒屆期不敢入學。父問故。兒以狀告。父大笑曰。此饞嘴先生收手妙法也。兒持餅餉之可矣。

孟子文改唱

晉人某嘗改唱孟子一節云。惠王兩眼淚巴巴。叫一聲孟二哥。汝上前來聽俺說話。（梁惠王曰）俺老子當年誰不怕。（晉國天下莫強焉）這句話。瞞不過汝老人家。（叟之所知也）到如今。是俺當家。（及寡人之身）東邊與山東老兒打一架。（東敗於齊）就丟了我一個大娃娃。（長子死焉）西邊又與那陝西老兒打一架。（西喪地於秦）去了我一個二百二。又一個四百八。（七百里）南邊與那湖廣蠻子打一架。他要我稱他聲爹爹。（南辱於楚）真是羞殺（寡人恥之）俺今兒。要想一個報仇的方法。（願比死者一酒之）孟二哥。汝的高才就請說了罷。（如之何則可）

外科鋸箭桿

昔日綠營一兵士習射。誤被箭傷。請某外科治創。外科至。見箭桿露於外。乃鋸去箭桿。卽索謝欲去。家人問曰。外面雖平。其如裏面箭簇何。曰。那是內科的事了。

### 衆人吃屁

酒席間有撒屁者。互相推卸。一人曰。諸君各飲一杯。待我說了罷。衆飲訖。其人曰。實是我撒的。衆不服。曰。爲何你撒了屁。倒要我們衆人吃呢。

### 吃過又吃

某富翁宴客。一客素有老饕之稱。見雞蛋至。吃了又吃。一桌九人。只有八個雞蛋。倒被老饕食去了四個。一滑稽者惡之。因曰。寡酒之興。鄙人說個笑話。給諸公聽聽。衆客贊可。其人曰。一僧發愿以身血齋蚊。至晚蚊集。痛癢難忍。以手左右亂撲。人問老師既愿齋蚊。因何又打他。僧曰。恨他吃過又吃。吃得太兇了。我所以要打他。

### 錯死了人

人有妻母之喪。請館師代撰祭文。師檢舊本。僅有祭妻父者。不得已照錄與之。怪而詰問。師怒曰。此文乃刻在書上的一字也沒鈔錯。除非他家死錯了人。

剪不下去

縫匠裁衣。反覆良久。不能下剪。徒請其故。答曰。有了他的。沒了我的。有了我的。沒了他的。

老實告訴你

一人爲索逋者所窘。乃大聲曰。你要我說出來麼。索逋者疑發其隱。默然而去。如是者數四。索逋者恨甚。曰。由你說出來罷。其人曰。真個要我說出來。老實告訴你。不還了。

生一張嘴

兩人好爲大言。一人曰。敝鄉有一大人。頭頂天。腳踏地。一人曰。敝鄉有一人。更大。上嘴唇觸天。下嘴唇著地。其人詫曰。他身子在那裏。答曰。他本來只生得一張嘴。

比狗屁還要臭

有富翁偶放一屁。客詔之曰。那裏伽南香。翁蹙額曰。我聞屁乃穀氣。以臭爲正。今反香。恐予壽不永矣。詔者急以手招氣。嗅之曰。如今有些臭了。一客仰鼻連嗅。縐眉曰。我這裏臭得很。覺比狗屁還要臭。

真正好先生

某村夫延師教讀。有踵門自薦者。某出聯云。園中牛食菜。對曰。山上鹿含花。某疾呼曰。不對不對。其人面慚去。後一人至。某又出聯云。塘中魚滾浪。其人對曰。捉起來煮湯。某大爲贊賞。曰真正好先生。

不要動手

一醫生被人猛撞一下。不覺勃然大怒。舉手就要打。其人曰。小子誤犯。罪有應得。甯甘受尊腿踢兩脚。求勿動手。醫者奇而笑曰。却是何故。曰。踢兩脚不過痛一痛。你老人家一舉手。我的命就難活了。

幾乎熱殺

有暑月帶毡帽而出者。熱甚。歇大樹下。以帽當扇。良久稍解。謂人曰。今日若不帶此帽出來。幾乎熱殺。

酬謝遷居

一人好靜。而所居介於銅鐵兩匠之間。朝夕聒耳。甚苦之。常曰。此兩家若肯遷居。我甯

可作東款謝。一日兩匠並至。曰：我等欲遷矣。先生素許東道。特來叩領。其人大喜。盛宴款之。席間問之曰：汝兩家遷往何處。答曰：他搬在我屋裏。我搬在他屋裏。

慶有餘

某僧喜茹葷。隣有某生亦老饕。嘗就其食。僧惡之。一日烹魚。與徒私計曰：倘隣生來。卽藏之罄內。事爲生所知。僧方大嚼。生適至。徒急取罄覆之。生佯笑謂僧曰：今有友搬家。囑書一聯。將上句向陽門第春常在。七字書成。而下句只記得積善人家四字。餘三字難續。僧曰：慶有餘。生大笑曰：罄有魚。何妨拏出來吃呢。

終席不曾抬頭

有饕餮客。一日與友同席。自言曾在何處識荆。友茫然。肴核既陳。客低頭大嚼。手不釋筴。友恍然曰：是了。曾便會過一次。老兄終席不曾抬頭。所以認不得尊容。莫怪莫怪。

沒在肚裏

有將赴試者。憂悶不已。妻謂之曰：看你作文如此之難。好像我生產一般。夫曰：遷是你們生產容易。曰：怎見得。夫曰：你是有在肚皮裏的。我是沒在肚皮裏的。

屎在口頭

學徒問師曰。屎字如何寫。師偶不省記。沈吟良久曰。方在口頭。如何再也說（撒）不出來。

江心賊

一富翁同友遠出。泊舟江中。偶散步上岸。見壁間題江心賊三字。錯認賊字爲賊字。驚欲走匿。友問故。指曰。此處有賊。友曰。賊也。非賊也。其人曰。（賊富同音）賊便賊了。終覺有些賊形。

小兒窠

有人畜一金絲犬。愛同珍寶。天寒恐其凍壞。內外室各用小棉褥爲窠。俾其好睡。不意此犬一日竟臥在小兒搖籃內。主人見之。大笑曰。這畜生好作怪。既不走內窠。又不往外窠。倒鑽進小兒窠（二窠字音同科）裏去了。

皇帝不公道

一官欲置妾。畏妻干預。因給妻曰。皇帝命我娶妾。勅旨在此。妻果懼。一日夫出。私啓視

之見正月大。二月小。喜曰。原來皇帝也有大小。又看見三月大。四月小。曰。到分得均勻。及看至五月大。六月大。七月大。八月小。九月小。乃大怒曰。有這樣不公道的皇帝。涼爽天氣。竟被他佔了受用。如此熱天。反都派與我。

不必奉承你

富者驕人曰。我富有千金。你何不奉承我。貧者曰。你有千金。與我何干。我何必奉承你。富者曰。我分一半與你。你該奉承我了。貧者曰。你只千金。你留五百。給我五百。我與你是一樣。又何奉承之有。富者曰。我悉數盡送於你。你難到還不奉承我嗎。貧者曰。你失千金而我得之。你又當奉承我。我更不必奉承你。

頑徒對課

某塾師在東翁前誇其徒能對三字對。東翁擬面試之。翌日。備酒肴數事。邀師聚飲。徒亦與焉。師恐其臨時不能應對。預告以雞冠花對狗尾草。使默記之。席間。師出上聯云。雞冠花。徒茫然無以應。久之。僅記其上一字曰狗。塾師適見牆頭有狗尾草。以嘴向牆。秘示之。徒突然曰。狗擻嘴。

### 厚面皮

或問世間何物最硬。曰石與鐵。其人曰石可碎。鐵可鑿。安得爲硬。以弟看來。惟兄髭鬚最硬。鐵石不如也。問其故。答曰。看老兄這副厚臉皮。竟被他鑽了出來了。有鬚者亦回嘲曰。足下面皮更硬。鬚鬚一根都鑽不出。

### 請奶奶看操

一武弁懼內。面爲婦爪傷。同僚謂曰。以登壇發令之人。受制於一女子。何以爲顏。弁曰。積弱所致。一時整頓不起。同僚曰。刀劍士卒。皆可以助兄威。伺其咆哮。先令軍士披掛鎗戟。林立兩傍。然後與之相拒。彼懾軍威。敢不降服。弁從之。及隊伍旣設。弓矢旣張。其妻見之。大喝一聲曰。汝裝此模樣。將欲何爲。弁聞之。不覺胆落。急跪下曰。請奶奶看操。再不敢睡。

一懼內者。忽於夢中失笑。妻搖醒曰。你夢見何事。如此得意。夫不能瞞。乃曰。夢娶一妾。妻大怒。罰跪床下。起尋家法杖之。夫曰。夢幻虛情。如何認作實事。妻曰。別樣夢許你做。這樣夢却不許你做的。夫曰。以後不做就是了。妻曰。你在夢裏做。我如何得知。夫曰。旣

然如此。待我夜夜醒到天明就是了。

葡萄架也要倒了

有一吏懼內。一日被妻搥碎面皮。明日上堂。太守見而問之。吏權詞以對曰。晚上乘涼。被葡萄架倒下。故此刮破了。太守不信曰。這一定是你妻子搥碎的。快差皂隸拏來。不意奶奶在後堂潛聽。大怒。搶出堂外。太守慌謂吏曰。你且暫退。我內衙葡萄架也要倒了。

菩薩慈悲

某甲好佛。日呼菩薩不置。一夕夢佛謂之曰。明夜縣令過汝門。汝呼其名。必獲福。甲如其言。縣令怒答之。甲訴於佛。夜復夢佛謂之曰。汝一呼縣令而縣令怒。日呼我千萬聲。而我不怒。我真慈悲哉。

被人偷了

夫耕於田。妻喚吃飯。夫高聲應曰。待我將鋤頭藏於樹下草中便來。及歸。妻戒之曰。藏鋤宜密。你高聲大叫。豈不被人偷去。因促之往看。鋤果失矣。因急歸。低聲附其妻耳曰。

鋤已被人偷去了

### 學泳水要緊

一庸醫醫死人。爲苦家所縛。夜半晝水遁歸。見其子方讀脉訣。遽謂曰。我兒讀書尙緩。還是學泳水要緊。子問何故。曰。你日後如醫死了人。若能泳水如水鳧。免得淹斃。

### 嘲酒鬼

一人肩挑磁壺。各處貨賣。行至山間。遇一虎咆哮而來。其人慌甚。忙將一壺擲去。其虎不退。再投一壺。虎又不退。投之將盡。止存一壺。乃高聲大喊曰。畜生畜生。你若去也。只是這一壺。你不去也就是這一壺了。

### 看大橋

山東人慕蘇州橋大。不辭遠道來看。中途適遇一蘇州人。問何往。曰。聞山東蘿蔔大。前往觀之。如是兩人各道企慕。蘇曰。既如此。只消述與兄聽。何必跋涉。因言去年六月初五。一人自橋上失足墮河。至今年六月初三。還未曾到水。你說高也不高。山東人曰。多承指教。足下要看敝處蘿蔔。也不消去得。明年此時。自然長到蘇州來了。

大報應在後頭

一官刮剝甚厚。晚年得一子極慳。見寺門石獅一對。問家人曰。此物何名。對曰。左邊曰報。右邊曰應。統名之曰報應。慳子曰。我要報應。家人因帶赴隔隣石作。定琢大小兩對。石作曰。大者三千。小者一千五。不日交小者。至攜回。官怒曰。化錢購此廢物。真是報應。其子曰。爹爹說得一些不錯。此係小報應。大報應尙在後頭未來。

讀別字

一官粗識幾字。尤好以相像之音代之。如齊讀齋。白認白。哭作笑之類。不勝枚舉。一日。坐堂收詞。適有一姓新名釜者。告一姓齊名工耒者。欠錢不還案。點名時。連呼兩名。曰親爹齊上來。觀審者闔堂大笑。彼亦退堂焉。

妾名忠孝

一老翁年逾耳順。猶御女不輟。新買一妾。求先生起一美名。先生曰。一個名忠。一個名孝。老翁曰。忠孝二字太道學。不甚風雅。請問二字出於何典。先生曰。千字文有之。孝當竭力。忠則盡命。

甌北控詞

趙雲松觀察戲控袁簡齋太史於巴拙堂太守。太守因以一詞爲袁趙兩家息訟。並設宴郡齋以解之。想見前輩風趣。其控詞云。爲妖法太狂。誅殛難緩。事竊有原任上元縣袁枚者。前身是怪。括蒼山忽漫脫逃。年老成精。閻羅殿失於查點。早入清華之選。遂膺民社之司。旣滿腰纏。卽辭手版。園倫宛委。佔來好水好山。鄉覓溫柔。不論是男是女。盛名所至。軼事斯傳。借風雅以售其貪婪。假觴詠以恣其饕餮。有百金之贈。輒登詩話。揄揚。嘗一嚮之甘。必購食單。仿造。婚家花燭。使劉郎直入坐筵。妓宴笙歌。約杭守無端闖席。占人間之豔福。遊海內之名山。人盡稱奇。到處總逢迎。恐後。賊無空過。出門必滿載而歸。結交要路公卿。虎將亦稱詩伯。引誘良家子女。蛾眉都拜門生。凡在臚陳。概無虛假。雖曰風流班首。實乃名教罪人。爲此列穎具呈。伏乞按律定罪。照妖鏡定無逃影。斬邪劍切勿留情。重則付之輪迴。化蜂蝶以償夙願。輕則遞回巢穴。逐獼猴仍復原身。其羅織之詞。雖云遊戲。亦實事也。

辨姓詩

可發一笑

湖州太守黃霽青先生安濤。嘉善人。工詩善滑稽。有同年某。投札誤書黃爲王。先生作詩畲之云。江夏瑯琊未結盟。北頭三畫最分明。他家自接周吳鄭。敵姓曾連顧孟平。須向九秋尋鞠有。莫從五月問瓜生。右軍若把涪翁換。辜負籠鵝道士情。工整熨貼。風趣獨絕。

嘲吃酒

新官到任。飭拏像人。不像人的到案。差人爲難。回家商之妻子。妻曰。這有何難。你將猴子與他穿戴衣冠。送至署中。就說帶到。亦可銷差。夫如其言。將猴子扮好牽去見官。官大喜。命人領到席前。叫他吃酒。誰知猴子吃了酒。野性發作。在席前揪了帽子。撕了衣冠。亂跳亂啼。官罵之曰。你這畜生的東西。未吃酒的時候。到還像人。吃了酒。連人都不像了。

大學飛字

一人讀大學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讀至得字。忽訝曰。此處何少一得字。又一人讀大學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

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讀至得字。忽訝曰：此處何多一得字。一日二人相遇於途。偶然談及。前一人恍然曰：怪不得予大學上少一得字。原來飛到你大學上去了。後一人亦恍然曰：怪不得我大學上多一得字。原來由汝大學上飛來的。

### 世俗誕妄

杭州清泰門外有時遷廟。凡行竊者多祭之。濟甯有宋江廟。爲盜者嘗私祈焉。汲縣有紂王廟。凡龍陽胥禱于是。穎之衛靈公廟。閩之吳天保廟。亦然。湧金門外有張順廟。赤山埠有武松廟。石屋嶺有楊雄石秀廟。閩楚多齊天大聖廟。黔中多楊老令婆廟。此皆淫妄之祀。又有謬誤者。陳州城外厄臺有廟。題曰一字王佛。卽孔子也。北方牛王廟。畫百牛於壁。牛王居其中。卽冉伯牛也。溫州有土地。杜十姨無夫。五髭鬚相公無婦。於是合而爲一。則杜拾遺伍子胥也。雍邱范郎廟。塑孟姜女。隅坐者乃蒙將軍恬也。孤山林和靖祠。塑女像爲偶。題曰梅影夫人之位。或戲之曰：何不兼塑仙鶴郎君。世俗誕妄。真是匪夷所思。又凡廟中司事之人。杭人名之曰廟鬼。所作所爲。往往戲侮神聖。如關帝手中所執之扇。末署款云：雲長二兄大人屬書。愚弟諸葛亮。真堪發噱。又某年杭郡作

保沙會。各廟神像俱迎聚於西湖瑤瑤寺前。於是諸神持帖互拜。最奇者大士名帖云。愚妹觀世音檢衽拜。尤堪捧腹也。

黠僧

有三舉子同見一僧。問試事若何。僧不發一言。但豎一指。揚示衆前。連榜發。僅中一人。於是皆以爲神。其徒密叩其何術。僧曰。我之妙法。全在不言中。若三人中中一人。是我豎一指者。言一人中也。若中二人。是豎一指者。言一人不中也。若皆中。是我之豎指。卽言一齊都中也。若皆不中。是我豎一指。卽言一齊不中也。

黃鼠狼

縣官太太與學官營官太太三人。共席閒談。問及誥封是何稱呼。縣官太太曰。我們老爺稱文林郎。學官太太曰。我們老爺稱修職郎。次問營官太太。營官太太曰。我常見我們老爺下鄉查場回來。挈回雞子不少。自然是個黃鼠狼了。

山人

明季士大夫多重山人。如陳眉公王伯穀皆名噪一時。有黃白仲者閩人。慣遊秣陵。儂

大宅以居。以詩自負。好衣鮮衣。曳華韉。乘大轎。往來顯者之門。一日拜客歸。囊中窘甚。與夫索雇錢。則曰汝日擱黃先生。其肩背且千古矣。尙敢索錢耶。與夫曰。公貴人也。無論昇五體以出。卽空昇此兩韉。亦宜酬我厚值。彼此爭言不已。一友過而解之曰。一榮其肩。一高其足。兩說俱有理。各不受賞可也。與夫掩口而去。此事可入笑林。

### 不肯動身

一人請客。肴饌已罄。客仍不肯起身。因見樹上有一大鳥。乃對客曰。盤中肴盡。待我砍倒此樹。捉下鳥來烹。與執事侑酒如何。客曰。只恐樹倒鳥飛。主云。此是呆鳥。他死也不肯動身的。

### 嘲王姓

江南口音。黃王不分。姓王與姓黃商之曰。你我兩姓。既屬同音。何不同譜。更覺親睦。黃許之。誰知日久情疎。不免凶終隙末。一日黃見王誇之曰。你看我頭戴烏紗。腰橫玉帶。身穿補服。足踏方靴。何等威闊。那似你三橫爲姓。全憑一木之支。五大雖尊。人皆恥居。其後。妄自尊重。窮措大何得與我抗論。王曰。仰蒙不棄。恭列同宗。足感盛情。然吾兄楚

楚衣冠。洵美且都。何不哀多益寡。亦使我有服彰身乎。黃曰。有無相通。人情之常。然我這紗帽。頭銜所系。不可假人。我這寶帶。束玉橫金。更難割愛。我這補服。攸關品級。豈可離身。惟有這雙靴兒。願奉送足下穿起來。上下相趁。名姓相符。萬勿見却。

彭文勤試題

文勤督學浙江。所命試題。如王二麻子斬絞徒流杖類。俱極巧妙。一日。至敷文書院課士。山長以有事出院。因出四題。肄業生云。至於岐下。請考生云。放於瑯琊。肄業童云。館於上宮。請考童云。處於平陸。公謂諸生曰。汝等知今日出題之意否。對曰。不知。公曰。橫看去。乃至放館處四字也。又試金華九學同場。將出題。教職中偶稟他事。語雜。仲四先生。公問仲何人。曰。武義歲貢。設帳郡齋。遂連書九題。武王是也。義然後取。歲不我與。進不隱賢。士志於道。仲尼之徒。四時行焉。先行其言。生之者衆。合武義歲進士。仲四先生九字。童生初場題。分四。仲管仲。虞仲。微仲。牧仲。次場。教職中耳語云。今日恐不能再切。仲四先生矣。公卽書四題。大王尊賢。西子席也。補足設帳郡齋之語。覆試總題。仲壬四年。仲聞之。謂太守曰。宗師前後試題。勝於爲我作傳矣。又試處州初場。府尊不到。委同

知點名。次場求謁。公曰：太尊今日纔來。對曰：方從省下來。不獲已。故命同知來。公曰：來與不來。聽太尊自便。尙有童生正場。太尊來益昭慎重。對曰：敢不如命。是日七學出題。自一字至七字止。來醫來。遠者來。送往迎來。厚往而薄來。不遠千里而來。而未嘗有顯者來。經題七日來復。鳳凰來儀。貽我來牟。剡子來朝。禮聞來學。以問答中多來字故也。及試童生次場。府尊奉委上省。仍委同知點名。公笑謂教職曰：太尊今日眞不獲已也。題出又其次也。委而去之。同其好惡。知其所止。來者不拒。其敏慧類如此。又聞某方伯試士命題云：伯牛有疾。子路請禱。充虞路問。康子饋藥。瞽瞍殺人。右師往弔。門人治任。蓋其時督學新亡。方伯攝行試事故也。

### 認錯孟夫子

有不知孟夫子名軻者。讀唐詩見孟浩然詩。詫曰：孟字是周人。何以變爲唐人。或語以孟浩然與孟夫子並非一人。不可相混。其人曰：余憶孟子有言。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又曰：予然後浩然有歸志。此皆孟子自道其名也。聞者知其誤會。大笑而去。

### 酒本

有小飲於酒家者。見鄰座有鬪拳。鬪飲者。對手全福。喚聲震耳。時別座有一人以一小壺。淺斟低酌。睨視而笑。鄰座諸人。以其意存輕慢。請作拇戰。其人絕不退護。連輸三四十拳。長鯨直吸。面不改容。少頃。仍歸原座。有識者謂此人酒量極洪。苦於無資。每以小壺獨酌。設計誘人。故拇戰之時。彼絕不贏人一拳。俾可充酒腸也。說者謂如此。則此人之一小壺。直是本錢。博者謂之賭本。則此可謂之酒本矣。

畫符

有學究設帳課徒。其高足弟子之一日三行。讀大學中庸者。約十數人。束脩所入。不足餬口。復賣字以博微利。藉資補助。而所書之字。多類蛇蚓。莫能分辨。有鄰居某甲。持黃紙而往。請學究畫符。學究曰。此道士先生之事。非余教書先生所能也。甲曰。先生所寫之字。無一不似張天師所畫之符。何必復請道士先生。且先生之字。人尙不識。莫說鬼怪。可以識得。自然一見潛蹤矣。學究爲之大慚。

狗倒灶

某甲。窶人子也。失業流落異鄉。以鍋一鑪。躬自爲炊。有友人餽以豬肉。因煮之。偶往

他處。適鄰家有狗。聞香而至。向灶爬上。嗥然一聲。遽爾坍塌。甲適回。立趕逐。則已涎藉滿地。徒呼負負而已。道旁見者戲之曰。此之謂狗倒灶。甲曰。這是我的倒灶。其人笑曰。原說是狗倒灶。

### 學詩貽笑

褚文洲言。某鄉某生。沈酣制藝。試輒高等。腹若琉璃碗。闊步搖擺。書味盎然而于詩學。一步不窺。既晚。就學於友。友示用韻平仄之法。居然謂得三昧。卽調成曰。吾人從事於詩途。豈可苟焉而已乎。然而正未易言也。學者其知所勉夫。藝林捧腹。謂龍襄又一體也。

### 尹奚謠

順治中某處有尹姓者。開罪於友。士子作尹字謠以嘲之云。伊無人。羊口是其羣。斬頭笋。滅口君。縮尾便成丑。直脚半開門。一根長橋扛。扛箇冷屍靈。比唐人丑雖有足。甲不全身之句。更爲刺骨。同時有咏奚姓者七字吟云。奚。奚。此物奚。雖多亦奚。子之迂也。奚。虞不用百里奚。如此則與禽獸奚。

曹西士詞

康熙壬子冬。在德州旅店中。見壁上一詞云。春闈期近也。望帝鄉迢迢。猶在天際。懊恨這一雙脚底。一日廝趕上五六十里。爭氣扶持吾去。博得官歸。恁時賞你穿對朝靴。安排你在轎兒裏。更選個弓樣鞋。夜間伴你。不知爲何人所作。後讀顧元慶簷曝偶談。知爲曹東猷赴省。陸行良苦。自慰其足而作。按東猷名幽。字西士。宋嘉熙時人。詞名紅窗迥。

賀婢生子

陸伯麟有婢育子。陸象翁以啓戲之曰。犯簾前禁。尋竈下盟。玉雖種於藍田。珠將還於合浦。移夜半鷺鷥之步。幾度驚惶。得天上麒麟之兒。這回喝采。既可續詩書禮樂之脉。深嗅得油鹽醬醋之香。

海剛峯

海剛峯瑞。爲應天巡撫。蔡春臺國熙爲兵備。意主搏擊豪強。因而刁風四起。有投匿名狀者曰。告狀人柳跖。告爲勢吞血產事。極惡伯夷叔齊兄弟二人。倚父孤竹君歷代聲

勢發掘許由墳塚。被惡來告發。惡又賄求嬖臣魯仲連得免。今某月日挽出惡兄柳下惠。捉某籬禁孤竹水牢。日夜痛加炮烙極刑。逼獻首陽薇田三百餘畝。有契無交。崇侯虎見證。竊思武王至尊。向被叩馬羞辱。何況區區螻蟻。激切上告。頓悔前事。訟黨少解。賀喪妻

解縉常弔友人喪妻。入門曰恭喜。繼曰四德俱無。七出咸備。嗚呼哀哉。大吉大利。蓋學士夫人亦悍也。

### 吃草醫生

醫生某甲。略識之無。粗諳歌訣。懸壺上海。招牌大書七世醫家字樣。每語人曰。衛生祕訣。在於飲茶。春用生甘草。夏用夏枯草。秋用旱蓮草。冬用炙甘草。最爲有益。或戲之曰。以余觀之。如先生之精神強健。醫術精明。必春夏吃青草。秋冬吃稻草者也。甲面紅頸赤。噤不能答。

### 印捕身長脚健

鄉人某初來上海。在虹口怡和碼頭登岸。偕友同乘電車。見印捕站於街頭。詢悉其故。

旋至大馬路。又見印捕站立。鄉人因向友人曰。畢竟印人身長脚健。頃刻間能從虹口至此。其速率遠過電車。蓋印捕形狀相似。遂誤會爲一人耳。

僧妓妙諦

有男女二人。自幼相識。後遇亂不相見。男長爲僧。女長爲娼。一日。女入寺進香。見僧驚曰。汝非某人乎。僧亦驚曰。汝非某姑乎。皆曰。是也。因共述近况。相與歎息不止。女且曰。皈依佛門。西天證果。是大好事。僧曰。何好之有。不過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遠遜汝耳。女曰。我亦何好。不過做一日鐘。撞一日和尚耳。聞者粲然。

龜聯

有某生挽龜一聯。甚堪發噱。句云。大可傷心。此老竟無千歲壽。何以報德。從今不畫四靈圖。言諱而虐。見者莫不捧腹。

京莊

某公子之僕。誠樸而愚。略識字。某嘗攜之來滬。某思小飲。命僕往沽京莊。僕不知京莊爲紹酒之名。適自己所用之筆。係京莊水筆。乃大悟。往附近筆店。購水筆兩枝以歸。劉

見之大怒。僕以水筆上所刊之字。指與劉閱。劉轉怒爲笑曰。猷奴。我欲飲酒。却教我吃筆。撫掌而罷。

### 頑童嘲先生

俗諺有云。先生先。屁股尖。騎在馬上顛兩顛。要吃豆腐自家煎。此嘲塾師者也。某商家延師課子。子已七齡。頑皮異常。油腔滑調。應口而出。商鍾愛之。而不之禁。一日。宴西席於家。商敬以肴。西席辭曰。余愛何物。當自行舉筋。不敢多勞也。商唯唯。子方陪席。忽大笑曰。先生先。屁股尖。坐在凳上顛兩顛。要吃小菜自家拊。一時爲之闕座。

### 無心坐杏壇

某學究設帳授徒。好聲音對偶之學。一生暮春時來就學。因出四野綠陰。迎夏至。命對生。思索不得。迨翌晨。就塾。卽對曰。一簾紅雨送春歸。學究知其有人爲捉刀。固詰之。則曰。姊所教也。一日。有友人函約觀桃。學究因以有約探春塢。命對。實寓調戲之意。生歸告姊。姊以無心坐杏壇爲對。學究閱之大悲。蓋嘲其惰也。

### 材頭親

吾國陋俗。凡娶期將至。而親適死者。卽於喪次行婚禮。禮畢復舉哀。謂之材頭親。不知始自何時。如此之習慣。亦各國所罕見也。有某滑稽子戲以詩曰。樹燈花燭兩輝煌。月老無常共舉觴。哭笑居然成一氣。滿堂弔客賀新郎。

### 推事

某府地方審判廳推事某。目不識丁。昧於折獄。因夤緣力大。得充斯職。一日理一訟案。甫升座。見文牘累累。大爲捏汗。遂急下逐客之令。推訟人而出曰。快去快去。訟人詰以何故。某曰。予係本廳推事。照章不負責任。無論何案何事。願訊則訊。不願訊卽推之門外。因予官名推事。遇事不得不推。以推了事。予豈好推哉。予亦不得已也。聞者無不噴飯。

### 發表

某甲自稱爲儒醫。恆戴玳瑁眼鏡。捧新聞紙。而沉吟不絕。讀至專電第一條曰。某閣員與某政客意見不合。故所商大政方針。一時未能發表云云。遂向衆人曰。予業醫有年矣。發表之品。以柴胡爲上。欖蔥茶次之。彼閣員政客。安有發表之能哉。

提督屬對

明有阜提督駐郡修葺世英堂武廟。恭撰楹語曰：忠義勇謀。志高安天下。英名一世。成佛萬古傳。又演戲作對。文官百姓喜的是風調雨順。武將兵丁樂的是國泰民安。質于學使萬公。萬重拂其意。借贊之中營某請再斟酌。阜怒曰：吾已就正文宗。而汝嫌玷疥耶。某口張不能嚙。遂以金作字。丹漆煥然。翌日校射築亭。名臥虎亭。又作聯曰：文武盤桓國家事。屬對未得。環顧左右。有侍卒跪對。開弓射箭樂太平。大喜稱工。亦倩人書之。今皆儼然懸掛。

哈打打

吳中無賴。爲人代比較者。計筈數索錢曰打錢。一人之妻。稍積一二金。使銀匠打造二簪。其工值亦曰打錢。無賴誇於妻曰：我不打爾那能打。他日縱妻私於僧俗。謂之打和尚。事露聞於官。并杖其夫。妻亦誇之曰：我不打爾那得打。聞者大笑。無賴姓哈。人遂稱爲哈打打。

戲言召辱

可發一笑

碣石剩談永平樂工孟秋兒善彈唱。爲人滑稽。府學鄉賢祠祭祀。一儒生指石牌龜頭呼秋兒戲之曰。茲非爾祖宗耶。秋兒卽向石龜四拜。厲聲曰。我祖宗祖宗。爾負此大物在身。幾時出得學門。儒生慚愧無詞。

酒三平

吳興沈太學某。倅雲間。令吏取酒三瓶。寫作三平。吏曰。非此平字。沈卽將平字脚加一。踢曰。三乎也罷。

等一等

成化丙戌。陳公甫憲章。莊孔陽昶。章德懋懋。應試南宮。主試劉定之。萬安相戒曰。場中有此三人。不可草率。及填榜。章莊高列。獨不見陳卷。時題爲老者安之三句。亟覓至。則陳破云。人各有其等。聖人等其等。同考者業批其旁云。若要中進士。還須等一等。見者哄堂。

又明季遺編南直李宗師歲考某縣諸生命斯民也一節題。一生文中有云。一代一代。又一代。宗師批云。二等二等再二等。置之六等云。

## 幕友

一人住居鄉落。家稱饒裕。見幕友出入。必乘肩輿。後有侍從。與官同坐同飲。慕其體面。用重贄拜師學刑名。其師本無學問。無非勾通上下。分修於司府。幕友多攜舊案。遇案翻閱。其情節相似者。換名鈔寫而已。彼在署鈔寫月餘。一無所學。自覺無味。告假言過鄉中人。見其學幕而歸。刮目相待。諸事請教。一日。鄰家之父病故。適地保進學幕之家。教令報官。保曰。誰家不死父母。從無報官之事。曰。我初意亦然。今幸學幕。熟讀律例。方知律內載地界內有死屍不報杖八十之條。是人死應須報官。翻律與觀。保卽至縣稟報。縣收詞往驗。乃人死其父也。當責地保妄報。保曰。此某幕友教令具報也。怒極嚴拏。彼往後門奔遁。聞化鈔不少。始得甯靜。此事非奇。載之可解人頤。醒人目焉。

## 官幕竹枝詞

嘗見續文章。遊戲中有官場及幕友竹枝詞數十首。皆可噴飯。今摘錄之。候補云。宦海深沉不自由。談何容易稻粱謀。飢寒旅館塵蒙面。匍匐衙參雨打頭。無縫可鑽孤客惱。有差難徧上司愁。官廳首領時相見。仰望眞同萬戶侯。署事云。藩轅牌示姓名揚。朋輩

驚傳喜欲狂。債主殷勤稱緩緩。長隨巴結更忙忙。陋規到處諮前輩。執事開單付轎行。肚子帶成船。僱就安排京話坐堂皇。補缺云。部覆朝來已到司。十年得缺豈嫌遲。安排房屋迎家眷。商榷書差創陋規。好買金珠裝美妾。更捐官職付佳兒。從容俸滿推升去。便是揚州跨鶴時。陞官云。憲恩隆厚兩親無。不做高官豈丈夫。舊日寅僚呈手本。一時僮僕改稱呼。飛騰道路從今廣。卓異聲名儘力圖。整頓衣冠閒對鏡。幾人才幹似區區。幕友得館云。帖傳教弟見新東。從此先生否運通。官聘無多權應急。束修隨便敢求豐。添衣買畫裝門面。飲酒留鬚學幕風。更囑家僮須改樣。來來教你莫妝聾。到館云。糊窗修竈日誼譁。茶盃門簾亂似麻。道喜門籤多勉強。欺生書吏費清查。刁難款目欺前任。誇耀師傅嚇捕衙。路上鄉愚驚指點。前頭搖擺是師爺。又云。書齋關閉似牢囚。日夜昏忙敢自由。喚訊催提何日了。等因奉此幾時休。議詳事到忙翻本。命案傷多屢擺頭。轉眼瓜期今又屆。安排交代好添脩。

想掘藏

有劉宦之僕名錢忠者。子阿海。生而禿。圓頤大耳。巨鼻闊口。一團福相。江湖術士相

其面曰。子必得橫財。阿海利慾熏心。暗想橫財從何處得。但聽人說某家掘得一荷花缸。某家掘得一七石缸。某因坍塌發迹。某因穿井起家。阿海聞之。呆想出神。遂刻刻萌微倖心。想掘藏。同伴給之曰。頃見假山洞中。有一白老鼠溜過。不知何怪。閱數日。見山洞邊白石鑿鑿。苔蘚無有。泥沙悉淨。蓋阿海聞此人語。夜夜潛起。於山之上下左右。處處陶摩搜剔故也。書房方磚下有胥井。阿海疑其中有藏。扳起地鋪。撬開方磚。掘至幾尺不得。懊惱歎苦。堆塌滿地。遭主人鞭撻不顧也。倘有說起某家怪出形景。阿海必津津訪問。冀得投身充僕。乘隙可以發掘。居常無事。斧鑿不離手。挖牆拆壁。窺梁相柱。經過處無不損壞。土木作。深受其惠。一日。爲掘藏傷老桂蟠根。花盡零落。主人家二少君曰。此兒再住。堂室其爲沼乎。乃逐出之。屋宇清淨。得甯居焉。後其母忽跟踉奔來。向主人額地哀求曰。爺救命。阿海因捉蟋蟀爲人縛住。誣以盜棺。執送衙官究辦。主看老僕面。明白官長。釋此孽障。生生世世。犬馬報恩。主曰。我固知其必招禍也。遂往衙官處雪其冤。母子叩頭感謝。主人曰。阿海。汝今而後。還想掘藏乎。阿海曰。小人再不敢妄想。遂去。蓋惡少素知其有掘藏癖。誑之曰。昨夜鼻棺城脚。並無親戚悲哀。且棺薄勢重。婆

婆良久而去。定有蹊蹺。阿海深信不疑。執斧卽往。破其護頭。被人拏住送官。百喙莫辨。非盜棺而何。無主人力。罪將大辟。後業操縵。出入富貴家。頗能過度。未幾。門閭完好。未幾。妻拏滿屋。去年新正。遇於大衛街中。居然皂靴頂帽。非復斧鑿隨身之景象矣。願安知不因斧鑿隨身。而始得皂靴頂帽者乎。有志者事竟成。勿謂老生常談而忽之也。

姑姪觀音

長汀黎媿曾士宏仁恕堂筆記載。永新縣春秋賽會。各鄉事劉先主爲案神。兩鄉爭道。後先互闕於縣。詞稱彼家劉備。欺我家劉備。予閱之大笑。當堂作洛陽春詞一闕云。笑殺兩家劉備。各爭閒氣。一身且自不相容。還要桃園結義。多是小人生事。有何關係。輕輕十板各歸家。還算縣官省事。各扑其首事而遣之。偶閱楊升庵丹鉛雜錄載。兩鄉各祀觀音大士。大鄉者語小鄉者曰。我大鄉觀音應稱姑。汝小鄉觀音應稱姪女。真堪絕倒。鄉愚好勝無知。古今如一轍也。

告示

府尹夜行於道。道無燈。撞數人。府尹怒。明日出示。謂夜出必攜燈。是夜府尹又遇一人。

府尹責曰。汝未讀我之示乎。曰讀矣。曰何爲不持燈。曰我有燈。府尹曰。何不置燭。曰告示但言攜燈。未言置燭。府尹歸。更出示曰。夜行提燈須有燭。是夜復出。又撞一人。責之。則有燈有燭。府尹曰。既有燭。何不燃。曰告示未言燃燭。府尹又出示曰。夜行提燈。燈必置燭。置燭必燃。衆始奉行。及夜半。府尹歸。又遇一人。則所燃燭已燼矣。問何爲不繼。曰告示未言燭燼必繼也。

### 眼鏡不佳

某人性愚。入眼鏡店購眼鏡。一一試戴。且視書籍。均言不佳。肆人曰。君言不佳。有證乎。某曰。君不見學堂之教員架眼鏡。則能琅琅成誦。吾戴眼鏡。而書中之字。吾仍不識。此非君處眼鏡不佳而何。

### 山東人

山東人娶蒲州女。多患癭。其妻母項癭甚大。成婚數月。婦家疑婿不慧。婦翁置酒盛會親戚。欲以試之。問曰。某郎在山東讀書。應識道理。鴻鶴能鳴何意。曰。天使其然。又曰。松柏冬青何意。曰。天使其然。又曰。道邊樹有骨骹何意。曰。天使其然。婦翁曰。某郎全不識。

道理。何因浪住山東。因以戲之曰。鴻鶴能鳴者頸項長。松柏冬青者心中強。道邊樹有骨髓者車撥傷。豈是天使其然。壻曰。請以所聞見奉酬。不知許否。曰。可言之。壻曰。蝦蟆能鳴。豈是頸項長。竹亦冬青。豈是心中強。夫人項下瘦如許大。豈是車撥傷。婦翁羞愧。無以對之。

侯白

侯白舉秀才。至京畿辯捷時。莫之比。嘗與一宦並馬言話。路傍有槐樹顛賴死。宦乃曰。侯秀才理道過人。能令此樹活否。曰。能。宦云。何計得活。曰。取槐樹子於樹枝上懸著。卽當自活。宦云。因何得活。答曰。獨不聞論語云。子在回何敢死。宦大笑。時有人姓出名六斤。欲謁宦。齎名紙至省門。遇白請爲題其姓。乃書曰六斤半。名旣入。宦召其人問曰。卿姓六斤半。答曰。是出六斤。曰。何爲六斤半。曰。向請侯秀才題之。當是錯矣。卽召白至。謂曰。卿何爲錯題人姓名。對云。不錯。宦曰。若不錯。何因姓出名六斤。請卿題之。乃言六斤半。對曰。旣聞道。是出六斤。斟酌只應是六斤半。宦大笑之。

其二

侯白初未知名。在本邑。令宰初至。白卽謁。謂其友曰。白能令明府作狗吠。曰。何有。明府得遣作狗吠。誠如言。我輩輸一會飲食。若妄。君當輸。於是入謁。其友俱門外伺之。令曰。君何須得重來相見。白曰。公初至。民間有不便事。望諮公。公未到前。甚多賊盜。請命各家養狗。令吠驚。自然賊盜止息。令曰。若然。我家亦須養能吠之狗。若爲可得。白曰。家中新有一羣犬。其吠聲與餘狗不同。曰。其聲如何。答曰。其吠聲恟恟者。令曰。君全不識好狗吠聲。好狗吠聲。當作號號。恟恟者。全不是能吠之狗。伺者聞者。莫不掩口而笑。白知得勝。乃云。若覓如此能吠者。當出訪之。遂辭而出。

### 石勒箭

北齊高祖嘗宴近臣爲樂。高祖曰。我與汝等作謎。可共射之。卒律葛答。諸人皆射不得。或云是驍子箭。高祖曰。非也。石勒箭云。臣已射得。高祖曰。是何物。箭對曰。是箭餅。高祖笑曰。勒箭射着是也。高祖又曰。汝等諸人。爲我作一謎。我爲汝射之。諸人未作。勒箭爲謎。復云。卒律葛答。高祖射不得。問曰。此是何物。答曰。是煎餅。高祖曰。我始作之。何因更作。勒箭曰。承大家熱鑊子頭。更作一箇。高祖大笑。高祖嘗令人讀文選。有郭璞遊仙詩。

嗟嘆稱善。諸學士皆云。此詩極工。誠如聖旨。勒箚卽起云。此詩有何能。若令臣作。卽勝伊一倍。高祖不悅。良久語云。汝是何人。自言作詩勝郭璞一倍。豈不合死。勒箚卽云。大家卽令臣作。若不勝一倍。甘心合死。卽令作之。勒箚曰。郭璞遊仙詩云。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臣作云。青溪二千仞。中有兩道士。豈不勝伊一倍。高祖始大笑。又嘗於國學中看博士論云。孔子弟子。達者七十二人。勒箚因問曰。達者七十二人。幾人已著冠。幾人未著冠。博士曰。經傳無文。勒箚曰。先生讀書。豈合不解。孔子弟子。已著冠有三十人。未著冠有四十二人。博士曰。據何文以辨之。曰。論語云。冠者五六人。五六三十人也。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人也。豈非七十二人。坐中皆大笑。博士無以復之。

勞動不均

議員某君。髮黑鬚白。人都莫名其妙。後就治於醫。醫生曰。因平日少用頭腦。多用脣頰。兩者勞動不均所致。

青年笑話三則

師謂生曰。身不修。則不能存立於社會。生曰。曹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身亦何賴。

於修哉。母方購物。欲顯子能。謂其子曰。兒嘗學算。盍爲我計之。兒曰。兒未帶得石版來。奈何。醫生子入校肄業。不守規則。校長責之不服。校長曰。吾當請汝父來。醫生子曰。吾父出診。例金四元。

### 兒子對客

一婦對人語。恆稱其夫曰。他而不名。與夫對語。則稱曰你。其子習聞之矣。一日。二客至。父母均不在。客戲問兒曰。若父爲何人。兒答曰。吾父爲你。又爲他。

### 幸未着履

村翁某。性吝。一日。跣足徒行入市。途中足觸石。趾破血流。自語曰。幸哉。今日。旁人曰。觸石流血。而曰幸者。何也。曰。幸未着履。否則履爲穿矣。

### 嘲學政詩

嘉慶間。鮑覺生侍郎。督學河南。題多割裂。士子逐題作詩嘲之。云。禮賢全不在胸中。扭轉頭來只看鴻。一目如何能四顧。本來孟子說難通。願鴻世間何物最爲凶。第一傷人是。大蟲。能使當先驅得去。其餘慢慢設牢籠。驅虎廣大何容一物膠。滿場文字亂蓬茅。

生童拍手呵呵笑。渠是魚包變草包。及其廣大草屠刀放下可齊休。只是當年但見牛。莫謂龐然大物。看他穀舄覺生愁。見牛禮云再說亦徒然。實在須將寶物先。匹帛有無何足道。算來不及幾文錢。禮云玉古來慘刻算殷商。炮烙非刑事可傷。不見周文身一丈也。教落去試油湯。十尺湯沒頭沒腦信難題。七十提封一望迷。阿伯不知何處去。剩將嫂子獨孤淒。七十里子秋成到處穀盈堆。又見漁人撒網回。不是池中無別物。恐防現出本身來。穀與魚紙上筌蹄迹可求。葩經專記草春秋。一生最怪驚求友。伐木都教影不留。獸草真成一片白茫茫。無土水於何處藏。欺侮聖人何道理。要他跌落海中。央下襲水揀取明珠玉。任沉依然一半是貪心。旁人不曉題何處。多向紅樓夢裏尋。寶珠但憑本量自推摩。果是金剛肯怕磨。任爾費將牛力氣。姑來一試待如何。堅乎磨此類甚多。皆可博笑。

草書

張丞相好草書而不工。一日得句。索筆疾書。滿紙龍蛇飛動。使姪錄之。當波險處。姪茫然。乃問曰。此何字也。丞相熟視久之。亦自不識。詬其姪曰。何不早問。致予忘之。

## 死禿

上海馮觀察處書記某。與寺院某僧相善。投桃報李。不啻忘形。會馮觀察有事北上。某未與之俱。遂失業。異鄉落魄。景況蕭條。僧固欺貧重富者。見某如此光景。未免相加白眼。某不與較。隱忍於心。乃否去泰來。某竟又得美館。翩翩裘馬。大異從前。僧復逢迎諂媚。羨蘇季子之位尊金多。幾次殷勤進謁。某難卻其情。亦至僧處拜謝。僧置酒相款。酒酣。僧出自己小照求題。某遂援筆書曰。一夕靈光出太虛。化身人去意何如。秋丹不用爐中火。凡事心頭一點除。僧覽詩甚喜。懸壁中一年餘。無一識者。一日有數人至。看照畢。忽大笑不止。僧請其說。其人曰。詩中隱藏死禿二字。爾尙不之覺耶。僧大悟。遽取其照而廢之。此篇聞之顧梅生。

## 夏六方

南匯夏六方。工諛善譎。一日適某公壽辰。夏赴宴。佳賓齊集。獨某甲遷延未到。不能入席。夏甚惡之。又待多時。甲始至。夏見其頸帶皮領。因謂衆曰。余有一笑語欲言。特不敢放肆耳。衆請其說。夏曰。龍王慶壽。魚族俱往拜祝。有一毛蟲亦欲前往。惟難於入水。獨

待海邊。見有一龜。張皇而至。毛蟲請與之俱。龜曰。爾但伏我頸上。方可帶去。蟲諾之。須臾而至。龍王見龜至。凝眸細視。拂然怒曰。臭烏龜。爾亦欲帶皮領耶。語未畢。滿堂闐然。甲臉紅如桃花。老羞變怒。誓不干休。衆因勸其稍息。並以巨觥罰夏。夏飲乾。又謂曰。尙有一笑語。盍再陳之。衆遂靜聽。夏曰。有蒙師與小竊大盜。龜搗俱相識。四人一時落魄。因共謀竊一京貨店。一人先進內。執意綢緞等物。皆置廚內。用鑰封鎖。僅取黑紗二十四方而出。迨四人均分。恰蒙師六方。小竊六方。大盜六方。龜搗亦六方耳。衆復大噱。甲亦不禁粲然。

陳著

陳著。富室子也。少時皆遭疫。惟著僅存。一老僕執炊而已。著嘗從蒙師受學。頗識字。僕因勸之讀。且曰。他日當不可量。著深然其言。出錢使市書。僕至書肆。盡買肆中書。以歸。著乃鍵戶下帷。無寒暑晝夜。扶册呻吟。幾破千卷。然略不解文義。雖邸抄公檄。與盲辭稗說之類。諷誦如經史。終歲不出戶庭。間出則低頭背誦。刺刺不休。往往頭觸牆壁。痛則大叫。叫已復誦。或竊聽所誦。乃顛倒拉雜。音讀訛舛。至甚訕笑之不顧也。年二十

餘未嘗與人通酬酢。牛馬菽麥不辨。一日誦書門外。有少婦過之。著未之見也。且行且誦。竟抵其懷。婦大駭且怒。著惶恐。遽前撫之。爲摩挲其兩乳。婦愈益羞怒。面發赤。詬詈而去。著問人曰。彼何爲者。一怒遂不可解乎。人憐其駭。諭之曰。男女有嫌。奈何辱之。著愕然。徐悟曰。彼殆書所稱女子者耶。人笑頷之。著乃狂喜四躍。以爲得解。他日讀毛詩。至女子善懷。亦各有行。點首歎曰。書言之矣。昔者女子行而我觸其懷。宜其怒耳。書義深遠。不可背如此。三復不已。由是讀書。每冥索其解。解多類是。又日坐門外。遇物輒咨訪於人。冀博識其名與狀。以佐證其所讀。有豕觸藩。出視之。不識也。懼而却走。或告曰。猪耳。何畏。著誤以爲珠。迫而視之。恍然曰。物不經見。固難懸揣。始吾以珠小物耳。今而知珠之能行也。卽問曰。鬻乎。或爲質主人。主人故昂其值。乃以三十千市之。著竊喜。以爲書言珠價之貴。今乃賤獲焉。大利也。於是譎者利其值。競以猪來售。至則買之。無大小。率準前價。老僕力諫。卒不聽。期年。得猪數百頭。欄柵不能容。穢藉縱橫滿室。傭數人飼之。日不暇給。豕聲狗狗然。晝夜與書聲相亂。著亦慚不能堪。幡然曰。昔人寶珠。殊不可解。命悉逐去之。計所耗費。殆累數百千家。以是少傾焉。著年齒旣壯。僕恐其斬嗣。勸

之娶妻。著默然良久曰。汝言良是。書固有之。曰娶妻如之何。但不知娶妻如何耳。僕曰。公讀書。豈不聞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著曰。此與娶妻何與。且何以言後耶。僕恨其愚甚。乃笑曰。姑依書爲之何害。著許諾。僕遂乞鄰里爲之媒定。迨吉。輶軒至。有贊於堂者曰。拜。著愕。眙木立。問何爲。僕相之。跪起。乃得成禮。著笑曰。我知之矣。娶妻乃如此。洎合。昏。熟視新婦曰。汝亦女子者耶。心懲前事。執禮甚恭。夜雖共寢。絕不敢復觸其胸。久之。婦不能忍。私教以人道所在。著不覺暢言曰。此大樂事。而書中略不及之。讀之何爲。次日盡焚其書。不復覽。

趙璘短小

唐趙璘儀質瑣陋。成名始婚。薛能爲儳相。謔以詩。略云。巡關每傍樛蒲局。望月還登乞巧樓。第一莫教嬌太過。緣人衣帶上人頭。又不知元在鞍轡裏。將謂空馱席帽歸。又火爐牀上平身立。恰與夫人作鏡臺。

方士大言

一方士好大言。或問曰。先生壽幾何。方士啞然曰。余亦忘之矣。憶昔女媧之世。天傾西

北地陷東南。余尙稚童。居中央平隱之處。兩不能害。因與羣兒看伏羲畫八卦。見其蛇身人首。得驚癩。幾不起。賴神農以草頭藥治余。幸不死。蚩尤犯余以五兵。因舉一指。擊傷其額。流血被面而遁。蒼氏子不識字。來求教。爲其愚甚。不屑也。慶都十四月而生堯。延余作湯餅會。余贈以生肖錢。舜爲父母所虐。號泣于昊天。手爲拭淚。勸勉再三。遂以孝聞。禹治水過余門。勞而觴之。力辭不飲。孔甲贈余龍醢。余誤嘗之。口腥臭。因辟穀。成湯開一面之網。以羅禽獸。嘗面笑其不能忘情於野味。商紂強余牛飲。不從。寘余炮烙之刑。七晝夜而言笑自若。妲己以爲異而釋之。姜家小兒。釣得鮮魚。時時相飽。余以飼山中黃鶴。後見夷齊餓於首陽。以麻姑所贈交梨火棗。并魚遺之。穆天子瑤池之宴。讓余首坐。徐偃稱兵。天子乘八駿而返。阿母留余終席。飲桑落之酒過多。賴董雙成萼綠華兩個丫頭。扶我歸舍。沉醉不起。被楚漢爭鋒。咸陽三月火。殺聲震天。以致驚醒。呂后害韓彭諸將。余力諫不從。卒至三國分漢。南北兩朝。上下佞佛。余言不入。與陶弘景輩。隱居華陽。稱山中宰相。唐明皇欲遊月宮。召見便殿。適貴妃與安祿山洗兒錢。取視之。卽余向所贈堯者也。陳橋兵變。太祖自立而還。大宴功臣。欲以杯酒釋兵權。命余往說。

石守信等棄職歸山。舡簪交錯。至今尙在醉鄉。山中無曆日。不知世上是何日子。

村學傳誤

曹元寵題村學堂圖云。此老方捫虱。衆雜爭附火。想當訓誨間。都都平文我。語雖可笑。而曲盡社師之狀。杭諺言社師讀論語。郁郁乎文哉。爲都都平文我。委巷之言。習而不悟。一日宿儒到社中。爲正其訛。學童皆駭散。時人爲之語曰。都都平文我。學生滿堂坐。郁郁乎文哉。學生都不來。曹詩蓋取此也。

短小人詞

當人詠短小人黃鶯兒一闕云。矮子寸三高進陰溝。插鷄毛。鵝黃蠶繭烟氈帽。扇籬兒束腰。枴杖兒燈草。梨園檀板棺材料。定睛瞧。重陽白菜。錯認做老芭蕉。

詩有唐氣

水東日記。吳下有舉子。作詩曰。揭廳壁間。乃兄譽之。座客曰。舍弟此詩。大有唐氣。一客忽起索梯甚急。衆莫解其義。旣得梯。歷級而升。以舌舐有詩曰。有糖氣。爲何不甜。一座爲之絕倒。

夢周公

一塾師晝眠。徒伺其熟睡。而亦假寐焉。師覺而責之曰。我乃夢周公。爾小子烏得效我。明日徒復睡。師擊之醒。問曰。今日爾亦有說否。曰。有。曰。何說。曰。亦往見周公耳。師曰。周公何語。曰。周公說。昨日并不曾會見先生。

食鹹蛋

某學究食醃蛋。見殼全而蛋鹹。不知其所以致鹹之故。一日食醃鴨。恍然大悟曰。吾用之矣。鹹蛋非此鴨所生乎。

煮雞卵

有主人囑廚役煮雞卵。曰。煮三分鐘。適可。多則老而不堪食矣。廚役領之。一日以雞卵四枚令煮。竟煮十二分鐘。主人怒責之。廚役曰。每枚煮三分鐘。四枚不是要煮十二分鐘嗎。

祖宗尚在睡覺

一老陝隴富。欲畫影像。懸之祠堂。託一鄉人去辦。誤買春冊一軸而歸。老陝不知也。到

祭祀之期。男婦咸集。老陝打開一看。謂衆人曰。你大家等等再來。咱的祖宗。還在那裏睡覺呢。

監生娘娘像

一監生出遊。見廟中有監生娘娘塑像。歸謂妻曰。原來我們監生。這般尊貴。連你的像。早已塑在廟裏了。

看上了

一婦人訴其夫曰。隔壁老三。他常常看我。夫曰。理他作甚。婦人曰。我今日對你說。你不在意。以後被他看上了。却與我不相干。

你便是武松

有被妻毆。往訴其友。友教之曰。兄平昔懦弱慣了。若放些虎勢出來。他便怕你。友妻從屏後聞之。喝曰。放些虎勢。便怎麼。友驚跪曰。我若放些虎勢。你便是武松。

大號

某甲向在前清綠營司大號。後以黃緣得升擢。然除吹號無他長。有日某家喜事。甲往

酬應招待者循例請問台駕大號。甲答曰：大號乃營中耳目，早年最著重，若今日府上喜事所吹，乃喇叭，非大號。余病未能也。

### 改唐詩

一僧帽被大風吹去。或套黃鶴詩謂之曰：帽子已隨大風去。此地空餘和尚頭。帽子一去不復返。此頭千載光悠悠。亦佳。

### 不如請裁縫

歲大旱。官令道士求雨。雨不至。怒欲治之。道士叩頭云：小道本領平常。不如請裁縫爲妙。宦怪詰之。答曰：他要落幾寸。就是幾寸。要落幾尺。就是幾尺。

### 觀奕

兩人對奕象棋。旁觀者教不絕口。其一大怒。揮拳擊之。痛極却步。右手摩臉。左手搖指曰：還不仗士。

### 懶性

一人性極懶。終日偃臥。三餐懶于動口。竟至餓死。閻王以其生前性懶。罰去變貓。懶者

曰。變貓亦好。身上毛片。要全黑色。鼻要白色。感恩實多。王問其故。答曰。我做貓。躲在黑地。鼠見白鼻。認作是糕。想來偷吃。湊到口邊。一口咬住。豈不省我氣力。

覓樹樞

鄉間坐櫂。多以現成樹丫。爲脚者。一脚偶壞。主人命僕。往山中覓取。僕持斧出。竟日空回。主人責之。答曰。丫叉儘有。都是朝上生的。沒有向下生的。

鄉下人進城

一鄉人穿新衣入城。因出門甚早。布衣爲露水飄濕。及至城中。怪其棉軟。事畢出城。衣爲日色晒乾。又硬如故。歸謂妻曰。莫說鄉下人進城。再硬不起來。連鄉下人的衣服。見了城裏人的衣服。都會軟了。

安得仍淡

某甲善詼諧。出言輒使人解頤。朋輩故難之曰。淡而無味。一日。甲曰。某家孩子。遺矢於庭。婦人取灰掩之。倉卒間。誤取鹽。此故事有味否。衆人曰。仍淡而無味。甲蹙眉曰。鹽已不少矣。安得仍謂爲淡也。

錢橫山娶妻題詩

毗陵錢橫山先生。老名士也。素以不羈聞。左仲甫中丞等。均敬憚之。四十始娶。新婚自題一詩云。四十年來娶一妻。果然一件好東西。東西放在東西裏。直到天明喔啼。喔啼。常州俗語。喔音讀果瓦反。

下飯物

二子午餐。問父用何物下飯。父曰。古人望梅止渴。可將壁上掛的醃魚。望一望。吃一口。這就是下飯了。二子依法行之。忽小者叫云。阿哥多看了一眼。父曰。醃殺了他。

蔡子

宋蔡某好自稱蔡子。一日。以詩示其友。友曰。打油詩也。蔡怒。友笑曰。蔡子不打油。何物打油。

說大話嚇退老虎

一人善說大話。人嘲之曰。你如嚇得動老虎。我們拜你爲師。說大話者道。這有何難。你們不信。我們立刻找老虎去。遂同入深山。來尋虎穴。衆人道。此處乃是虎豹出沒之地。

你在此等虎。我們上山去。看你如何嚇法。說大話者。卽倚山靠樹而坐。忽見一隻猛虎。咆哮而來。連忙回首。拔小柳樹一顆。對虎大言曰。我方才吃了一隻豹。沒吃飽。又找補了一隻老虎肉。搯了我的牙。用柳樹作剔牙之狀。老虎一聽。回頭就跑。逃回洞中。遇一猴子。老虎說。好利害的人。吃了一虎一豹。在那裏拏柳樹剔牙。我如何敢吃他。還怕他要吃我。猴子說。你也太胆小了。我要同你去看一看。到底是一個什麼人。老虎說。我不放心。你要同去。必須把你拴在我背上。猴子應允。老虎扎猴頭拴好。套在背上。猴子騎在老虎身上。來至說大話者面前。說大話者一見高聲大罵。說好一個撒謊的猴崽子。昨日我捉住你。要當點心吃。你再三哀求。許下今日早辰。送虎二隻。豹二隻。供我早膳。想不到天已過午。只送了這一隻瘦山貓來。搪塞我。老虎一聽此言。說了不得。我受了猴子騙了。回頭就跑。誰知老虎跑得快。猴子挂下虎來。被樹枝牽住。虎身上只賸了一個猴頭。老虎逃至洞中。喘息良久。回頭來找猴子。但見繩子上拴着一個猴頭。老虎大驚。說幸虧我跑得快。饒這樣。還把猴子下半截留下了。

二沈縮頭不出

陳姓兄弟與沈姓兄弟相友善。一日二陳出行遇雨。過沈所居巷。亟叩門欲趨入以避雨也。而二沈適皆有要事。未出見。二陳久坐書齋。雨止歸。他日遇於友人處。因作句嘲之曰。大雨沉沉。二沈縮頭不出。沈報之曰。狂風陣陣。兩陳拔脚難開。

### 打阿爺

館中二徒。一聰俊。一呆笨。師出夜課。適庭中栽有梅樹。卽指曰。老梅。一徒見盆內種柏。應聲曰。小柏。師曰善。又命一徒。可對好些。徒曰阿爺。師以有對得胡說。怒撻其首。徒哭曰。他小柏（柏伯同音）不打。倒來打阿爺。

### 三壻贊馬

一杭人有三壻。第三壻甚歡。一日丈人新買一馬。命三壻題贊。須形容馬行之疾。出口成文。不拘雅俗。長壻曰。水面攔金針。丈人騎馬到山陰。騎去又騎來。金針還未沉。岳丈贊好。二壻曰。火上放鵝毛。丈人騎馬到餘姚。騎去又騎來。鵝毛尙未焦。三壻沈吟半晌。苦無搜索。忽丈母撒一响屁。獸子曰。有了。丈母撒個屁。丈人騎馬到諸暨。騎去又騎來。屁門猶未閉。

百齡洗澡

一人甚愛百齡。一日天熱。與百齡洗澡。屬小廝曰。小心看守。如落一根毛。打折你的腿。屬畢。出門而去。其妻要使小廝作事。小廝說。小的不敢擅離。萬一百齡落了毛。要打折小的腿。其妻一聞此言。將百齡拔得一根毛兒。沒有。仍扔在籠內。其人回來一看。成了不毛之鳥。大怒。問是誰拔的。小廝不敢言。其妻厲聲曰。是我拔的。你便怎麼樣。老爺回嗔作喜曰。拔的好。比洗澡還要涼快。

有些屁氣

一瞎子雙目不明。善能聞香識氣。有秀才拏一西廂本與他聞。曰。西廂記。問何以知之。答曰。有些脂粉氣。又拏三國志與他聞。曰。三國志。又問何以知之。答曰。刀兵氣。秀才以爲奇異。却將自做的字樣文章與他聞。瞎子曰。此是你的佳作。問你怎知。答曰。有些屁氣。

高某作詩

有高某者。好作詩。一日以新作詩示友。友集四書句爲七絕。題其後曰。固哉高叟之爲

詩君子於其所不知不啻若自其口出。人皆掩鼻而過之。又有人評某人試帖詩云。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人不解其故。問之。其人曰。上句是不解作何語。下句是愈說愈遠了。

### 塾師善解對意

館師欲爲困館計。每贊學生聰明。東家不信。命當面對課。師曰。蟹。學生對曰。傘。師贊之不已。東翁不解。師曰。我有隱意。蟹乃橫行之物。令耶對傘有獨立之意。豈不絕妙。東翁又命對兩字課。師曰。割稻。學生對曰。行房。師又贊不已。東家大怒。師曰。此對也有隱意。我出割稻者。乃積穀防飢也。他對行房者。乃養兒待老也。

### 兩字課

蒙師出兩字課與學生對。曰。馬嘶。(滬音讀如屎)一徒對曰。鵬奮。(滬音鵬糞)師曰。好。徒揖而退。又一徒曰。牛屎。師叱曰。狗屁。徒亦揖而欲行。師止之曰。你對也不會對好。如何便走。徒曰。我對的是牛屎。先生改的是狗屁。

### 五大天地

可發一笑

一官好酒怠政。貪財酷民。百姓怨恨。臨卸篆。公送德政牌。上書五大天地。官曰。此四字是何用意。令人不解。衆紳民齊聲答曰。官一到任時。金天銀地。官在內署時。花天酒地。坐堂聽斷時。昏天黑地。百姓含冤的。是恨天怨地。如今可交謝了。謝天謝地。

沒有人味

鄉蚊蟲與城蚊蟲結拜。城蚊蟲是把弟。鄉蚊蟲是把兄。把兄乃謂把弟曰。你城中大人。珍饈適口。美味充腸。肌膚嫩而腴。你何修有此口福。我鄉下農夫。藿藜充飢。糖糝下啖。血肉粗而澆。我何辜甘此淡泊。城蚊曰。我在城中。朝朝宴會。日食肥甘。甚覺厭膩。鄉蚊曰。你帶我在城中。祇領大人恩膏。然後帶我到城外。遍嘗鄉中風味。城蚊應允。把鄉蚊帶至大佛寺前。指哼哈二帥曰。此是大人。快去請吃。鄉蚊飛上大人身上。鑽研良久。怨之曰。你們城中這大人到真大。却捨不得給人吃。我使勁鑽了半天。不但毫無滋味。而且一點人味也沒有。

偷肉妙法

一廚子往一富家治酒。偷肉藏在帽內。適爲主人看見。有意使他拜揖。好使帽內肉跌

落於地。乃對廚子曰。連日辛苦。我作揖奉謝。廚子知主人已覺恐肉。跌出對主人曰。萬不敢當。主人拜揖。小人就在這裏跪下了。

### 月食求法

有作客異鄉者。每有人請入席。輒狂啖不已。同席之人甚惡之。因問曰。貴處逢月食。如何護月。答曰。官穿公服。聚僚屬。設壇擊鼓。俟其吐出始散。其人亦問同席者曰。貴鄉亦相同否。答曰。敝處則不然。只是善求。問如何求法。對曰。合掌稽首。對黑月而言曰。阿彌陀佛。你老人家太吃的利害了。省點之吃。留點與人看看罷。

### 賣母豬肉

有賣母豬肉者。囑其子諱之。已而買者至。子卽謂曰。我家並非母豬肉。其人覺之。不買而去。父曰。我已吩咐過。如何反先說起。怒而撻之。少頃。買者又至。問曰。此肉皮厚。莫非母豬肉乎。子曰。何如。難道這句話。也是我先說起的嗎。

### 打出去

一官蒞任。飭差速傳本地才子到署考試。以便助理公務。差誤以賣柴之子進。官問曰。

足下是何功名出身。答曰：出身却是砍柴。官知其誤，姑又問曰：可知四書五經麼？答曰：四十五觔。在秤大花裏面。官怒叱曰：打出去。柴子亦呼曰：打出去。是五十觔了。

一字笑話

一人善說笑話。衆人有意難之曰：你能說一字笑話。能使我等笑。情愿輸酒二桌。如不能。照樣認罰。其人曰：可。然須依我數事。衆曰：可。其人曰：如此如此。衆許之。至日。領一瞎子至文昌宮。囑其立在池邊。其人曰：請聽一字笑話。衆皆傾耳靜聽。其人曰：（跪）瞎子果雙膝齊落。扑冬跌在池內。衆人圍堂大笑。其人曰：我這一字笑話何如。連忙拉起瞎子同享美宴。

願變母狗

一蒙師善讀白字。將四書上母字讀母字。孟子讀孟字。顏字讀願字。季字讀李字。死後閻王怒其誤人子弟。罰入畜生道中。令其變狗。師哀乞曰：求變母狗。不要變公狗。王問何故。對曰：禮記云：臨財母狗（母苟）得。臨難母狗（母苟）免。總求王爺開開恩罷。

總是一家

歙邑令某檄拘洪姓者。其人逃匿。令狗其族之富人。富人至。云某未犯法。不審何以見拘。令云。某人有罪。彼既在逃。自應坐汝。富人云。某與伊並非服屬。風馬牛不相及也。令怒云。汝與伊五百年前是一家也。富人云。若然。某叔父忝居相國。幸推烏屋之愛。見宥何如。令云。汝叔爲誰。曰。內院洪承疇是也。令云。內院閩人。與汝何涉。富人云。五百年前亦是一家也。終無以加而出之。

### 某相國

明世說。江南某相國。語所親曰。酒色財氣。不意近萃吾門。或請其故。相國曰。大兒好飲。次兒好貨。三兒好色。老人訓之不聽。惟有怒氣填胸而已。

### 雞有七德

一人極吝。一日。一遠客來訪。無可奈何。只得具粗糞淡飯餉之。食時。客窺主人家有多雞。因盛道。昨至某友家。以雞黍見餉。味美過於魚肉云云。主人搖首曰。此友當係未嘗學問者流。否則雞有五德。奈何宰作食料。明達如兄。當不忍食其肉矣。客笑曰。昨日之雞。僅有五德。故能宰食。尊府之雞。已具七德。何可充饌。主人問故。曰。君捨不得。我吃不

得（德得同音）豈非有七德嗎。

別人嘴管他則甚

一家宴會。座客貪饒不已。碗碟皆空。館僮敢怒而不敢言。乃以鍋煤塗嘴上。站立傍側。衆人見而訝之。問其嘴間何物。答曰。相公們只顧自己的嘴。有得吃罷了。別人的嘴管他則甚。

吃禾花雀

兩人共赴友招。席間有禾花雀四隻。一人貪食。食其二。謂同席者曰。兄何不用。其人曰。索性放在兄腹中。省得他們拆了隊。聞者笑不可仰。

塾師恨朱註

某塾師一日盛怒。謂其友曰。有宋諸儒。以朱熹爲最可惡。友曰。君得毋嗜象山之學乎。某曰。不然。子素不喜講學派。惟朱熹註四子書。於吾輩塾師。必多方反對。是以深惡而痛絕之耳。友曰。如何反對。願一道其詳。某曰。孔子謂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束修二字。本極渾括。而朱熹偏註曰。束修其贊薄者。於是學生家屬有所藉口。而我輩通

年所入不將因之短少哉。又孔子謂有酒食先生饌。此先生明明指教師而朱熹偏又註作父兄。是修金既薄而酒食又不得入口。非有意反對塾師而何。

### 鈍生

某生性魯鈍。寡交遊。日夕讀書無閒刻。娶新婦。不同衾枕。婦疑甚。然不敢進言。彌月後。婦歸甯父母。有嫂私謂曰。阿妹新婚燕爾。敢問風流之趣若何。婦聞言。雙頰微赧。躊躇久之。愜然答曰。自愧我命不辰。難諧伉儷。閨中寂寞。偏無談笑之人。書室深深。常有吟謳之客。恐不得倡隨偕老耳。言畢不禁淚下。嫂曰。無違夫子。女訓昭然。或者彼書生怕羞。宜阿妹先自爲計。嫂亦難以細說也。婦固聰明。聞嫂言已洞悉。遂回家。生仍不之理。婦乃潛至書房。見生方誦入股文字。搖頭頓足。擊節不已。婦立生背後。約一時許。生竟不覺。婦無奈。遽牽其袖而謂之曰。斗室孤吟。豈不寂寞。王道無近功。好讀書不在一時也。不若至蘭房剪燭。長談爲樂事耳。生急拂去其袖曰。家父與令尊大人。乃係親家。這苟且之事。斷不可爲也。婦知其奇魯。不再言。啜泣而退。

### 做截下題

可發一笑

八股文截下題。較難著筆。一人作西子題文云。東有東方朔。南有南宮适。北有北宮黝。西方獨無人乎。引領而望之。曰。西子來矣。西子來矣。主試者爲作對比云。一等人矣。二等人矣。三等人矣。四等獨無人乎。援筆而勾之。曰。秀才去乎。秀才去乎。

狂生

有二狂生。郊原閒步。至河邊。見白鵝一羣。互相徵逐。一生吟曰。湖邊一羣鵝。一應曰。我來趕下河。兩人拍手大笑。且曰。我等出口成章。實非易易。具此才華。何患不出人頭地也。既而又大哭曰。顏回三十而卒。王勃早歲而亡。我二人者。得勿亦爲蒼蒼所忌耶。言未畢。有一老者至。蒼頭白髮。衣冠洒然。問曰。若輩何爲哭。二生以前言告。老者曰。我爲續之。遂吟曰。白毛浮綠水。紅掌泛青波。二生不禁大駭曰。公莫非歐陽條先生乎。老者笑曰。修字尙且不識。盍速用功。顏回王勃。面上俱生奇骨。二公無之。無慮壽之不永也。二生聞言。慚愧交集。老者亦忽失所在。

唱名認別字

前清歲試唱名時。吏善讀別字。第一名郁俊達。錯喚曰都後退。諸生聞之。皆山崩往後。

而退。次名潘傳采，又錯喚番轉來。諸生又跪上前，宗師大怒，逐之。第三名乃林卯，因上前謝曰：「多謝大宗師，若不斥逐此人，則生員必喚做麻卵袋了。」

### 吃紅白砒

一先生好飲酒，館僮亦愛偷酒。偷得先生不敢用人，自謂必要用一不會吃酒者。方不偷酒，然更要不認得酒者，乃真不吃。始不偷也。一日友人薦一僕至，以黃酒問之。僕以陳紹對。先生曰：「連酒之別名都知，豈止會飲？遂遣之。」又薦一僕至，問酒如初。僕以堆花樹。先生曰：「連酒之佳品竟知，斷非不飲之人。又遣之。」後又薦一僕，以黃酒示之，不識。以燒酒示之，曰：「不知。」先生大喜，以爲不吃酒無疑矣。遂用之。一日，先生出門，留此僕看館。屬之曰：「牆掛火腿，院養肥雞，小心看守。屋內有瓶二，一瓶白砒，一瓶紅砒，萬萬不可動。若吃了，腸胃崩裂，一定身亡。」叮嚀再三而去。先生走後，僕殺雞烹腿，將兩瓶紅白燒酒，次第飲完，不覺大醉。先生回來，推門一看，見僕人躺臥在地，酒氣薰人。又見雞腿皆無，大怒。將僕人踢醒，再三究詰。僕人哭訴曰：「主人走後，小的在館，小心看守。忽來一貓，將火腿啣去。又來一犬，將雞逐至隣家。小的情急，忿不欲生，因思主人所囑紅白二砒，頗

可致命。小的先將白砒吃盡。不見動靜。紅砒用完。未能身亡。現在頭暈腦悶。不死不活。躺在這裏掙命呢。

剃頭俟老

一待招替人剃頭。才舉手。便所傷甚多。乃停刀辭主人曰。此頭尙嫩。下不得刀。且過幾時。姑俟其老老再剃。

妙不可言

新姑娘出嫁。母親遣伴娘同往。伴娘回來。母親問姑娘入洞房後。說些什麼話。伴娘說。只聽姑娘說妙。母親說。新過門的人。如何說得妙。乃用紙條寫不可言妙四字。交伴娘帶去。給姑娘看。姑娘看了。亦寫一紙條回覆。曰妙不可言。

針對奇字

有塾師出夏雲多奇峯詩題。命徒賦作。徒久思不就。走問師。師曰。針對奇字便佳。徒卽作曰。宰相升知府。將軍舞大旗。老爺求小的。和尚抱山妻。蝴蝶吱吱叫。蝦蟆隊隊飛。小貓吞猛虎。螞蟻捉雄雞。師評曰。太奇了。

父子間用帖拜會

一人援例入監。吩咐家人備帖拜老相公。僕曰：父子如何用帖？恐被人談論。生曰：今日進身之始，他客俱拜，焉有親父不拜之理？僕問用何稱呼？生沉吟曰：寫個忝眷侍教生罷。父見，怒責之。生曰：稱呼斟酌切當，你自不解。父子一本至親，故下一眷字。侍者父坐子立也。教者從幼延師教訓，生者父母生我也。父怒轉盛，責其不通。生謂僕曰：想是嫌我太妄了，你另去換過晚生帖兒來罷。

奎光

諸生某銳意進取，歲當賓興，往往夢中躍起，走叫出門外曰：中矣中矣。已又作報喜人，索采錢狀，往復爭競良久，復就床鼾然睡去。次日憶之，惘惘然如不第者然。又聞人言登科則奎光且見，一夜有偷兒炷火耀窗間，某正擁被冥想，見之喜曰：殆奎光耶？果爾當再見。偷兒承意復耀之，某大喜，遂熟睡不疑。偷兒盡發其囊篋以去。

愛驢

某翁富而吝，善權子母，責負無虛日。後以年且老，艱於途，遂買一驢代步，顧愛惜甚至。

非甚困憊。未嘗肯據鞍。驢出翁胯下者。歲不過數四。值天暑。有所索於遠道。不得已。與驢俱。中道。翁喘。乃跨驢馳二三里。驢不習騎。亦喘。翁驚。亟下解其鞍。驢以爲息已也。望故道逸歸。翁急遽呼驢。驢走不顧。追之弗及也。大懼驢亡。又恹於棄鞍。因負鞍趨歸家。亟問驢在否。其子曰。驢在。翁乃復喜。徐釋鞍。始覺足頓而背裂也。又傷於暑。病踰月。乃瘥。

賀姊生子

一女在室。與人私。姦生一子。被父痛責。于歸後。生子。母命兒往賀之。大兒謀食於外。次兒病不能興。乃命三兒往。顧三兒最贛。至姊家之時。姊出兒拜之曰。弟弟。這是你的外甥。弟驚呼曰。姐姐。你前次在家裏生了一個小囡。被爹爹打得半死。今日又生了嗎。

天青緞

段廉訪初官浙中知縣。累擢按察使。勤於爲治。深得民心。陳臬時。微行酒樓茶肆間。緝訪奸宄。遠近稱神。民赴州縣訟者。或累數十日不得一決。廉訪得狀。卽鞫問。判訖釋去。案無留牘。百姓感之。稱曰段青天。及杭州初陷。倉猝出城。將軍留之不可。曰。同困城中。

無益。不如出而圖之。猶可爲恢復計也。百姓不知其意。遽改其稱爲天青緞以譴之。

### 改名

杭郡馮生。好談諧。後捐直隸同知。候補安徽。一日早參。既見而出。遇同寮贛縣徐公。名珙者。於門房。時將俟看驗。略與敘談。徐起小遺。馮乘間。取其名紙。於王字下添一鈎。徐不覺也。比入參禮畢。撫軍某公。略詰數語。笑謂徐曰。太爺儀貌溫文。尊名何不雅也。徐目瞪良久不解。公命取其稟示之。徐駭然慚汗。不敢久留。退至門房。與闈者相詰責。欲毆之。馮乃從旁笑解之。且曰。此小弟所爲也。乞饒其初犯。願獻印花房中元寶一箱。贖罪何如。徐無可如何。忿然而出。同寮絕倒。

### 江南落雨

淮令某。北人也。初蒞任。民有以雞姦訴者。曰將男作女。令不解。大怒曰。江南落雨。與我江北何干。聞者哄堂。

### 鬼態

贅疣生。江都世家子也。道光末年。家道中落。出門覓餬口計。僑寓吳門三多橋。目能視。

鬼嘗言街市道路。往來憧憧。輒與人連肩接踵而行。但有形無質。不礙人行。凡鬼勢利者。諂媚形狀。令人見之發哂。遇人之衣冠齊楚。氣宇軒昂者。必遠遠避道而行。偃蹇潦倒。衣敝履穿者。羣相揶揄之。牽其衣。或絆其足。必傾跌而後快。甚則以污穢塗其衣服。蛛網蒙其面目。種種狎侮。第其不自知耳。若有持金帛珍寶而行者。則望塵而拜矣。且喜伺聽人語。一日遇友人自閩中游幕歸。敝契闊。並困苦狀。傍有兩鬼。相與拍手大笑。旋以稻柴挽結。懸其帽頂矣。洎述游懷已倦。所幸者。囊有五百金。欲市田半頃。種花課子。以樂餘年等語。鬼卽悚然。去所懸稻結。叩拜道左。若謝過狀。友鬚上偶有涎沫。鬼又爲拂拭去之。左右周旋。媚之恐後。而友漠然也。旣別去。鬼尙跪送。良久乃起。噫。陌路同行。毫無干涉。作此惡態。令人不解。贅疣生稔。習此况。雖家徒四壁。謀食維艱。而臂上條脫。金光燦然。有勸其易錢謀生計。生笑而不答。蓋以此條可禦羣鬼之侮弄也。由是觀之。人不可以無財。有財則鬼且謝之。拂之跪之。送之。窮形盡相。諂媚惟恐不及。當其作諸醜態時。方謂幽獨之中。人莫能覩。孰意適有一能視鬼者。冷眼旁觀。遂使不可令人見之隱。悉爲人見。此鬼似黠而實愚矣。吁。勢利者又豈獨鬼爲然哉。

### 富人貪刻

一富人最貪刻。凡租伊田地耕種者。必先與伊銀一百兩二百兩不等。名曰壓莊。恐少租。則將此銀扣抵。更佃之日。原銀退還。惟不加利。蓋佃戶圖得田耕。而富人則得租之外。兼得利銀也。壓租之外。又有所謂上莊銀者。或一二十兩。如弟子見師長。用贊敬然。否則亦不得田耕。但佃戶二三年。必尋故更換。冀另得上莊銀耳。有佃戶某甫耕二年。伊忽換人。妻怨曰。稔知若田不得久耕。何苦徒費上莊爲。某曰。雖費上莊。壓莊自在。甯不能別謀乎。但行則行矣。必欲至若家。饗若酒肉而後快。妻曰。若平日滴水不肯與人飲。焉有酒肉與汝。曰。我自有處。汝收拾先行。我往若家去矣。比至富人。一見。卽怒形於色。曰。汝何尙未移去。來自我家何爲。豈敢有意抗拒耶。某曰。不敢。閤家已經移去。所以來此者。一則辭行。一則有喜事奉報耳。富人和顏問曰。有何喜事。曰。昨於二更時始寢。正在欲寐未寐間。因思黎明卽當起行。園中尙有蘿蔔未拔。遂用鐵鋤挖取。鋤甫入土。鏗然有聲。乃一銅盤。揭開視之。下一大囊。囊內悉屬白銀。此非喜事而何。曰。此汝福命。汝自取之。何爲報我。曰。銀上悉鐫翁名。我何敢取。富人聞言。不覺喜形於色。命家中

出酒殺對酌。戲問曰：汝豈絲毫未取乎？曰：實不敢欺。當見銀可愛，已取一錠矣。富人默付曰：信哉！是人非特見銀不隱，卽取銀亦不稍諱。於是命家中更換美酒，另出佳穀，殷勤相勸。某已不勝酒，告辭止之。復戲問曰：度汝必不止取一錠。曰：雖知爲翁物，奈愛心難割。當欲再取，不意賤內忽伸足，將我驚醒。至今猶怏怏焉。曰：然則汝所言皆夢耶？曰：然。翁猶以爲實耶？富人不禁拍案，責其欺已。某乘醉踉蹌出門去。富人惟以事事皆爲己所實有，故不惜機詐營謀，不知刻薄成家，理無久享。轉眼間將歸於烏有，與某之夢中所見何異哉！是某之所述見銀取銀，不啻晨鐘暮鼓，其如喚不醒何。

一死報恩

某投親不遇，還至中途，資竭衣食俱乏，孑然一身，尋病臥古廟外，待斃而已。某翁見而憐之，扶至家，解衣衣之，推食食之，日漸強壯，坐食已半載，絕無去意。每對翁曰：荷再生德，作何報？翁曰：愚不過憐其客途受病耳，幸已平復，區區者何報爲？某曰：是必有以報翁。一日閉門不出，呼之不應，奪門入，正懸樑上。翁大驚救下，問故。曰：受翁深恩，未酬萬一身羈客途，無可見意，輾轉思維，亦惟以死相報耳。翁曰：奇哉！此非報恩，直禍愚耳。曰：

我自欲之。何禍之有。翁曰。縊死在家。勢必報驗。能保官不見罪乎。曰。已慮及此矣。懷中出紙籤示之。上書身受大恩。願以死報八字。翁曰。雖如此。獨不慮愚之受累乎。曰。報恩心切。死志已定。如不得死。此心不甘。而翁又以受累爲慮。奈何。翁其以後日受累之費。與我。我遠行。報翁於地下可乎。翁懼禍。厚其飲助。其人始去。此五瑞朱公言。朱公喜。諧。是蓋爲受恩不報。反無端藉騙者發也。然今之動則投繯者多矣。毋亦急於報恩乎。一笑。

### 前清大僚軼事

乾隆間。旗人某鉅公。方柄政。其門人趙琦。外簡蘇州遺缺。臨辭。某公謂前得袁子才來信云。江南之風熊最佳。幸爲我購一具來。趙唯唯。及抵蘇。四出訪購。匪特無此物品。且亦無此名目。趙大窘。乃託人賄某公之親信僕役。檢出袁子才原信。內有江南尤物。風態極佳。二語。蓋與鉅公論置妾事也。此公漢文既淺。目又昏眊。誤尤爲有。誤態爲熊。遂使趙君受苦。乃買風肉。風魚。風雞等物。以塞其責。

### 跛眇結婚

可發一笑

上海靜安寺徐家匯路。有錢某者。眇一目。執業於某書肆。夏歷四月十一日。爲錢某結婚之期。紅燈花轎。娶得新娘而歸。迨新娘出轎時。頗覺步履不平。一時尙不介意。及至新人交拜之際。偶一不慎。新娘右足一跛。險跌塵埃。而新郎此時。見其新夫人將跌未跌。急將眼鏡探去。而眇目亦露矣。一時賀客觀客。咸爲之哄堂大笑。新郎新娘。羞得面漲通紅。幾於無地自容。

先生不是人

師謂小學生曰。教室中無論何人。不可說話。語未竟。一生遽起曰。先生可說話。難道不是人嗎。

開快鐘就到了

子叩母曰。還有幾分鐘。可吃飯呢。母曰。還有三十分鐘。子曰。何不將鐘開快三十分鐘。豈不就可吃飯嗎。

手中的棗子

弟謂兄曰。哥哥。你能把我手中的東西猜中。我就把所握的棗子給你。

### 小筆一揮

一人善書。某甲持扇來曰。敬求小筆一揮。旁人異其語。某甲曰。我求書小楷。無需大筆也。

### 還有兩手

甲乙兩人。比賽體重。在磅秤上過磅。甲比乙多三磅。乙向甲看了半响。說道。你把兩手插在袋內。怪道你比我重咧。

### 登報出售丈夫

美國新希臘的市某報。載一見所未見之廣告曰。敬啓者。妾以家庭失睦。決與良人離婚。惟不願循法律之規條。而亦不願良人之一日無偶。特與良人商定。如有名門賢女。償妾以二千金圓之代價。妾敬以良人奉讓。合意者。請函告第六街三十號可也。良人現年四十二歲。歲入九千金圓。合此奉告。此女因想入非非。故有此破天荒之廣告也。

### 嘆學生

友人許君惠屏。曾任湖南某學堂庶務。嘆學生皆嬉戲不好學。因仿陸放翁詞以嘲之。

云。英文算學。幾何物理。動便抄來滿紙。聽經真個似猿公。是那個先生教的。甘茶軟飯。溫言笑語。一味供他遊戲。心思已自不曾閑。又那得功夫學你。

戲改唐詩贈某公子

某地有賣麻花之女。年十六。姿色出羣。某公子常以詞調之。爲女所拒。乃日過其門。以得餐秀色爲快。後女適人。公子怏怏不樂。忽忽若有所失。有戲改唐詩以贈之者云。去年今日此門過。人面麻花相對搓。人面不知何處去。麻花依舊下油鍋。

禁止小便文

某生以授徒爲活。時人稱爲別字先生。入塾師講習所三月。倩人捉刀。乃畢業。居然大書而特書曰。大講師聽講處。見者葫蘆。一日爲鄉人作告。其文曰。此處不可小便。何奇往來之人多數故也。多數既不贊成焉。溺之則違背法律也。各界諸君。苟非溺之可以變通辦理。亦不敢侵犯自由。請由此北向里許。有法定之公坑焉。徐徐而放之可也。見者捧腹。

內務部趣聞

近來各部總次長。爲擴充黨派起見。不得不淘汰舊部員。以新黨員補充。故內務部首先考詢部員。由總次長當面口試。蓋欲藉此以覘部員之能否盡職。而定去留也。一日。試一主事。問其近來常閱何種書。答曰。皇(室)經史文編。詰曰。想係皇(朝)經世文編呢。斯時該主事。已面紅耳赤。又問此書何人所著。乃嚙嚙然答曰。大概明朝人做的。總次長皆啞然失笑。而某主事之飯碗。遂打破矣。又詢一部員。問向在何處。答在教育。部。問在何時。答總長任教育總長時。問何故出部。答被裁。問何人所裁。答就是總長。次長在旁聽着。覺得有些問不下去了。因說道。改一天再談罷。遂藉此收場。

### 鬧新房

某君與某女士結婚。賀客盈門。晚間筵席散後。共往新房取鬧。某乘間將馬桶揭開。意欲搜取喜蛋。(鄉俗桶內置蛋取吉利也)詎知此桶已爲新娘大便在內。某甲竭力摸索。迨抓之而出。滿手木樨。臭氣觸鼻。見者咸爲嚇退。新娘兩頰暈紅。某甲則連呼倒運。聞者曰。此乃鬧新房之大賞也。

### 教員笑史

可發一笑

某學校歷史教員某。一日授課。本中有揚雄之名。對各學生云。現在書籍頗乏佳本。魯魚亥豕。觸處皆是。乃將揚字用筆改爲楊字。一時傳爲笑柄。有黠者嘲之曰。翠屏山之潘巧雲。死得好苦。後來莽大夫投閣而死。係被潘活捉去的。聞者更爲捧腹。

測字先生之尺牘

某行經蘇州飲馬橋。見橋上設攤之拆字先生。正爲一鄉人代作家書。因思此輩作書。必有絕妙資料。可爲笑柄。乃就觀之。果爲見所未見之白話尺牘。別字連篇。令人噴飯。茲錄之如下。一字未改。以存其真焉。（阿歌大人促下。今稟者前頭寄過一信。阿成收到兄弟念念不忘。兄弟勒蘇州百托平安店李東家亦待我好。屋內阿媽個兩日老病。阿發兄弟要勒月李居哉。望搭專說一聲。不阿媽好哉。兄弟根祥百拜鞠躬叩稟。）

滑稽學生

某中學校學生某。因足球碎鄰居玻窗。鄰婦令其賠償。詭云。我父係五金店主。少待即可倩其來配修云云。婦以其爲學生。亦不之疑。不意該生果赴五金店云。我母因房有玻窗損碎。可卽速往某處配修云云。該店主果卽往該處修補。旣畢。向該婦索值。婦以

爲其子所口許。向之理論。店主以爲其子所倩喚。亦大怒。雙方誤會。幾致用武。後由旁觀排解。兩方說出真情。遂始恍然。

### 周五先生

俗以小指爲最卑。每借喻輕褻之輩。有館師周五先生者。素方古。而主人善謔。周亦知之。恃以師道而無恐。一日會春酒。同座有不識周者。問主人曰。此位是誰。主人示以小指。周大怒曰。莫說我爲君家師。卽君之朋友。亦不應侮慢如此。主人從容以手輪數曰。尊姓是周。趙錢孫李周。周是小指。尊行第五。一二三四五。五是小指。君爲我家師。天地君親師。師是小指。君爲我之朋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朋友是小指。我示以小指。君之姓氏排行事蹟。及與我交好之由。無不包括。省却許多言語。周竟無辭以對。

### 一字師

有學徒新作詩。呈其父執品題。語意多不可解。中有句云。黃鸝樹中鳴。頗覺通順。問云。此句有改字否。曰。先生改一字。問何字。曰。鸝字。因問原字云何。曰。牛字。其人大笑曰。眞一字師矣。

華陀再生

楚北一道士號半仙。每以雋語治病。其方恆七言兩語。有難產者。請方云。扳開兩脚。朝天睡。管取周時下地來。歷一時許。果下有患子好賭者。請方云。時將籐杖敲臀股。（下注此味常服）猛把鋼刀截指頭。（下注云此味病亟時下之藥性太猛。勿令病人知）後夏楚不悛。其父立黑黯中。持刀割去其指。子痛甚。而不知爲何人所割。往告父。父以神明恐之。懼而歸正。一日有少婦來謁。問以何事。不答。久之始忸怩而言曰。身是巨室。寡居不能忍。而又不肯越禮。求賜一方。俾得全節。半仙笑曰。是病不難醫。書方云。戶外莫窺佳子弟。牀頭安個角先生。婦遂以清名終。諸如此類。不一而足。然並非奇方。不過看準病源耳。

任佃移文

正德間。南充任佃。以御史謫江陵知縣。或有公移與隣縣知縣。輒稱即將某人如何。某事如何。同僚不堪。因畧其公移尾答之曰。即將即將。又即將。即將二字好難當。寄語江南任大尹。如今不是繡衣郎。佃見之默然。聞者爲解頤。

妓家祝獻文

李卓吾山中一夕話。載妓家祝獻文曰。伏以香焚寶鼎。燭插銀缸。奉請勾欄土地。教坊大王。烟花使者。脂粉仙娘。弟子生長九江之上。僑居聖帝之傍。因無生理。買良爲娼。今遇七夕令節。啓建葦素道場。拜獻本司聖衆。願祈如意吉祥。大姑常接有錢及老。二姐廣招多鈔財郎。三姐房中時時舞弄獅子。四姐牀上夜夜捉對鴛鴦。五姐忙兜兜迎新送舊。六姐急忙忙脫褲寬裳。七姐鹽商包定。八姐木客連樁。九姐願得富翁梳弄。十姐只求財主成雙。廚廈春梅秋菊。常接箇幫閒落刺之客。走動張三李四。頻燒些淨腳洗手之湯。合家利市。永保安康。謹疏。形容搗兒愛鈔。曲盡其情。

詩嘲廣文

萬歷中王廣文號竹月。年邁鬚齒已落。更缺一耳。一生作詩嘲之曰。竹月號三無。無恥。幽之恥。無然而無有爾。耳則亦無有乎。鬚偶御史蒞府。各縣屬候見於官署中。談及斯詩。以爲笑謔。及入謁。一令忽覩竹月於班行中。不覺失笑。御史疑令慢已。詰之。令因以實對。并舉前詩。御史亦大笑。

俗語歇後

吳中黃生相掀唇。人呼爲小黃竅嘴。讀書某寺中。一日。寺僧進麵。因熱傷手忒地。黃作歇後語謔之曰。光頭滑。光頭浪。光頭練。光頭勒。謂麵盪典忒也。僧亦應聲戲曰。七大八。七青八。七孔八。七張八。蓋隱小黃竅嘴四字。黃亦絕倒。

清客門對

一清客書門對曰。心中無半點事。眼前有十二孫。有人續其下曰。心中無半點事。兩年不曾完糧。眼前有十二孫。六個未經出痘。見者絕倒。

買鹽吃醋

萬歷中湖廣張孝廉某。奸李屠兒之妻。方執手調笑。屠兒適歸。鎖閉其門。用杖擊孝廉脛。哀求得脫。告屠兒於官。稱往渠家買鹽被毆。縣令已悉前情。乃置一聯於狀尾云。張孝廉買鹽。自歸執其手。李屠兒吃醋。以杖叩其脛。

舊律易字

廣東二貢士爭名。至相毆。友人用舊律易字諷之曰。南北齋生多發願。春來爭榜各紛

然。網巾扯作黑蝴蝶。頭髮染成紅杜鵑。日落主童眠閣上。夜歸朋友笑燈前。人生有打須當打。一棒何曾到九泉。

### 歐公詩戲

劉原父晚年再娶。歐公作詩戲之云。仙家千載一何長。浮世空驚日月忙。洞裏桃花莫相笑。劉郎今是老劉郎。原父得詩不悅。一日。歐公與王拱辰同在會間。原父戲曰。有一學究。誦徒誦毛詩。至委蛇委蛇。徒念從原字。學究怒而責之曰。蛇當讀作姨。毋得再誤。明日徒觀乞兒弄蛇。飯後方來。先生怒其來遲。欲責。徒曰。遇弄姨者。從衆觀之。先弄大姨。後弄小姨。是以遲也。歐公亦爲噱然。蓋歐公與拱辰同爲薛簡肅公壻。歐公先娶王夫人。姊亡。再娶其妹。故拱辰有舊女壻爲新女壻。大姨夫作小姨夫之戲。按簡肅公墓文。拱辰兩爲公壻。而詩話皆作歐公。未知何故。

### 唐解元詩

吳令命役於虎丘採茶。役多求不遂。譖僧。令笞僧三十。復枷之。僧求援於唐伯虎。伯虎不應。一日。偶過枷所。戲題枷上曰。官差皂隸去收茶。只要紋銀不肯賒。縣裏捉來三十

板方盤托出大西瓜。令見而詢之。知爲唐解元筆。笑而釋之。又伯虎嘗出遊遇雨。過一皂隸家。以紙筆求畫。伯虎遂畫海獅數十。題其上云。海物何曾數着君。也隨盤饌入公門。千呼萬喚不肯出。直待臨時敲窟臀。戒菴漫筆。作瞿炳暘作。

文笑

一童縣試蒲盧也題。中云。此一蒲盧也。俄而拱把。俄而合抱。俄而參天。蓋狀其易生如此。主司批云。不消幾時。蒲盧塞滿天地間矣。又先生訓初學以記誦借用之法。其徒記魯衛之政兄弟也。文謂魯之政。卽衛之政可也。謂衛之政。卽魯之政可也。後作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遂借用此調。見者噴飯。曾見一士。作莫我知也。夫爲三疊法云。我非鳳也。人以我爲德衰之鳳。莫鳳知也。夫。我非狗也。人以我爲喪家之狗。莫狗知也。夫。我非虎也。人以我爲貌似之虎。莫虎知也。夫。嗟乎。好奇而不顧其安若此。譚概載。雖使五尺之童。二句破云。以可欺之人。居可欺之地。而卒莫之或欺焉。可以見天理之常存。而人心之不死矣。或嫌其欠簡健。他日作魯人獵較。二句破云。魯俗類聖人雷。又嫌其崛且晦。須不長不短。點切題面字眼。方醒人目。一日作子之燕居節破云。記聖人之

鳥處。甲之出頭而天之側頭者也。一士作二女果題中。二股立柱云。堯非不欲以之自奉也。舜非不欲以之奉瞽瞍也。又聞今交九尺二句破云。約莫一丈長。只好死吃飯。聞者絕倒。

### 三人會飲

秀才與光棍經紀三人會飲。各以所志行一令。經紀曰。妄想心。妄想心。但願西太湖變子蜜淋噲。每觔賣二十文。次至光棍曰。妄想心。妄想心。但願沈萬三打殺子人。我要詐斷渠脊梁筋。末至秀才曰。妄想心。妄想心。但願低試官。射瞎子驢眼睛。拏我這樣屁文立。圈滿子考第一名。一時傳以爲笑。

### 題鳩鵲圖

雪濤諸史。楚中一顯者。常苦嫡庶不睦。鬩聲自內徹外。偶一詞客來謁。值其內鬩。顯者欲借其端亂聽。指所懸鳩鵲圖。請詞客賦之。客因題曰。鳩一聲兮鵲一聲。鳩呼風雨鵲呼晴。老天却也難張主。落雨不成晴不成。相與大笑。內聞之亦解。

### 三笑事

嘉靖庚子。杭有穩婆。爲人收生。反生子於產家。而醫人因急症。死於病家者。又蔡倉官。權巡捕。而爲盜劫掠。一時畏盜。口稱爺爺。盜以其平昔頗作威福。而故擊之。好事者作一絕曰。穩婆生子收生處。醫士醫人死病家。更有一樁堪笑事。捕官被盜叫爺爺。

麻胡

成郎中貌陋多髭。再娶之夕。岳母誚之曰。我女一菩薩。乃嫁麻胡。成聞之。作詩曰。一樁兩好世間無。好女如何得好夫。高捲珠簾明點燭。試教菩薩看麻胡。

歇後詩

有時少灣者。延師頗不盡禮。致角口而去。或用吳語賦歇後詩嘲之曰。少灣主人吉日良。時東脩。且是爺多娘。少身材。好像夜叉小。鬼心地。猶如短劍長。鎗三杯。晚酌金生麗。水兩碗。晨餐周發商。湯年終。算帳索咸席。百家姓有索咸席。賴句。劈拍之聲一頓相。打

楊南峯浴

俗傳三月三爲浴佛日。今作四月八日六月六爲貓沐浴日。有客謁楊南峯。循吉。值三月三日。楊以浴辭。客謂其傲。思以報之。楊乃於六月六日往拜。客亦辭以浴。楊乃題其壁曰。君

昔訪我我洗浴。我今訪君君亦浴。君訪我時三月三。我訪君時六月六。

### 貴人遊僧舍

有貴人遊僧舍。酒酣。誦唐人詩曰。因過竹院逢僧話。偷得浮生半日閒。僧聞之而笑。貴人問僧何笑。僧曰。尊官得半日閒。老僧却忙了三日。

### 淡酒

雲間酒淡。有人作行香子云。浙右華亭。物價廉平。一道會買個三升。打開瓶後。滑辣光馨。教君霎時飲。霎時醉。霎時醒。聽得淵明說與劉伶。這一瓶約莫三觔。君還不信。把秤來稱。有一觔酒。一觔水。一觔瓶。又醒睡。編有詩云。數升糯米淺慳量。飯熟全家大小嘗。着意滿傾三斛水。先頭打起一壺漿。冷吞却似金生麗。熱飲渾如周發商。昨夜強斟三五盞。幾乎瀉破肚中腸。

### 訓別字

春日一士踏青郊外。聞一蒙師。訓播鼗武註。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持誤訓。特友急叩館門。連呼先生。蒙師驚愕問故。士曰。裴子搖鼓柄。好搖。蒙師大漸。相與一笑。

而別。猶記有一師姓潘。訓只今惟有鷓鴣飛。鷓鴣誤訓作庶。謂之潘庶。以其兄號庶康也。

諸理齋詩

鳳林夏五名景倩。延師周四維。訓子以不合。欲再延。妻曰。何爲又增人口。夫不從。又延羅成吾。時諸理齋亦館于夏。戲曰。夏五本是五。增口便成吾。四維尙未立。如何又請羅。又夏五甚短。妻極長。每同立。僅齊妻乳。理齋作歇後詩。謔曰。夏五官人罔談彼。夏五娘子靡恃己。有時堂前德建名。剛剛撞着果珍李。

兄弟別號

亦巢偶記。無錫有兄弟三人。長以援例得官。遂別號鵝湖。兩弟皆在庠。文宗歲試。一考三等將終。一考四等人。乃呼其兄曰雞湖。言幾乎劣等也。弟曰鴨湖。阿鴨吳人呼痛聲。言四等當責也。時傳以爲笑。

嘲近視

笑林嘲近視詩云。笑君兩眼忒希奇。子立身邊問是誰。屋漏日光擊蛋子。月移花影拾

柴枝因看壁畫磨穿鼻。爲鎖書廚夾住眉。更有一般堪笑處。吹燈燒了嘴唇皮。

### 皇甫氏

嘉靖中。吳中皇甫氏最貴盛。而治家素寬。楊南峯獻壽圖。題詩其上曰。皇甫先生。老健精神。烏紗白髮。龜鶴同齡。皇甫公大喜。懸之堂。識者笑曰。此詈公也。蓋上列皇老烏龜四字。公悟而去之。

### 題驛丞像

四明豐南禺坊。性滑稽。里中致仕驛丞某。繪像具幣求贊語。豐題其像曰。才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弊。丞喜。以爲譽之太過。識者笑曰。則其爲人也亦成驛丞矣。又甯波令遣吏向豐索藥方。豐乃書云。大楓子去了。仁無花果多半邊。地骨皮用三粒。史君子加一顆。歸以呈令。令覽之笑曰。豐公嘲爾。吏請其故。令示之曰。以上四語。謂一夥滑吏耳。

### 雪濤諧笑

雪濤諧史。一客慣打抽豐。所遇郡縣官。輒以諛詞動之。一日謁宜興令。又諛云。公善政。

不但百姓感恩。境內羣虎亦皆遠徙。言未畢。役稟昨夜有虎傷人。令目客曰。公說虎皆遠徙。此言何自而來。客曰。這是過山虎。他討些吃了。就要去底。令大笑而贈之。

僧妓相譏

蘇東坡與僧佛印。妓琴操。每相往來。飲酒賡和。一日佛印往蘇家。見琴操臥于紗廚。因戲曰。碧紗帳裏睡佳人。烟籠芍藥。琴操卽對曰。青草池邊洗和尚。水浸葫蘆。佛印大笑曰。和尚得對娘子。實出望外。

裁縫冠帶

有業縫衣者。以賄得獎冠帶。顧霞山嘲之曰。近來仕路太糊塗。強把裁縫作士夫。軟翅一朝風蕩破。分明兩個剪刀箍。

鼻頭

吳下稱奴爲鼻頭。嘉靖中。王氏僕吳一郎。富而恣。以賞得官。嘗乘四人轎。赴姻家席。孝廉張伯起惡之。時有關白之警。伯起乃遽謂吳曰。近聞邸報。關白已就擒矣。吳欣然來問。伯起曰。關白原是一怪。身長數十丈。腰大百圍。截其頭。亦重數千觔。碎之而後能舉。

也。吳曰：那有此事。伯起曰：只一個鼻頭，亦用四人擡之。吳知其誚已，不終席而去。

### 新千字文

天地冤枉。宇宙闢荒。十日弗吃。人瘦骨撐。旱來水往。秋收無望。人愈成瘦。那能調養。淚如雨下。我見爲傷。施粥撥水。起碼半缸。神號鬼哭。諸村逃光。果真黎難。臭蟲皆殭。革命初起。居然很像。龍旂火毀。烏官盡燬。此處文士。乃服洋裳。推位讓國。優待小皇。烏兵弗去。賽過生瘡。強奸婦女。搶劫紳商。哀我黎首。怕見戎裝。遐邇一體。率兵觀望。名妓在北。都督入場。花柳染毒。爛及萬方。女慕參政。男要錢糧。諸過不改。等待滅亡。

### 觚不觚

湘省有盲目人。讀四子書者。一日盲右目者。讀至觚不觚。觚哉觚哉一章。高聲而誦曰：角不角。角吉角吉。盲左目者曰：書並無所謂角吉者。此角吉角吉。迨亦子之所造耶。如君不明。待我教君。遂又高聲而誦曰：瓜不瓜。瓜戈瓜戈。盲右目者呵呵大笑曰：四子書那裏有此種文字。由此觀之。君亦能做四子書歟。兩人當相持不下之際。有一近視者。特來排解。謂二人曰：二君所讀皆不對。可讓鄙人語君乎。於是又高聲揚誦曰：嫖不嫖。

嫖我嫖我。一時旁觀者及旁聽者皆大笑而罷。

老童

鄒閒齋白首操童子業。爲隣鋪假手。自標於桌曰。出賣警句。每句七文。不二價。凡觀場者。多倩之其入場。攜大籃。內盛鹹菜數莖。冷飯半盂。及蟋蟀盆一枚。日暮盆中錢滿。繳卷出。會覆試題爲不曰白乎。合下節。束比龔劉公行人子羽文曰。士馬芻糧。昔所遇之情形。俱是言中之溜湴。山川草木。昔所歷之境界。盡成今日之匏瓜。再覆題爲雖執鞭之士。中有句曰。但論鞭之執不執。無論士之雖不雖。皆所賣句也。

不白之冤

陳句山先生年逾耳順。鬚尙全黑。裘文達戲之曰。若以年而論。公鬚可爲抱不白之冤矣。

伯夷叔齊

張船山太守在登州試士。以伯夷叔齊命題。育作每字二比者。先生題佛語其上云。孤竹君哭聲悲。叫一聲。我的兒子呵。我只道你在首陽山下。做了餓殺鬼。誰知你被一個

混帳東西。做成一味吃不得的大碟八塊。可爲噴飯。

### 新娘八字

明王完虛中丞。初仕鄒平令。與章邱接境。偶見章邱令。問公年。答云乙亥。回問之。亦云乙亥。公笑曰。某是鄒平一害。兄便是章邱一害。又有賀新婚回者。人問新人容貌如何。曰。未言其貌。先言其命。辛酉戊辰。乙巳癸丑也。蓋皆取諧聲爲戲。

### 洪稚存詩

洪稚存詩才奇險。好作驚人句。有人仿其體云。黃狗隨風飛上天。白狗一去三千年。

### 道士輓聯

道士新喪丈人。請某撰輓聯。某戲擬一聯云。上達三十六天宮。是丈人幸福。下墮十八層地獄。有小壻超昇。

### 坐火中央

有一教師。上理化課。置紅燭一支。燃之以火。語諸生曰。大凡物之發燄。必受空氣。此燭外燄甚烈。中心黑點。不受空氣。雖置火柴。亦不燃燒。一穎慧之兒曰。然則遇有火災。坐

火之中央可也。

打電報

有一老翁。性極吝嗇。其子游學美邦。少二百金。函父匯款。翁大怒。電美嚴責。聞其文有百數十字云。

晉乃

某甲設私塾於上海。名其塾曰普及。生徒日見發達。右鄰有沈某者。亦在家課徒。生徒寥寥。乃榜其門曰晉乃。

擇術

母攜兒就相士相。相士曰。是兒貌慈善而實凶相。將來必多殺人。母憂之。爲兒擇職業。選其雖殺人而不犯逮者。先擇軍人。因軍人殺人多而勳章亦愈多。然軍人殺人。亦有被殺之虞。後卒使其子學醫云。

余非獸醫

鐵血宰相俾士麥。嘗以病訪醫者之門。醫命之坐。縷縷細詢病狀。俾士麥不耐。曰。余非

欲來造君閒談者。醫謝之曰。余聞不詢病狀而施治療者。其獸醫乎。然余固非獸醫也。宰相爲改容謝之。復爲細述病狀云。

### 改唐詩

許會卿訪友書塾。不遇。題其案曰。書塾問童子。言師吃茶去。只在此城中。雲遊不知處。又二人同行。見一大脚婢。履聲橐橐而來。一人吟云。春梅脚不小。處處聞他跑。一人續曰。夜來雲雨聲。攀落知多少。則巧而傷雅矣。

### 僕能詩

關中觀者。錢竹汀宮詹之僕也。隨侍數十年。亦能拈韻。顧平日不識一丁。故所作多俚俗語。然皆自出機杼。如詠鐘樓云。遙望鐘樓一座方。當中顛倒掛銅缸。東邊撞起西邊響。隱隱嚶嚶隱隱末。句蓋狀其聲也。又斷句如兩隻糞船停石埠。一竿尿布出樓窗。又過江云。所以當年關夫子。開船先唱大江東。別饒風致。足資藝林佳話。暮年裛然成集。宮詹爲編次之。惜未傳於世。

### 梅花詩

嘗聞梅花觀題壁詩云。紅帽哼兮黑帽呵。風流太守看梅花。梅花忽地開言道。小的梅花接老爺。詩雖鄙俚。可以愧花間喝道之輩。

控詞

道光中。廣東有某公子。新登賢書。謀刻硃卷。及期未竣。怒以石擊破梓人之額。其人欲與訟。乞孟蒲生孝廉代作控詞云。稟爲勒刻劣墨。執石擲額。額破血出。乞飭斥革事。雙聲疊韻。誦之絕倒。

借西廂語

潘篆仙茂才。嘗言錢蒙叟當清朝大兵入關。錢戴清朝冠帶往迎。途遇一老者。以杖擊其首曰。我是多愁多病身。打你個傾國傾城帽。帽與貌同音。借西廂語。聞者絕倒。

翰林諺嘲

客座新聞。河東邢祭酒讓。以錢糧累罷官。翰林諸公。因作諺語嘲之曰。邢先生初入翰林。夢其鄉土神賀曰。玉皇若問人間事。只說文章不值錢。及官太學。復夢土神賀曰。喜中青錢選。才高壓俊英。迨錄事。又夢云。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皆用

錢字。那甚銜之。

### 三不要

筠廊偶筆。載一年老令君。大書縣治之前曰。三不要。註之曰。一不要錢。二不要官。三不要命。次蚤視之。每行下添二字。不要錢曰嫌少。不要官曰嫌小。不要命曰嫌老。見者絕倒。

### 鄭唐詼諧

駒陰冗記。三山士人鄭唐。有逸才好譏諧。一老寫真乞題。唐題曰。精神炯炯。老貌堂堂。烏巾白髮。龜鶴呈祥。老人大喜。後有讀之者曰。橫讀則精老烏龜也。老人毀之。有隸卒書乞門聯。唐書其左曰英雄。右曰豪傑。卒喜。具飲饌。乞足成之。遂書曰。英雄手執苗竹片。豪傑頭簪野雉毛。卒含怒。後以詼諧黜儒爲吏。口占曰。生員黜罷去充吏。不怨他人只怨自。絲繚員領都一般。只是頭巾添兩翅。聞者絕倒。

### 賀啓草詔

文酒清話。李源作四廂太保賀啓云。伏惟太保纔離五都之中。便轉四廂之職。紫袍垂

地牙笏當胸。手持金骨之朶。身坐銀交之椅。舊時樞馬。只是一箇。如今喝道。約勾十人。據此威風。下稍須爲太尉。亦宜念舊。第一莫打長行。宋王德偁竊。執一士作詔云。兩條脛。馬趕不前。一部髭鬚。蛇鑽不入。身坐銀交之椅。手執銅鎚之鏢。翡翠簾前。好似漢高之祖。鴛鴦殿上。渾如秦始之皇。一應文武百官。不許著草履上殿。德被擒。士以此詔得免。又甲乙剩言。載某賀翰林啓云。通籍玉堂。帝亦呼庶吉之士。校書天祿。人皆稱劉更生之生。俱堪捧腹。

秦字

大宗伯于公。秦人。婦秦。有二媵。或作秦字詩。嘲曰。二大能將。二小對。三人齊把小干攻。若把小干攻出去。三人無日不春風。

嘲禿

陳介嘲禿子雁兒落云。似葫蘆。怎解瓢。似湯鏟。似銀銚。簪不得道士冠。宜帶頂僧伽帽。呀。頭髮遍周遭。遠看像個屎泡。如芋苗。經霜打。比冬瓜。雪未消。有些兒腥腥。又惹得蒼蠅開鑿槽。只落得不梳頭。閒到老。

癩子

嘲癩子。鞋雲飛。云癩子希奇。不長頭髮。只長皮。裹不得天羅地。挽不得風流髻。破帽子。扯齊眉鬢。尤露體。走向人前。一陣乾蝦氣。兩手搔頭似雪飛。

打得好

姚園客露書。易公守莆田。一以寬厚爲政。有夫毆婦者。甲見其已甚。爲不平。毆其夫。婦見甲毆其夫。還同夫毆甲。甲言爲爾出氣。反同毆我。拉以易見。易批其詞云。禮州剪子。雲南刀。廣東茶。銚蘇州。縑擲示兩造。兩造不解。易復取足之云。打得好。打得好。兩造笑謝而去。

晶菽飯

語林。蘇東坡嘗與劉貢父言。某與舍弟習制科時。日享三白。食之甚美。不復信人間有八珍也。貢父問三白之說。坡言是一碟鹽。一碟生蘿蔔。一盃飯。貢父大笑。久之。一作黃山谷以簡招坡吃晶飯。坡不復省憶。比至赴食。見案上所設。惟蘿蔔鹽飯而已。始悟貢父以三白爲晶。援箸食之。幾盡而去。後數日。東坡亦召貢父食晶飯。貢父雖知其戲。但不知

所設何物。及往談論過午。並不設食。貢父饑甚索飯。坡云少待。如此再三。坡答如故。貢父言饑不可忍矣。坡徐曰。鹽也。毛蘊。荀也。毛飯也。毛。蓋蜀音謂無曰毛非羈而何。貢父捧腹曰。固知君報東門之役。然慮不及此。坡始命設饌。抵暮乃去。

廣文嘲語

解頤曰抄。廣文先生之貧。自古記之。近日士風日趨於薄。有某學先生者。人餽之肉。乃瘟豬也。先生嘲之曰。秀才送禮。言之可羞。瘦肉一方。堯舜其猶。又有以銅銀爲贄者。又嘲之曰。薄俗送禮。不過五分。啓封視之。堯舜與人。或作破云。教官之責門人也。言必稱堯舜焉。

陸伯陽

潘滄浪邂逅一客。扣姓字。客曰。姓陸。字伯陽。潘笑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民無得而稱焉。六伯羊值甚的。聞者大笑。

錢馬相嘲

吳人馬承學。性好乘馬。喜馳驟。同學錢同愛戲曰。馬承學。學乘馬。汲汲而來。馬卽答曰。

錢同愛。愛銅錢。孽孽爲利。

### 張獻忠文

宋黨太尉令匠寫真。既成。怒曰。我前畫大蟲。猶用金箔銀。我便消不得一副金眼睛。見江幾隣雜語。張獻忠尊梓潼帝君爲始祖。命翰林作冊文。皆不稱意。乃自作云。你姓張。咱囉子也。姓張。咱與你連了宗。罷。見綏寇紀略。武人口吻。可笑如此。

### 村學堂詩

海昌郭臣堯。曾爲捧腹集。有村學詩云。一陣烏鴉噪晚風。諸徒齊逞好喉嚨。趙錢孫李周吳鄭。天地元黃宇宙洪。千字文完翻鑑略。百家姓畢理神童。就中有個超羣者。一日三行讀大中。末句尤趣甚。

### 俳語

朱二泉孝廉。仁和人。姓蘊藉。而善諧謔。一夕京邸小飲。座皆杭人。以笑話爲令。時二泉樹竿曝衣。而插於木礫。衣重風緊。屢屢吹倒。一人曰。須用石礫。方可不動。一人曰。石不動乎。何以染坊元寶石。吾見其自朝動至夕也。曰。彼自有人。腳踏故耳。曰。城隍山紫陽。

山每日千萬人腳踏。何以又不見其動也。曰。彼乃大而實心。故難動耳。曰。然則城河橋梁皆小而空心者。何亦日踏而不見其動也。按此俳語亦有所本。見艾子雜記。

闌玻璃樓 明遠堂

太倉東門有王某。以皮工起家。至巨富。構一樓。求吳梅邨榜額。題曰闌玻璃樓。或詢以出典。梅邨曰。乃道其實。蓋東門王皮也。聞者大笑。又蔣心餘題一醫者之堂曰明遠堂。人問其典。曰。子不聞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尤妙。

牛姓婚聯

紀文達善諧謔。有天津牛太守。爲子娶婦。紀與中表送喜聯云。繡閣團圓同望月。香闈靜好正彈琴。初尙不覺也。既而來賀。指之曰。吾用尊府典故何如。

金腿詩

昔人陳斗泉打油詩曰。金腿蒙君賜。舉家大笑歡。柴燒三擔盡。水至一缸乾。肉似枯荷葉。皮同破馬鞍。牙關三十六。個個不平安。眞所謂練字練句。音節鏗鏘者也。

仿詩經

今人附會聖經。極力贊嘆。章燼齋戲仿詩經云。點點蠟燭。薄言點之。點點蠟燭。薄言剪之。注云。剪去其煤也。聞者絕倒。

### 戲村學究詩

或戲村學究云。漆黑茅柴屋半間。猪窩牛圈浴鍋連。牧童八九縱橫坐。天地元黃喊一年。末句趣極。

### 得詩題

尹氏昆季皆能詩。一日文端退朝。召雨峯曰。奉命和春雨詩。汝可擬稿來。明早帶去。黎明公將朝。諸公子侍。公忽向雨峯拱手曰。汝詩大好。回顧婢曰。速煨我吃的蓮子。與三哥兒吃。雨峯大喜。四公子樹齋笑曰。我今日又得一詩題矣。諸公子問何題。曰。見人吃蓮子有感。

### 廣文秀才對

雪濤諧史云。一秀才送廣文節儀。用銀三分。廣文出對曰。竹笋出牆一節。須高一節。秀才應曰。梅花遜雪三分。只是三分。

劉文清書易食物

劉文清公書名重一時。然不肯爲人書。故當時欲得文公書者甚難。有某公同值軍機。時饋劉精品飲食。劉輒函謝。不數日。又致饋。年餘未嘗倦。一日。劉詣某。適有一友在座。談次。友求文清書。文清不肯。某曰。渠書欲易食物。豈能空爲汝書耶。文清愕然。某乃出一巨冊。咸劉手跡。曰。許多珍跡。皆食物易得來也。文清視之。悉己之謝函。相與撫掌大笑。

阮文達考釋鐘鼎

阮文達爲浙江巡撫時。其門生有入都會試者。偶於通州逆旅中。購一燒餅充饑。見其背面斑駁成文。戲以紙搨之。絕似鐘鼎。卽寄與文達。僞言某於北通古董肆中。見一古鼎。惜無資不能購。某亦不知爲何代物。特將銘文拓出。寄請師長。與諸人共相考訂。以證其真實。文達得書。卽集嚴小雅張叔未諸名士。互相商參。諸人臆爲擬議。皆不同。最後文達乃指爲宣和圖譜中之某鼎。卽加跋於後。歷言某字某字。皆與圖譜相合。某字年久銘文剝蝕。某字因搨手不精。故有漫漶。實非贗物云。某見之大笑。

松中堂

松中堂筠爲伊犁將軍。置夫人於別院。院屋三楹。中爲堂。西爲夫人臥室。東爲佛堂。公每日五更入禮佛畢。坐堂中。與夫人啜茗閒話。半時乃出。夫人每四更起。櫛沐以待之。無間寒暑。同時有策大人者。公事故簡。每黎明起。卽駕騾車。傳食於同事署中。亦無間寒暑。那繹堂時亦在西域。嘗戲語人曰。我若死在輪迴。必與閻君約。或爲男。或爲女。或墮畜類。惟命之從。但不願作策大人騾。及松將軍夫人耳。

鄂西林浴足

鄂司馬爾奇。西林相公胞弟。目短視。性聰敏。讀書數十行。顯揚後。頗耽聲色。與相公異趣。時人比之以大小宋云。相公嘗浴足。公倉卒至。相公不及摒擋。加足於懷。司馬急以烟筒擊之。相公矍然。公曰。大白猫何罕物。而兄珍之於懷何也。蓋以足爲猫云。人傳以爲笑。

湯西崖未遇時

湯西崖少宰未遇時。與西溟先生同客都下。每出。則從西溟借馬乘之。一日。西溟投以

詩云。我馬瘠。郎當。岐嶮瘦。脊梁。終朝無限苦。駝水復駝湯。一時傳以爲笑。按西溟先生。浙鄞文雄。呼疲瘦爲瘠。亦其鄉土語也。

雙白菜

康熙間。汪東山繹。精星學。嘗自題燈籠曰。候中狀元某。後果大魁天下。在京師時與方靈臯。湯西崖。蔣南沙齊名。三人皆疏放。方獨迂謹。時相牴牾。堂上挂沈石田芭蕉一幅。所狎二美伶來。錯呼白菜。人因以雙白菜呼之。方大加規勸。先生厭之。乃署其門曰。候中狀元汪。諭靈臯。免賜光。庶幾南蔣。或者西湯。晦明風雨時來往。又何妨。雙雙白菜。終日到書堂。

米湯大全

世俗以相娛悅者爲灌米湯。而歡場尤甚。甘泉李冰叔嘗戲爲詩曰。英雄末路拏稀飯。混沌初開灌米湯。曾文正於克復金陵後。得人頌賀詩文。命書記統抄爲一編。自題籤曰。米湯大全。可謂雅贖矣。

紀文達公昫。喜談諧。朝士多遭侮弄。有某太守來謁。公見其左額有疣。大如胡桃。訝曰。君擁連城。統僚屬。纍纍者。何以儀衆。某市有某郎中。能療此疾。願甚秘其術。必先具厚禮。徐告以情。乃可。某如言。既見。則郎中額亦有疣。乃悟爲公所戲。恚懊而歸。

## 其二

紀河間善談諧。前辦四庫書時。凡書有錯誤。各纂修推諉處分。多有言張冠李戴者。遂題一絕於壁云。張冠李戴且休論。李先生聽我言。畢竟尊冠何處去。他人戴着也銜冤。又嘗云。朱石君人仰之如禹皋稷契。而日託於韓柳歐蘇。彭芸楣人視之如韓柳歐蘇。而日居於禹皋稷契。二公之情況相肖。

## 張文和謙抑

張文和晚年。頗以謙抑自晦。每遇啓事者至。動云好好。一日有閣中胥吏請假。公問何事。曰。適聞父訃信。公習爲常。亦云好好。舍人等皆掩袂笑。而公未覺也。

## 王于一誇妓

江西王于一。博學而文。才名卓著。嘗宿妓於塔山之息柯亭。禾中朱錫鬯。曉過于一。時

于一尙未起。錫鬯隔幔坐待之。于一不知也。向妓誇平生貫介任俠。且曰。吾雖老。猶將金屋藏汝矣。錫鬯啞然大笑。于一驚起。慚責。幾成大隙。次日。有舉此事以問毛西河。于一當時。該作何語者。西河誦張鶴門醉公子詞應之云。佯醉許佳人。千金贖汝身。一座大笑。

顧勞之絕對

甯波王方田崇義筆談云。乙未榜有勞姓者。號原野。爲屯田郎中。時水部顧一江與勞同年。一日戲勞曰。原野屯其田。空勞碌碌。勞應聲曰。一江都是水。四顧茫茫。聞者絕倒。

引經之可笑

德清陳端菴凝。順治己丑進士。筮仕爲新城令。性愚迂。有王生者。住宅爲人所奪。久不結。置訟於官。陳不能決。第以好語慰之曰。毛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王秀才獨不能作鵲耶。聞者笑之。

尙書給事之諛對

世傳夏忠靖公。奉使江南。與給事張某共事。一日張登廁。公戲之曰。解衣脫冕而行。給

事給事。(給急同音)張應聲曰。棄甲曳兵而走。尙書尙書。(常輸音同)

### 唐九經之詔諛

唐九經字行一。浙之山陰人。崇禎癸未進士。性好詔。里人有官學士者。其封君家居。唐日往造焉。或嘲以詩云。九經第一不修身。只爲年來敬大臣。久之。學士歿。而里中有以監司家居者。唐又日造之。或問唐近日何爲。唐應曰。近日不敬大臣。禮羣臣矣。聞者鄙之。

### 唐子畏踣踞糞廁

子畏嘗與客出遊。見一果園茂甚。乃戲踰垣盜果。忽墮廁中。諸客從牆外伺之。寂如也。客私謂子畏已飽啖矣。一少年曰。吾輩盍往從之。遂先諸客踰垣。亦墮廁中。子畏踣踞其右曰。君來亦享此耶。幸勿言。當與牆外諸君共之。少頃。客相繼踰垣。俱仆廁中。子畏相顧大笑。其放誕如此。

### 李芋仙之巧對

李芋仙少有才名。工詩詞。集成句對。不煩思索。脫口而出。嘗客遊河南。周翼庭太守。方

居祥符。因述在都時。集句贈諸伶。皆暗藏其名。翼庭曰。若吾號不易對。李曰。何難。卽舉長恨歌一語曰。在天願作比翼鳥。良久不言。客亟詢之。李以手拍其股曰。隔江猶唱後庭花。舉座大笑。翼庭不悅。後李行時。所贈甚薄。李告人曰。爲一聯巧對。換我三百金也。

子路借馬之笑談

梅谷偶談云。馬嘉植子幼敏。嘗授論語至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師與語曰。此以見赤之富也。曰不然。安知不是子路借與他的。

篆字藥方

蘇州江良庭先生聲精小學。善篆書。兼知醫理。性奇癖。嘗爲人開藥方。輒書篆字。藥肆每致錯誤。先生怪之。或曰。藥肆人不識篆字。無怪其誤。先生恚曰。不識篆隸。那便開藥肆耶。迂癖如此。真可謂不達世情者矣。

賞鑑僞磚

畢秋帆制軍撫陝時。值生辰。某知縣特具古磚十數方爲壽。並將磚文揚出。裝成冊頁。古雅可愛。畢見之大喜。出勞其僕曰。我此回生日。惟爾主人所贈爲風雅。甚荷厚意。然

未免勞苦矣。僕粗人。不知此中道理。遽答曰然。卽小人於此事。亦出力不少。畢詢其故。僕卽將其主人如何覓舊本摹仿。如何在某處定造。如何下色。如何使之剝落。如何使之生苔蘚。一言之綦詳。畢面頰不作一語。拂袖而入。旁觀者皆匿笑。

### 米元章投水

米元章有嗜古書畫之癖。每見他人所藏真本。輒思攘之。以爲己有。一日。與蔡攸在舟中共觀王衍畫。卽捲軸入懷。欲投水。攸驚問何爲。元章曰。生平所蓄。未嘗有此。故甯死耳。攸不得已。遂以贈之。

### 鄂署委札

張南皮督鄂時。在署設文案房。飭人擬委札。首云。爲札委文案房事。南皮大怒曰。房字下豈可用事字。事字上豈可用房字。擬者唯唯改之。

### 姜太公善將將

杭州風俗。人家作醬。甕上鎮壓。必書姜太公在此五字。袁子才見而疑之。孫文和笑而謂之曰。君豈不知太公不善將兵。而善將將乎。相與大噱。

判鼠

嘉靖間。一御史某。蜀人。有口才。中貴某。欲譏御史。乃縛一鼠。蟲地諱四曰鼠。曰此鼠咬毀余衣服。請御史判罪。御史判曰。此鼠若問笞杖徒流。太輕。問凌遲絞斬。太重。下他腐刑。罷中貴。知其譏已。然亦服其判斷之捷。

別號

昔子思孟子。稱孔子亦曰仲尼。未聞有別號也。近世餽生小吏。亦各以別號標致。詔諛之徒。不敢稱其字。况有一命者乎。舊有詩云。孟子名軻。字未言。如今道號卻紛然。子規本是名陽鳥。又要人稱作杜鵑。

御史口吃

明宣正間。御史茂彪。舌禿。言澀。侍西班牙。有東班御史。誤入西班牙。彪乃面糾曰。臣是西班牙。御史。茂彪是東班御史。不合走入西班牙。然彪言爲包。班言爲邦。滑稽者因其言爲一絕。曰。閩闔門開紫氣高。含香嘗得近神堯。東邦莫入西邦去。從此人人憚茂包。

張幼于謎

蘇州張幼子使才好奇。日有闖食者。佯作一謎粘門曰。射中許入。謎云。老不老。小不小。羞不羞。好不好。無有中者。王百穀穉登射去。太公八十遇文王。老不老。甘羅十二爲丞相。小不小。閉了門兒獨自吞。羞不羞。開了門兒大家吃。好不好。

### 解跌

解大紳四歲。出遊市中。失足偶跌。衆笑之。解吟曰。細雨落綢繆。街坊滑似油。鳳凰跌在地。笑殺一羣牛。

### 許子不憚煩

耕餘博覽。虞集未遇時。爲許衡門客。虞有所私。午後輒出館。許每往不遇。病之。因書于簡云。夜夜出遊。知虞公之不可諫。虞卽對云。時時來聒。何許子之不憚煩。

### 蒙古出對

元時。一蒙古人爲宰。蒞任行香。出對曰。孟孫問孝於我。我衆皆哂之。一生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宰大喜。厚賞之。崇禎末。有以蚤緣補廩者。馮猶龍譴之云。夫子絕糧於陳。命顏回往。回回國借糧。以名與國號相同。冀以感動。比往通謁。大怒曰。孔子要攘夷狄。

怪俺回回。常說回之爲人也。擇賊乎。糧斷不與。顏子怏怏而歸。子貢請往。既至。自稱平昔奉承。常曰。賜也何敢望回回。羣回大喜。以白糧一担。先令攜歸。許以陸續通用。子貢歸述於夫子。夫子攢眉曰。糧便騙了一担。只是文理不通。聞者絕倒。

一字一錢

秋水涉筆。有善詩者。出一帖云。求詩者一文作一字。一妓將十七文求詩。遂吟曰。美貌一佳人。妖嬈體態新。調脂並傅粉。觀音有一和尚。見而以十六錢求詩。亦吟曰。和尚剃光頭。葫蘆安个柄。睡到五更時。硬。

童生府試

浙直童子試。府取最難。非大分上。卽臯董不自必。湖州一士。妻舅乃顯者。又一士。脫細君簪珥營之。俱獲進院入泮。長興吳生戲爲令曰。湖州有一舅。烏程添一秀。舅與秀。人生怎能勾。一人曰。佳人頭上金。才子頭上巾。金與巾。世間有幾人。一人曰。外面無貴舅。家中無富婆。舅與婆。命也如之何。

梅生宿薛姬

有梅生者。眷一薛姬。友人戲改舊句嘲之曰。梅薛爭春未肯降。幫閒弄筆費評章。梅須遜薛三分闊。薛卻輸梅一段長。有梅無薛不成親。有薛無錢也不成。日暮將錢交與薛。與梅并作十分春。

### 讀書諱父名

王彧子絢。年六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偃曰。可改爺爺乎。文哉。以彧郁同音。吳蜀間呼父爲爺也。絢曰。尊者之名。安可戲。寧可云草翁之風。必舅。偃父尙之。絢之外祖翁也。梅西翁嘗與邑大夫會飲。論及時事云。先時百姓稱官長。止云某老爺。今則不問尊卑。俱呼爺爺矣。因言吾鄉有趙良臣者。延一西賓教子。其賓避主人諱。至孟子我能辟土地。章改良臣二字爲爺爺。命其子讀云。今之所謂爺爺。古之所謂民賊也。聞者鼓掌。

### 詩不成解

支頤集。長山王子涼。叫生爲詩好爲警。牙詰屈之語。多不自解。嘗爲潛岳解。出正陳大士際泰。大士語周櫟園亮工曰。子涼昨以潛岳解示余。久之不得其解。又有五言古詩。

必數五字讀之。始得其韻。若稍失一字。卽須從頭讀起。櫟園曰。予讀子涼詩。乃捷於先生。子涼詩凡七百五十字。竟作七百五十句讀之。入手卽了矣。大士大笑。

方口尖口

善諧集。唐進士有單姓者。就試有司。有司誤書爲單。單訴云。雖則陋宗。然姓氏不欲爲人所轉易。乞改正之。有司曰。方口尖口。亦何足辨。單曰。若不足辨。則台州吳兒縣。改作呂州台兒縣可乎。主司無以應。

縣官生日

該聞錄。開寶中神泉縣令張某。外以廉潔自矜。內則貪黷自奉。一日榜縣曰。某月某日。是本縣生日。示諭門外。與給使諸色人等。不得輒有獻送。一曹吏與衆議曰。宰君明言生辰。意令我輩知言不獻送。謙也。衆然之。至日。各持縑獻之。命曰續壽衣。宰一無所拒。咸頷之而已。復諭之曰。後月某日。是縣君生日。更莫將來。時王岳以鷺鷥詩諷之云。飛來疑是鶴。下處欲尋魚。

嘲酸酒

醒睡編酸酒詩。隔壁人家釀酒漿。鑽入鼻孔折入腸。賓朋對坐攢眉飲。妯娌相邀閉眼嘗。宜煮蝦魚宜拌肉。好燒芋苳好藏薯。勸君收向廚中去。莫把區區作醋缸。

### 一東韻秀才

康熙中。蘇常道劉公觀風。值宜興某春元謁見。欲聘閱文。一士介人往見。求其前拔。自誇是一東韻秀才。人異而問之。答曰。弟又窮又通。若得前列。此案一發。人必稱公。人笑曰。一東不足以盡兄。要兼二冬。問其故人。戲曰。以兄之文。必定高標。而又囑托。亦覺忒凶。且來科必中。尊翁指日受封。故曰一東而兼二冬也。友人聞此語。作詩戲之曰。膏腴二頃豈云窮。握管操觚便號通。望火日遊多巧術。居然名士傲諸公。某士聞之。亦失笑。

### 王盧

北齊徐之才善諧。常嘲王昕。姓云。有言則註。近犬則狂。加頸足以爲馬。施角尾而成羊。嘲盧元明云。卿姓在亡爲虐。在丘爲虛。生男爲虜。配馬成驢。

### 湯余相識

明余進士田。與湯進士日新相善。余戲曰。湯之盤銘曰。苟者君乎。湯卽復曰。卿以下必

有主者君也。

通文

崇禎戊辰。北直陳保泰。督學江南。試某縣題。有友五人焉。一士失記正文。遂私問同坐者曰。五人姓名。敢望指教。友曰。下文是樂正裘牧仲。其人屈指急曰。還有三人。并祈指點。友徐誦曰。其三人則予忘之矣。其人恚曰。如此時節。還有工夫通文。

作耍

一士試三年有成句。私問同坐者下文云何。同坐者曰。無矣。又問上文。對云。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又問上文。對曰。子曰。又問子曰。上文。同坐者以指作一圈示之。其人怒曰。學生虛心請教。卻如此作耍。

頭鳴取讖

崇禎壬申。四川甘學闈按臨崑邑。待士嚴毅。時有謠曰。秀才街上躐。撞着甘提學。老個告衣巾。小個重上學。有一點生。入場時。置一蟬於儒巾內。頃之蟬鳴。同坐者聞其聲。自儒巾中出。無不大笑。甘以犯規拏至。究其笑之故。皆云某號生員。儒巾中有聲。故笑。甘

呼黠生至。欲責之。黠生大聲疾呼曰。今早生員入場。被父親喚住。將一物置於巾內。爬跳難忍。生員以父命不敢擲去。甘怒問其置之之故。黠生云。取頭名之讖。甘亦不覺失笑。

### 堯舜與人同耳

一士試堯舜與人同耳題。以堯眉八彩。舜目重瞳作柱文中。言眉目雖異。而耳則同也。文宗亦爲之噴飯。

### 大葫蘆種

宋稗類鈔載相士黃生。見黃山谷。求數字薦揚。爲游謁之資。山谷大書遺之曰。黃生相。余官爲兩制。壽至八十。是所謂大葫蘆種也。一笑。黃生得之欣然。往來士大夫間。皆莫解。因問山谷。笑曰。一時戲謔耳。某頃年見京師相國寺中。有人懸一葫蘆甚大。賣其種。一粒數百錢。人競買。至春種秋結。仍是瓠爾。蓋譏黃生相術之難信也。

### 李廷彥

李廷彥獻百韻詩於上官。中一聯云。舍弟江南沒。家兒北塞亡。上官惻然曰。君家凶禍。

一至於此。廷彥曰。實無此事。圖對偶親切耳。一客謔云。何不言愛妾眠僧舍。嬌妻宿道房。猶得保全兄弟。

點鬼賺牛頭

捧腹編艾子病熱稍昏。神遊陰府。見閻羅升殿治事。有數鬼擁一人至。吏前白曰。此人合以五百億萬筋柴。於鑊湯中煮訖。放去。王可之。令付獄。一牛頭捧執之去。其人私謂牛頭曰。君之豹皮棍。何敵若此。牛頭曰。冥中無此皮。若陽人焚化。方得其鬼。又曰。家中此皮甚多。若蒙獄主見憫。少減柴數。早得還鄉。當焚十皮。爲獄主作棍。牛頭喜曰。爲汝去億萬二字。則速得還。兼免沸煮之苦矣。於是叉入鑊煮之。牛頭時來相問。小鬼遂報柴足。既出鑊。引見閻羅。釋放將行。牛頭囑曰。勿忘皮也。其人乃回顧曰。有詩一首奉贈。牛頭獄主要知聞。權在閻王不在君。減刻官柴猶自可。更求枉法豹皮棍。牛頭大怒。業已復王。無可奈何矣。

嘲續娶

陳鹿友起莘。久館常熟祝氏。曾述常邑老儒某。晚年再娶。錢蒙叟諸先生輩。皆有詩文。

稱賀時孫扶桑先生承恩年十四故作鄙俗七言一律曰寡婦今朝嫁寡公生涯重整興葱葱竹牀破篔簹啞啞。舊竈新泥踢禿春。開口蛤蜊寬定宕。垂頭麻雀瀉丁東。掀帷忽見窗楞白。勉強支腰又一通。見者絕倒。順治戊戌。先生遂魁天下。

### 窮通翁

太倉王相國揆之督學浙江也。取士公平。人有窮通翁之謠言。所取皆寒士宿學而能文者也。後湖北李某來督浙學。不喜典重文字。好取短篇。士之美秀者。拔置前列。貌不揚者。雖已入彀。必摘其文中疵累黜之。時有謠云。文宜淺淡乾枯短。人忌鬚麻胖黑長。

### 金銅釘

唐宰相蘇味道。與張昌齡俱有名。暇日相遇。互相誇誦。昌齡曰。某詩所以不及相公者。爲無銀花合故也。蘇有親燈詩曰。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味道云。子詩雖無銀花合。還有金銅釘。昌齡贈張昌宗詩曰。昔日浮邱伯。今同丁令威。遂與撫掌而笑。

### 金用元對

可發一笑

蘇士金用元善戲謔。詩歌俳語。頃刻立就。一日。在文衡山齋中宴集。語侵蒙師潘某。潘愠謂曰。吾有一語能對。甘侮。因曰。王大夫昆季築牆。一土蔽三人之體。用元卽曰。潘先生父子沐髮。香水灌兩牛之頭。滿座大笑。

和尚出家

鈕琇觚賸云。留邨吳公。總制兩粵時。揚州吳菌次。以同譜舊好。來遊羊城。寓長壽寺。寺僧大汕者。法筵甚侈。而道力未真。知菌次爲總制重客。晨夕請見。常攢眉而言。兩臺延召之類。三司應酬之密。六時並無暇逸。菌次曰。汝於此間受諸苦惱。何不出了家。大汕赧焉慚悚。此雖文人雅諷。可作禪門棒喝。

清客天

觚賸續編云。太倉王太常。子孫衆多而賢。顓庵麓臺。尤所鍾。捷南宮。泥金之報疊至。適吳梅村在座。戲曰。彼蒼者天。當是君家門下清客耶。太常駭問云。何。梅村曰。善探主人所欲。而巧於趨承。事事如意者。門客也。今日之天。無乃近是。太常不覺莞爾。

簽紙封儒巾

王逋肱蚓菴瑣語云。明萬歷末年。有督學使者喬公。按臨吳郡。試士公廉。嚴毅不少假借。公警一日。諸生嘲之爲獨木橋。蓋况其難履也。詩謠云。秀才擺搖搖。難過獨木橋。過了獨木橋。依舊擺搖搖。惡投考生吟哦搖首。僉紙封其儒巾于几。或坐柱旁。卽封于柱。封紙若斷。巡役攬其巾去。繳卷時禿首者。另置一束文。雖佳。下一等。一點生初冠失巾。潛棄網巾。改作未冠。繳卷而出。竟無識者。後一生窘甚。在位朗吟云。稟上宗師大人。一箇蒼蠅。在鼻上飛來飛去。痒嬉嬉不敢擅動。乞差皂隸驅逐開去。待生員好做文字。諸生聞之。哄堂大笑。封紙盡脫。不能概治。止黜是生。

楊朝麟批詞

康熙己亥。三韓楊朝麟。爲江蘇布政使。其批呈訴。脫去窠臼。記其一二如下。批女尼訟其徒孫嫁人者云。小尼姑脫却袈裟。便穿衲襖。正佛家所謂不二法門也。爾獨何心。乃欲使之老死空門乎。爾如見獵心喜。不妨人云亦云。又判以髮妻被佔控者云。前陸元公一案。某以謀佔來告本司。庭審之下。乃是一個烏龜。今爾亦來告本司。仔細想來。必

定也是一個烏龜。某人現在枷號示衆。爾於某人放枷之日。速卽來此。本司卽將枷某人之枷。枷爾之頸。免得又污本司一面新枷也。又判賣古董被騙者云。爾自謂善識古董。騙人財物。今亦遭人騙。觀戲場上大騙小騙。甚至鬍鬚多被割去。其下場時。不過大哭一場而已。幾曾見其告狀。爾何不攜陋巷之瓢。捉叩脛之杖。負曾子之簣。向東郭燔間。乞祭餘以驕妾婦。否則吹伍子胥之簫。行乞吳市中。豈無捨太公九圓錢者。儘可謀生。不必興訟。

滿朝皆忠臣

高宗循衛河南巡。舟行倚窗。見道旁農夫耕作。爲向所未見。輒顧而樂之。至山左某邑。欲悉民間疾苦。因召一農夫至。御舟問歲穫之豐歉。農業之大略。地方長官之賢否。農夫奏對。頗愜聖意。尋又令徧視隨扈諸臣。兼詢姓氏。羣臣以農夫奉旨詢問於上前。不敢不以名對。中多有恐農夫探輿論上聞。致觸聖怒者。皆股栗失常。農夫閱竟。奏曰。滿朝皆忠臣。上問何以知之。農夫奏稱。吾見演劇時。淨脚所扮之奸臣。如曹操秦檜。皆面塗白粉如雪。今諸大臣無作此狀者。故知其皆忠臣也。上大噱。

打點飢腸喫劍潭

乾隆間揚州鹽商方盛。名士多往依之。有好客之商數家。曰方笠亭。曰汪劍潭。值梁昭明太子生日。會於文選樓。時諸名士方館於方。而汪於席間。邀諸名士過其家。羣諾明日移榻。因相與聯句。成一詞曰。笠亭雖好。怎好天天擾。明日初三。打點飢腸喫劍潭。昭明太子保佑我們休餓死。太子開言。爾與家君大有緣。

人間四季夏秋冬

紀文達嘗於退直。遇一內監曰。適有一聯。乞公爲足成之。出句云。榜上三元解會狀。文達應聲云。人間四季夏秋冬。內監問何故脫却春字。文達笑曰。君當自問其爲何故也。

文治日光華

紀文達與王夢樓太守。交莫逆。夢樓名文治。一日退直獨早。忽忽至王寓所。遣家丁寄語其夫人曰。頃在南書房。奉旨封王文治妻爲光華夫人。特來賀喜。夫人疑信參半。夢樓歸。夫人語以故。夢樓曰。若爲曉嵐所給矣。夫人詰其故。夢樓不語。蓋其時都下春聯。有皇恩春浩蕩。文治日光華句也。日字之音。蓋借作入耳。

教官詩聯

吳山尊學士。初官太平訓導。一日宴於郡齋。卽席口占二律云。諸公莫說教官窮。說起窮來分外窮。兩個對頭稱正副。一年餬口仗生童。可憐歲考猶難免。縱有優差也不豐。不信但看鹽典例。三錢倒有二錢銅。諸公莫說教官窮。說起窮來不算窮。中轎居然安七尺。上台也只打三躬。老夫子叫人人是。外翰林稱個個同。日上三竿猶未起。勝他多少磕頭蟲。其他有自撰楹聯。或嘲或諷者。如李時庵大堂聯云。掃雪呼僮莫認今朝點卯。轟雷請客都知昨日逢丁。傅芝堂聯云。百無一事可言教。十有九分不像官。屠後園聯云。教無可教偏稱教。官不成官卻是官。陸定圃聯云。近聖人居大門徑。享閑官福小神仙。沈秋河聯云。讀書人惟這重衙門。可以無妨出入。做官的當此種職分。也要有些作爲。

大花面

涇縣包慎伯太令世臣。嘗於上大府稟中。用小柴胡湯四字。以是罌彈章。晚年談鋒更厲。滔滔不竭。或以拄杖指天畫地。人稱爲包大花面。好事者撰聯戲之云。說話渾如大

花面。罷官。祇爲小柴胡。

### 治紅學

曹雪芹所撰紅樓夢一書。風行久矣。士大夫有習之者。稱爲紅學。而嘉道兩朝。則以講求經學爲風尚。朱子美嘗訕笑之。謂其穿鑿附會。曲學阿世也。獨嗜說部書。曾寓目者幾九百種。尤熟精紅樓夢。與朋輩閒話輒及之。一日有友過訪。語之曰。君何不治經。朱曰。予亦攻經學。第與世人所治之經不同耳。友大詫。朱曰。予之經學。所少於人者。一畫三曲也。友矐目。朱曰。紅學耳。蓋經字少。亟卽爲紅也。朱名昌鼎。華亭人。

### 無情對

張文襄早歲登第。名滿都門。詩酒讌會無虛日。一日在陶然亭會飲。張創爲無情對。對語甚夥。工力悉敵。如樹已半枯。休縱斧。張對以果然一點不相干。李尊客侍御慈銘。對以蕭何三策定安劉。又如欲解牢愁惟縱酒。張對以興觀羣怨不如詩。此聯尤工。因解與觀皆爲卦名。愁與怨皆從心部。最妙者則牢字之下半爲牛。而羣字之下半爲羊。更覺想入非非。最後張以陶然亭三字。命作無情對。李芍農侍郎文田曰。若要無情。非閣

下之姓名莫屬矣。衆大笑。蓋張之洞也。

### 釐局大財神

胡文忠公當駐軍黃州時。一日念及餉事。取白紙草書數行。付之印刷。加關防付驛馳遞。文曰。開口便要錢。未免討人厭。官軍急收城。處處只說戰。性命換口糧。豈能一日。眼前又中秋。給賞更難欠。惟祈各路釐局大財神。各辦釐金三萬串。此紙驛遞不十日。錢船遂絡繹而至。

### 小試文之怪謬

小試文怪謬百出。有引用昧昧我思之。誤作妹妹者。閱者評曰。哥哥你錯了。又有事父母題文。其承題曰。夫父母何物也。閱者評曰。父陽物也。母陰物也。陰陽配合。而乃生此怪物也。又有雞字題文者。中比曰。其爲黑雞耶。其爲白雞耶。其爲不黑不白之雞耶。閱者評其下曰。蘆花雞。對比曰。其爲公雞耶。其爲母雞耶。其爲不公不母之雞耶。閱者評其下曰。關雞。

### 嘲童生長聯

童試最繁。縣考府考。除正場外。各覆四試。終之以院試。願考經古者。則又各考一場。院試不售。已費數十日之光陰矣。或有仿徐茂宗輓妓葬林聯之句調。以嘲童生者。聯云。試問數十天磨折。卻苦誰來。如蠟自煎。如蠶自縛。沒奈何學使按臨。曾語人云。我固非枵腹者。不作第二人想也。嗚呼。可以雄矣。憶昔至公堂畔。明遠樓邊。飯夾蒲包。袋攜茶蛋。每遇題牌之下。常勞刻板之膾。昌黎無此文。羲之無此字。太白無此詩。縱教運蹇時乘。拚教滾跌。猶妄想完場酒席。得列前茅。况自家點點圈圈。刪刪改改。對云。豈圖兩三次簸翻。竟拋儂去。望魚常杳。望肉常空。料不定禮房寫字。爰爲官計。彼必有衡文者。詎將後幾牌刷耶。噫嘻。殆其截歟。迄今照壁緣慳。轅門路斷。羞貽婢僕。賀鮮親朋。愁聞更鼓之聲。怕聽報羅之響。廩生弗能保。書辦弗能求。鎗手弗能殺。或者祖功宗德。尙有留貽。且錄將長案姓名。進觀後效。合有個袍袍套套。頂頂靴靴。

俞少卿試帖

道光時。杭城諸生有俞少卿名城者。頗有文才。尤工試帖。肄業崇文書院。屢試率不得前列。頗憤憤。時山長爲胡書農。胡偶以蜂重抱香歸命題。俞作首二句曰。爾亦知香臭。

胡蜂歷亂飛。胡見之甚不悅。謂俞之師黃蘗泉珣曰。此人汝徒耶。奈何如此。黃搖首曰。彼尙以君爲足教。故有此。若我輩。更在彼不屑教誨之列矣。胡默然。

沈萬三聚寶盆

道光朝。京師士大夫。公讜林文忠公。則徐於某所。文忠久不至。衆饑甚。索食頗急。時座客祝衡。哇慶蕃。善諧笑。衆因請試說一笑話。祝曰。亦知沈萬三有聚寶盆乎。曰知之。曰。知沈萬三之鄰人乎。曰不知。曰。沈萬三之鄰。窶人子也。卒歲無以爲活。相與謀曰。吾鄰非沈萬三乎。試以比鄰之誼。借其聚寶盆片刻。卽足吾欲矣。僉曰。然。謀之。沈固不肯。強而後可。期以一用卽還。不得逾晷。聚寶盆以類爲招。以金銀投盆中。俄頃滿盆皆金銀矣。推之珊瑚翡翠。大秦之珠。夜光之璧皆然。某旣攜盆歸。環顧四壁。無可投者。其妻卞急。乃以所抱兒投之。俄頃之間。滿盆皆所抱兒也。呱呱而泣。咸求乳。某頓足歎曰。本意在求財。乃聚此餓鬼於一堂耶。

笑話一擔

一秀才年六十。忽生一子。因有年紀而生。卽名年紀。未幾又生一子。似可讀書。因名學

問。次年又生一子。笑曰。如此老年。還要生子。真笑話也。因名曰笑話。三人年長無事。俱命入山打柴。及歸。夫問曰。三子之柴孰多。妻曰。年紀有了一把。學問一些也。無笑話到有一擔。

### 約指刻字訛誤

英國某少年。新與某女士訂婚約。思贈一約指以表情愔。苦無適當字句刊刻其上。請命於其父。父告以可刻（卿見此卽如見吾）七字。後數日。女士得某少年所贈約指。大喜。細視刻字。不覺大詫。其字爲卿見此卽如見父。

### 吃人

昔有人極敏慧而口吃。一宦每閑悶。卽召與劇談。嘗歲暮無事。對坐因戲之云。有大坑深一丈。方圓亦一丈。遣公入其中。何法得出。此人低頭良久。乃問云。有梯出否。宦云。只論無梯。若論有梯。何須更問。其人又低頭良久。問曰。白白白。白日夜夜夜地。宦云。何須云。白日夜地。若爲得出。乃云。若不是夜地。眼眼不瞎。爲甚物入入裏許。宦大笑。又問云。忽命公作軍將。有小城。兵不過一千。已下。糧食惟有數日。城外被數萬人圍。若遣公

向城中作何謀計。低頭良久。問云。有有救救兵否。宦云。只緣無救。所以問公。沈吟良久。舉頭向宦云。審審如公言。不免取敗。宦大笑。又問云。計公多能。無種不解。今日家中有人。蛇咬足。若爲醫治。此人卽應聲報云。取取五月五日南牆下雪。雪塗塗卽卽治。宦云。五月何處得有雪。答云。若五月五日無雪。臘月何處有蛇咬。宦笑而遺之。

紀文達語

紀文達雖一戲謔。亦令人不可思議。如有平某娶妻。公送詩韻一部。莫不怪之。平某思索數日。始知其取平上去入四字爲謔也。又有林鳳梧來見。公問命名之義。林曰。生時母夢一鳳棲於梧桐。故名。公歎曰。尊兆可謂美矣。設不幸而夢一雞盤旋於芭蕉之間。則足下之名。便不好聽矣。真惡謔也。又散朝時。一老公留說一笑話。公沈思曰。昔有一內監。此句之後。不發一言。老公俟之。移時問曰。底下如何。公曰。底下一樣沒有。聞者絕倒。

訓子

南匯瓦屑墩有富人張叔英。名附成均。胸無點墨。然喜假斯文。一日爲子完姻。俗有諺

朝請訓之禮。叔英夫婦高坐堂中。兒媳參拜於前。禮人贊請訓。叔英高聲作官話曰。爾生於富貴之家。未知稼穡之艱難。時賓朋滿座。皆聳耳而聽下文。叔英遲之又久。復操土音曰。你若要做人。須急急爬上去。於是闔堂大笑。里黨至傳爲口實。

### 癡人說夢

戚某幼耽讀而性癡。一日早起。謂婢某曰。爾昨夜夢見我否。答曰。未。大斥曰。夢中分明見爾。何以賴去。往訴母曰。癡婢該打。我昨夜夢見他。他堅說未夢見我。豈有此理耶。

### 儉兒

某生夜讀。往復數百徧猶不熟。漏四下。誦聲益喧。意且達旦矣。有賊伏床下。躁甚。突起擗之曰。爾非生鐵。何頑鈍若此。余焉能待。遽趨出門。鼓掌而去。

### 閱卷

試蟹輪芒得輪字詩。通首押七虞。無一字調平仄者。一卷有露出乳如酥句。一卷有青樓一夕娛句。又如梟射雉賦。可笑者固多。然莫甚於以其夫之無物一語。此物正不知何物也。又賦得三折肱爲良醫。有句云。美術炫孃娘。此必是女科目。內頓生光。此是眼

科。既應滾新漿。是痘科。肱折如何可。醫來痛頓忘。是接骨科。發毒有奇方。是外科。床前施妙技。局外想新妝。此必賣春方者。不索人間謝。能傳海上方。此是施藥者。按脉須雙手。開方定一張。更有云。盛世不生瘡者。或批一聯云。所以周禮肇興。膏藥之名不設。齊伯既失。瘍醫之事遂傳也。

詩誤

某公主講真定。以射以觀德命題。一生詩有句云。妻皮許共鑽。閱之大駭。既乃悟其脫去木旁也。此等紕繆。真是千古笑柄。

策謬

某督學試貢監錄科。策問姚江學術。一監生對云。有謂姚之學勝於江者。有謂江之學勝於姚者。兩說並存。似難分其優劣。閱者大笑。

記誤

有縣令蒞任。籤拏北門外薙髮鋪人。杖之四十。其人不知所犯何罪。叩頭請示。令曰。某年月日。在汝鋪薙頭。受汝輕慢。其人曰。太老爺並未到過小鋪。令恍然曰。誤矣。實以千

錢遺之。蓋令在家時。曾受本鄉北門外薤頭鋪侮耳。時傳爲笑柄。

### 揚令公祠

阮文達巡撫浙江。有餘姚令來謁。公偶云。任學政時。曾謁楊明祠。棟宇傾頹。今有數十年矣。此亦賢有司事也。令唯唯而退。越半載。忽接稟云。大人命修楊大人祠堂。卑職已捐廉建造。乞賜題額。公大駭。詢來差。蓋令已造成楊令公祠。中塑金盔披甲像矣。

### 計開

汴中有從九保舉知縣者。蒞任後。坐堂審案。吏開點名單。首列計開二字。以硃筆點之。吏不便顯言。詭詞答曰。計開未到。及審第二案。見又計開。仍以筆點之。吏仍白未到。遂大怒云。今日兩案。俱是計開爲首。乃敢抗傳不到。明係差役買放。飛籤欲責。役急呼曰。計開不是個人。令云。因其不是個人。所以要拏。將役重責。限三日解案。退堂後。幕友告其故。始免緝云。

### 館餐詩

李子仙孝廉。館於某商家。曾有句云。青菜縫中藏肉屑。黃醬頭上頂肝油。形容館餐之

薄。讀之失笑。

說大話

有某罨子者。貴爲諸生。富有百畝之外。其罨量特宏。新正賀歲。輿從簇絢。嘗過其友人家。曰。弟不才。當世名公鉅卿。縉紳先生。竟以不識弟面爲恥。去冬蔣時菴過敝齋。要招弟入消寒會。弟因窘况。將應嘉興府某公修志之聘。既思五馬來招。不足爲弟榮。轉薦敝友某太史去。某公不允。又浼香樹先生後人來介紹。懇予一往。奈俗冗不得抽身。慚愧之極。一霎新正。閱撫軍夙重義氣。其所素好。又在近邊。新年不到。似非情理。前日上蘇謁閔答蔣之外。投刺消賬。便擬返棹。小伴頗慧。提醒稽公子送過鹿肉脯。現寓羅浮別墅。何不乘便一答。弟然之。過素賞齋。知王光祿已到舍去。隨命轎往洞涇。光祿恰歸。被堅留住。曰。蘭泉要君參訂河海集。託我留君。渠卽日至。弟答以不暇。教伊寄信申衙。前畢秋帆舍親處。卽能報命。光祿始放弟出。是夕。宿葑門彭舍親宅上。剛接着沈雲椒手書云。彭七大人曉巒。老人渴想君。屢次致書。君何不上隻字。京師人多言君做。弟閱書氣憤。近前太老料理弗聞。焉能一直上去。是以去年王中堂壽。託金聽濤爲我點一

到字而已。有幾許神思。爲諸公酬應耶。雖有幾人書記。都是濫竽。昨日王夢樓薦一人來。前日趙耘松薦一人來。再前日陳永齋薦兩人來。弟以友朋吹噓。情不可却。留爲伴食中書而已。其友聽不耐煩。曰。君飢矣。啖飯再談。罨子曰。弟被奇方伯滿菜傷胃。殊不欲食。其友曰。飯不食。小飲可乎。罨子曰。前夜與秦簪園拇戰。連負十拳。嘔唾淋漓。今見杯中物。讎寇矣。客在旁曰。簪園久赴玉樓。君幾時與飲。罨子曰。僕忘矣。僕故人情密。時形夢寐。簪園共飲。夢中情事。誤當目前。客曰。然則君一席話。皆夢中話耶。座上無癡人也。君所云云。概不與聞。

夜航主人曰。友人戴香九。嘲時髦詩曰。一種風光士大夫。蜜玻轎子蕩流蘇。忙奔投帖長鬚僕。溫語傳房短辮奴。出位狂迎拱幾打。登堂互拜手相扶。久懷一嚮年兄好。某老先生會也無。可謂形容切當。昨閱趙甌北集云。一僧人遇富人。歷舉軒冕來往。不勝煩惱。富人曰。若既怕煩惱。何不出了家。今聽罨子生云云。反不如杜門不出。作秀才樣子。

### 老饕食飽糞

某先生。飲食之人也。極喜嘗異味。亦無不得飫者。一日。碧霞觀道士約與看梅花。并邀

其賁河豚。辭家人早出。三更席散到家。酩酊不省人事。忽然面色頓變。大喊曰。難過。家人着急。以爲必中河豚毒矣。思惟糞清水能解。時值嚴寒。瓶凍。滴水無覓。床上呻吟愈甚。迫不及待。遂以純糞灌之。飽餐始定。胡塗睡去。直至紅旭三竿。簷冰滴瀝。先生唇舌一擦。覺餘味曲包。殊不可耐。家人見其起而有喜色也。以爲幸賴澆灌之力。告以夜來狀。先生忍氣坐床上曰。冰鮮市上已斷三日。鮪鮪僅存一對。當廚嫌少。並未買歸。昨夜所食。尋常魚肉而已。天寒過飲。量不能支。未免困頓。汝曹遂信爲中毒耶。甚矣。被虛名而受實累。芬芳齒頰。自取之也。

鬚鬚打辮子

有一張姓者。年已花甲。前清知府也。下頰鬚甚多。人皆以張大鬚子呼之。自民國成立以來。彼頭上之小辮。並未剪去。有時垂於腦後。有時盤於頂際。官署送出命令。凡有髮未去者。均令警察干涉。一日。張步行街市。爲警察所見。當以剪刀將其小辮剪下。張憤憤歸。卽將鬚鬚梳成一辮。並飾以彩色之絨繩。復走至警察之前。曰。予鬚鬚梳辮子。汝能干涉否。警察一笑置之。路人見之者。莫不嘆此老之倔強也。

### 少奶之名稱

粵人之旅居上海者。率先租一屋。而後分租數人。而離奇少奶之名稱發現焉。無老無少。均呼之曰少奶。如樓下少奶（住於樓下者餘則類推）樓下後房少奶。樓上少奶。前樓少奶。後樓少奶。廚房少奶。廚房樓少奶。晒棚房少奶（於樓下再建一層謂之角仔）隔離少奶。前面少奶。後面少奶等。皆可笑也。

### 患短視

患短視者。行經人家門首。一縷燈光。自門縫迸出。直立不敢前。狂呼曰。誰家晾衣竿。直豎當路。該家聞聲。啓門出視。甲更駭曰。不好了。連被單都落下來了。

### 駕返淫池

北京某因友母故。公送幃子一幅。轉託他友承辦。友竟將駕返瑤池。書爲駕返淫池。做字人居然將四字做成送來。觀之無不捧腹。由某某問做字人你爲何不將此字改正。答云。來字如是不敢妄改。可謂荒謬矣。

### 予豈好便哉

可發一笑

上海某里之口。因行人均向該處小便。以致臭味難聞。有碍衛生。乃大書於壁上曰。行人等。不得在此小便。某甲見之。卽就該處溺焉。巡捕出而干涉。謂甲曰。汝不識字乎。甲曰。否。捕因指壁上之字曰。汝旣識字。何以復在此小便。甲曰。你看明明寫上行路人等不得。在此小便。余今等不得矣。故溺耳。巡捕無可奈何。釋之而去。聞卽日將加以圈點云。

奇異之盟帖

一人在路行走。拾得一紙。蓋盟帖也。文如下。（立貨帖文約人張紅福宗儀慶吳金聚許道紅今貨到同帖同心同意人有官同做有馬同騎有生意同做有飯同吃如有死后有大小事心生日某月取新各石事心總要出人售打家工儀不作蓋面子面儀如事后各人出期各人心則后來儀字爲憑據拜造如有三兄台好比當日在桃園念拜弟兄大如好比千萬大發心泉拜弟兄老大張紅福戊戌年屬狗九月初四日心泉拜弟兄老二宗儀慶己亥年屬猪七月初八日心泉拜弟兄老三吳金聚庚子年屬鼠四月二十日心泉拜弟兄老四許道紅戊戌年屬狗十二月初五日四人法寃同心合意

對天地拜神噓頭叩上民國陸年

初十日吉立（發憑）

### 奇異之墓文

有奇異之墓文數則。可笑煞人。譯文如下。法國米里墓場一男墓碑云。「嗟夫吾夫我害爾矣。我念爾喜食海螺。故我烹而餉爾。爾竟一食不起。永居於此。坏土我望爾來。世弗再貪食海螺也。未亡人雪斯。」美國托司有一墓碑上云。「我揮淚至今。我每晚揩拭鞋靴時無人助我矣。我有時竟不揩拭。免淚池枯涸。我亦願汝勿哭。勿念皮脫（想是伊之兒女）。我近日仍吸鼻烟。身體頗健。」法國里而司亦有一墓碑。文云。「爾乃世界上之妬嫉婦也。我受爾之累。如白土斯里之羊羣。我永不追悼爾。設爾念我。我不願爾爾夫却司。」德國其興堡墓場有一墓志云。「我兒勇哉。汝頭部槍珠與汝安居此處。請勿念父。若母汝未婚妻。現寓我家。風姿更美於昔。惜汝不克一享豔福。雖然我決不爲此事而哀我愛汝。」

### 考中學之趣學生

某中校補招新生。有某生者。目戴托力克。身穿杭綢紗。手約金戒指。足履大英鞋。昂昂

然直入試室。時值某教員之試驗算術也。即啓口問曰。你會讀什麼算術書麼。該生瞠目久之。握自來水筆言曰。我曾讀過洋裝書一厚冊矣。

### 尋貓廣告

某姓家門首高貼一紙。諦視之。尋貓廣告也。文曰。本宅於十號走失花白小貓一隻。頸繫銅鈴。腹白背黑。足短尾黑。厥名阿米。余家愛之不勝。各方仁人君子。知其下落。送到本宅。酬洋二元。知風報信。因而尋到者。酬洋一元。決不失言。注意。如將此貓送回本寓者。福祿齊全。子孫滿堂。陰功積德。長命富貴。如知此貓下落。不送回本寓者。惡貫滿盈。殃及子孫。斬宗滅嗣。男盜女娼。本宅敬白。

### 南郭秀才

東魯婚姻俗例。凡綵輿到門。女家必預繕一簡。名啓書。隨新嫁娘送去。其辭無非吉利語。即如蘇才郭福。姬子彭年之類也。有南郭秀才。本不羈士。因貧館田舍翁某甲家。甲有女。字某乙子。婚有日矣。甲告秀才曰。某粗鄙不解文字。將以啓書浼先生。某固村而親家亦非雅。請先生務去陳言。別翻花樣。說莊家本來面目。寫農人老實因緣。庶免雷

同。敬求椽筆。秀才曰善。子當以黃雞白。酒享我爛醉飽餐。看我揮毫灑翰。何如甲果如願以償。秀才作文曰。伏以咬文嚼字。秀才當行。拙口笨腮。農人本色。冠旣帶夫平頂。禮休重乎尖酸。恭維親家老哥。耕耨事業。樸實人家。築蝸牛之廬。黃壤常甃。鋪牡蠣之路。綠柳成行。陳穀爛芝。藤真是小圃尖。而大圃滿。肥葱嫩韭菜。不減南園棗。而北園桑。槽頭喂板角之青。力能耕地。門前拴粉嘴之白。喊可驚天。而弟則徒守清貧。難期濁富。身穿四塊瓦。露後遮前。頭頂一盞燈。沒棱少緯。伸出去兩隻赤手。縮回來一對空拳。聞你家令郎纔讀詩書。卽識一丁之字。愧我家大姐甫知針黹。難堆滿面之花。幸逢月下老人。得配人間佳偶。伏願女知靜好。男解愛憐。孝順公婆。和睦妯娌。養兒做極大官員。改其門而換其戶。生女織許多布匹。長其財而肥其家。趁此良辰。圓其好事。行見三村五舍。牽來告朔餼羊。會看黃酒白燒。醉倒奔泉渴驢。五百年冤業。棒打不開。一肚皮牢騷。寫來好笑。臨啓雀躍。忭頌莫名。秀才書就。頗自負。甲聽其雜誦。亦爲之首肯。詎乙與賀客傳視。莫不以爲譏誚。且以渴驢句比客爲畜。以冤業句視乙非人。乙大怒。朱陳會晤時。揮以老拳。遂致雀鼠。適邑宰亦援例出身者。之無莫辨。見兩家爭訟甚急。窮執筆人。

以秀才對。遂飛籤械至。與以夏楚。秀才不服。語侵長官。乃付廣文箝禁。據實申詳。以爲興大獄矣。而上游囑之。狂笑不已。判牘尾云。綴俗成文。不過秀才游戲。小題大做。足徵縣主糊塗。夏楚枉及無辜。冬烘是其本色。而兩親家興訟。只爲不通。百里侯申詳。何其多事。但啓書別樣。機趣橫生。當付彼廣文。爲諸生逞才之炯戒。且罰汝薄俸。酬文人遭拍之冤刑。兩造逐回。一批絕倒。幸奉批甚惶恐。而秀才搖擺出牢籠矣。

驢化爲履

東臺某鎮。有富翁朱叟。擁厚貲而慳吝殊甚。體患疥。與人較錙銖。恆狡賴。故里人呼之曰癩狗皮。爲子延師館於家。多以冷字問師。師略囁嚅。卽云不通。揶揄之。人多裹足不敢就。邑佟生。滑稽士也。貧無已。俯就其館。甫蒞臯比。卽大書一二字於壁。下註云。人能識得。方許以冷字問我。翁遍搜六書八法。廣詢名儒碩彥。不可得其音。婉詢於生。生不答。翁於市上購物。必精擇其價之廉者。買魚爲膳。非腐敗不入門。人問之曰。吾恐傷生耳。一日。鄰家豕瘟死。人以爲有毒。不敢食。獨翁以半價買歸。剖而醃作脯。每夕登盤。生誤食欲哇。因拈瘟豬肉三字囑徒對。徒蹙額苦無偶。轉求教。生笑曰。蠢才。俯拾卽是何。

不徑對。癩狗皮向不工巧耶。適催租隸。來翁畏而勉留飯。卽邀與生同案。餐盤有鹹彘首。生吟曰。盤中尙有豬頭肉。座上何來狗腿差。租隸聞之。愧逸去。一日。有陝客牽驢來。鎖乞於市云。斷資斧不能歸。求衆援不應。客歎曰。吾餒甚。實力窮。本擬乘驢返。今欲貨之。急切無售。主盍殺之。貨驢肉較易也。且肉值廉。僅取價常之半。因假屠刃揮之。驢首斷。血縷縷。濕街市塵。再加鬻切成塊。繫以草縷。挂壁上。人爭售之。頃刻去其半。翁聞之。怠攜錢盡。購其賸者。歸客釀貨肉。錢得十竿。太息徒步去。翁歸。以驢肉滲鹽儲於甕。剖小小一鬻。炊於釜。歡怵慶喜不可名言。廚婢燃薪煮移時。偶揭釜蓋。睨其生熟。大驚。蓋內突化爲爛草履一雙。告翁大駭。詫視甕中。則滿滿皆草履。借問鄰家有貨肉者。亦如是。然鄰貨肉少。不似翁之多。蓋遊方術士用障眼法。破慳囊者。翁不知也。愧悔叫罵。又不可名言。生聞之。大笑捧腹。戲仿月令句黏於壁云。是月也。驢子至。慳囊破。銅錢去。驢肉入釜。化爲履。癩狗無聲。翁見之。益怒。生無禮。年終解館。囑人示意請另就。生曰。諾。卽刻解館。翁盛洽。觴送生行。甫執匕。翁盛服跪地。叩有聲。詢所求。曰。師所書二字。老漢幾箇成癩。乞明示救殘喘。曰。此牛字。翁不識耶。曰。何無一懸針。生笑曰。渠倔強好以冷字。

炆人又貪婪吝於資。強在筋。故抽去脊筋耳。聞者無不大笑。

惡鼠

某惡鼠破家。求良貓。鑿以腥膏。眠以氈罽。貓既飽且安。率不捕鼠。甚者與鼠遊戲。鼠以故益暴。某怒。道不復蓄貓。以爲天下無良貓也。因設機。鼠弗蹈。餌以毒。弗食。某怒。鼠殆無虛日。然無如何也。他日失火。焚廩。及寢矣。某趨出門外。大笑不止。隣人爲撲滅。某大恚曰。鼠輩方殲於一炬。諸君救之何也。

忘誤

某夜夢隣人招飲。旦而詣之曰。公何事召客。主人訝然。某亦徐悟曰。殆夢耶。大慚欲出。主人笑留之。爲具食。他日隣真召之飲。某疑亦夢也。使者敦促至再。始敢赴。又有某公者。嘗自外入。見其妻共男子款語。大怒。更不審視。遽上堂。叱曰。何物狂子。白晝公然調人婦。妻詭曰。警耶。何妄言之甚。某因諦之。妻弟也。惶恐笑謝。後其妻私一少年。值某於寢門奔去。某愕然。徐憶前事。以爲妻弟也。詰妻曰。舅一何匆遽。妻因給曰。恐復見叱耳。某信之。亦更不憶面目之不似。又李性者。性紕繆。里中歲暮家書郵至。諸商於外者其

家各就郵索書。李遽聞之。亦往索郵。問公何人在客。李恍然曰。固無之。一笑而返。又某公者嘗晝寢。同儕者戲剪其髻。僅存萌蘖。某醒亦殊忘之。妻見而大笑。問公髻安在。某始探頤。記向果有髻。適有雍髮者過其門。遂疑髻爲所雍去。徑執而拳之。其人駭問。得其故。力辨乃解。或假某公衣。數日送還之。某已不記。但問曰。欲質耶。估耶。或因詭應曰。亦估耳。與往復競價。竟以數千錢買之。某生就傳於外。數歸視其妻。一日者又將歸矣。其友伺其睡。戲取竈煤畫圈於其腹。生固弗覺也。及生來。友故避而出於外。遲迴而後入。生問曰。公何之。友故不卽答。又故作忸怩之色。生詰之。友乃長揖曰。公素長者。又厚暱於我。我不忍復欺公。然公不罪我。我乃敢相告。生曰。諾。云何。友曰。適訪公於家。公已出。暫遇賢夫人。蒙其眷愛。生駭然未信。友曰。其臍下有圈。吾所畫也。生大怒。趨歸。見其妻。亦更不他語。趣解衣而驗腹焉。果有圈。始數而詬之。拂袖竟出。偶就溺。見己腹有圈。始悟其印也。復歸。妻已挂梁間幾死。某氏女將嫁。其母戒之曰。壻家不可深恃也。須自計以防厥後。女曰。諾。旣嫁。數盜錢穀藏母家。姑覺而出之。母乃謂女曰。吾固曰。不可恃也。縣中代人受杖者。曰毛鬼。某乙聞而慕之。乃代某甲杖。與之二金。旣受杖。楚甚。急以

二金賂行杖之隸。杖乃輕。乙出謝甲曰。非公金爲賂。杖幾死。

### 梁山州

富海帆先生撫浙時。公事之暇。每與僚屬談詩文爲樂。適杭守乏人。委一同知攝篆。一日上院。富公問以梁山州之事。守作而對曰。卑職管下。只有海甯州。沒有梁山州。大人查縉紳錄。就是海帆大笑而入。

### 詩嘲

蔣桃溪言有王姓者。家粗溫飽。報捐從九品。好以門族誇於人。見有懸石谷畫者。輒曰。此家二房叔曾祖也。有持夢樓書扇者。又曰。此余未出服之族兄也。凡王姓仕宦者。必引爲同宗。同寮皆匿笑之。後分發江西時。柏田袁公爲方伯。好詼諧。一日。屬員進見。袁笑謂衆曰。僕有俚言。欲贈王佐堂。試爲諸君誦之。時王亦在座。袁誦曰。天下三王本一家。任君東拉與西拏。太常山左稱同族。珠。聯。時有爲江南布政使者亦王姓。舍弟粵東貽羽緞家兒黔口寄團茶。行香若過靈官廟。五百年前紱太爺。合座爲之大曠。

### 通字

馬要沈午橋館於郡中金氏。其徒某尙幼。讀左傳至共仲通於哀姜。問午橋通字作何解。午橋曉以私通之義。卒不解。因復曉之曰。有如男女二人同榻而臥。是之謂通。其徒乃點首喜笑。時金一女僕微有姿。與僕朱某私通。方夏日。每伺主人午睡。女輒出與某戲。其臥榻適在午橋寢後。午橋偶出。其徒見女上樓久不出。潛至帳後窺之。二人雲雨方酣。不覺也。其徒急下至中堂。拍手大呼曰。咦。小莫與朱某通了。聞者無不絕倒。昔有塾師講書至淫字。曰淫者。女人之大病也。一蒙童竊聽而誌之。後以母病。數日不至。師問其故。輒對以其母方淫也。師駭然。細詢其狀。始知其母方病。大怒曰。然則何以謂之淫。將答之。童泣而對以前日所聞。其師大笑而止。午橋之徒。其善悟亦復何減。又趙氏有族子某。性素戇。與舛中許幻峯交暱。幻峯漠然也。後其鄰某至合溪。趙遇諸途。詢幻峯近狀。備極殷勤。其鄰詫曰。嘗聞幻峯語人。予與趙氏子泛交也。今觀君眷注如此。則此語不應出自幻峯口中。蓋其人素與幻峯有隙故也。願趙從未知有所謂泛交者。遂誤以泛爲飯。退而問於人曰。何謂飯交。其人未審其誤聽也。漫應曰。意不過是肉朋酒友之類耳。趙大怒曰。趙某豈將以求食而交汝耶。徑往登門叫詈。幼峯出詢其狀。趙直

前奮拳毆之。至於折齒破額而赴公堂焉。

秦檜夫婦

阮文達平蔡牽。得其兵器。鎔爲秦檜夫婦。跪岳廟前。好事者撰聯語。分繫其頸。檜曰。咳。僕本喪心。有賢妻何至若是。王氏曰。啐婦雖長舌。非老賊不到今朝。互相埋怨。口吻如生。公謁廟見之。不覺大笑。

勢不能行

吳中某秀才。素性詼諧。適患疝氣。而有友招飲。其覆函云。雖情不可却。而勢不能行。友莫解其故。後席間有知其疾者。始悟所謂。不禁捧腹。

學跑

宋王明清揮麈後錄云。蔡元長晚年。語其猶子耕道曰。欲得一好士人。教諸孫耕道云。有新進士張翬。可備其選。元長延致入館。數日後。忽語蔡諸孫云。可且學走。其他不必。諸生請其故。云。君家父祖。姦僞以敗。天下指日喪亂。惟有奔竄。或可脫死。他何必解耶。諸孫愬于元長。元長愀然不樂。命置酒謝之。且詢救弊之策。翬曰。目下姑且收拾人心。

以補萬一。然無及矣。元長爲之垂涕。所以敘劉元城之官。召張才叔楊中立之徒用之。蓋由此也。翬字柔直。南劍人。後亦顯名於時。

### 二韭十八

洛陽伽藍記云。後魏陳留侯李崇爲尙書令。儀同三司。富傾天下。而性儉吝。食常無肉。止有韭。茹韭菹。崇家客李元佑語人云。李令公一食十八種。人問故曰。二韭十八。聞者大笑。

### 黑風吹酒鬼

觚臏云。楚中杜于皇名濬。以詩文往來淮揚間。復善諧謔。適中秋。於廣陵豪家讌。集同席十餘輩。舉令須各誦唐律。月在第二字。坐間有紈袴子。初不解詩。口撰一語曰。白日照詩人。衆闕問。此係誰作。能頌其上句否。逡巡未對。杜遽曰。是黑風吹酒鬼也。合坐大笑。

### 僞盜戲姜如須

板橋雜記云。萊陽姜如須。遊於李十娘家。漁於色。匿不出戶。方密之孫克咸。並能屏風。

上行。漏下三刻。星河皎然。連袂間行。經過趙李。垂簾閉戶。夜人定矣。兩君一躍登屋。直至臥房。排闥闔張。勢如盜賊。如須下牀。跪稱大王。乞命毋傷十娘。兩君擲刀大笑曰。三郎。郎當三郎。郎當。復呼酒。極飲盡醉而散。蓋如須行三。如須高才曠代。偶效樊川。略同謝傅。秋風團扇。寄興掃眉。非沉溺煙花之比。聊記一則。以存流風餘韻云爾。

相公問牛

盛度體豐肥。一日自前殿趨出。宰相在後。盛初不知。忽見卽欲趨避。行百餘步。乃得直舍。隱于其中。石學士見其喘甚。問之。盛告其故。石曰。相公問否。盛曰。不問。別去十餘步。乃悟。罵曰。奴乃以我爲牛。

石中立謹楊大年

楊大年方與客棋。石中立自外至。坐於一隅。大年因誦賈誼鵬賦以戲之。云。止于坐隅。貌甚閒暇。石卽答云。口不能言。請對以臆。

歐陽修知貢舉

歐陽文忠公知貢舉。省闈故事。士子有疑。許上請。文忠方以復古道自任。將明告之以

崇雅黜浮。期以丕變文格。蓋至日昃。猶有喋喋勿去者。過哺稍闕矣。方與諸公酌酒賦詩。士猶有叩簾。梅聖俞怒曰。瀆則不告。當勿對。文忠不可。竟出應。鵠袍環立。觀所問士。忽前曰。諸生欲用堯舜事。而疑其爲一事或二事。惟先生幸教之。觀者闐然笑。文忠不動色。徐曰。似此疑事。誠恐其誤。但不必用可也。

### 包子廚中鏤葱絲者

有一士夫於京師買一妾。自言是蔡太師府廚中人。一日命作包子。辭以不能。詰之曰。既是廚中人。何爲不能作包子。對曰。妾乃包子廚中鏤葱絲者。曾無疑乃周益公門下士。有委之作誌銘者。無疑援此事以辭曰。某于益公之門。乃包子廚中鏤葱絲者。豈能作包子哉。

### 死後甚佳

葉丞相衡。罷相歸金華里中。不復問時事。但召布衣交。日飲亡何。一日覺意中忽忽不怡。問諸客曰。某且死。所恨未知死後佳否耳。一士人在下座作而對曰。佳甚。丞相驚顧。問何以知之。曰。使死而不佳。死者皆逃歸矣。一往不返。是以知其佳也。滿座皆笑。明年

可發一笑

丞相竟不起。

### 廁屋

蜀中吳坤齊好譔。因鄰人構新屋。往賀之。歎曰。這房做得妙。廟主人曰。只可作公廁屋耳。吳曰。何出此言。主曰。不是廁屋。何爲公一入門便放屁。

### 僧哥

昔一僧在坡公座中。見小兒名僧哥者。戲謂公曰。公不重佛。安門此名公笑曰。人家小兒。要易長育。往往以賤物爲小名。如羊狗馬牛之類是也。僧大慙。

### 過手酸

桃源張斗橋入試。竟寫名家舊文一篇。遭文宗塗抹。乃訴於學博文蓮山。文因戲詞慰之曰。昔蘇秦父母誕辰。伯子捧觴稱壽。歎曰。好佳釀。及季子亦捧觴稱壽。罵曰。酸酒。季子妻見之。乃從伯姆借酒一觴。再稱壽。亦罵曰。酸酒。季妻曰。這酒是伯姆處借來的。翁叱之曰。你這不行時的人。過手酸。

### 慚惶

東坡內召禮郎。途遇舊獄官。甚有慚惶之色。坡戲曰。昔有毒蛇傷人。爲冥府所追議。法當死。蛇訴曰。某有黃。可治病。已活數人矣。遂得免。又一牛觸殺人。法亦當死。牛訴曰。某亦有黃。可治病。已活數人矣。亦得免。獄吏又牽一人至。曰。爾常殺人。今當填命。其人倉卒亦言有黃。冥官大怒曰。蛇黃。牛黃。皆入藥。汝爲人黃。有何說。其人窘甚。乃曰。某別無黃。但有些慚惶。

### 不知骰色

李西涯嘗與陳師召擲骰得么。指曰。吾度其下是六。反看果六。色色皆然。師召大驚。語人曰。西涯天才也。成曰。上么下六。骰子定數。何足爲異。師召笑曰。然則我亦可爲。因詣西涯。西涯已先度其必至。別置六骰。錯亂其數矣。師召屢揣之不中。乃歎曰。公真不可及也。豈欺我哉。

### 題照三易

江西王生字龍賓。行十二。繪一小像。自題四言詩一首。橫列於上。題曰。一貌堂堂。掛在書房。有人問起。王十二郎。後以貧故。欲贖錢於其弟。弟曰。非我像也。得之何用。兄曰。無

妨。請於每行下添二字。一貌堂堂無比。掛在書房屋裏。有人問起何人。王十二郎阿弟。以後其弟亦乏錢。轉售於兄。又添二字。一貌堂堂無比之容。掛在書房屋裏之東。有人問起何人之照。王十二郎阿弟之兄。

誤語

劉髦二子俱登進士。長媳入京。公送登舟。以手援之。人見而笑。公曰。何笑我乎。若跌入水。尤可笑也。次媳入京。公適臥疾。呼之牀前。而以手拍枕曰。老年頭畏風。速買一帕寄回。明日登程。諸親畢會。忽又呼媳曰。忽忘昨夜枕上之囑。衆駭然。問其故。乃始撫掌。

尋馬

王皓性迂緩。曾從齊文宣北伐。乘一赤馬。平旦蒙霜。遂不復識。自言失馬。虞侯遍求。不獲。須臾日出。馬體霜盡。依然繫在目前。方云我馬尚在。

痔字

葉仲子論制字之妙。因及疾病二字。從丙矢矣。蓋言丙燥矢急。燥急疾病之所自起也。友人故以痔字難之。沈伯玉笑曰。因此地時有僧人往來。故從寺。衆方哄堂。一少年不

解。向葉問之。葉徐曰。異日汝當自解。衆復哄堂。

### 詼諧本色

詼諧詞語。必須本地風光。方可解頤噴飯。有筆客生一子。豐碩肥滿。或戲之曰。羊毫兔毫。加工選料。此家用貨。非比賣門市者。安得不佳。又有書客舉子。酷似乃翁。一人熟視之曰。原板初印。神氣一絲不走。其非翻刻贗本。蓋可知也。又有一廚司舉一子。形貌甚黑人曰。此非炭火烟煤之氣。卽是油鹽醬醋之精也。聞者絕倒。

### 黃包車夫

江北人之失業者。多至上海。以拉黃包車爲活。聞其初至之時。必就老於是業者。傳授心法。其教授法甚單簡。約五分鐘卽可畢業。扼要數語。左行不用回頭看。向右須知大轉灣。一見巡捕高舉棍。卽停車莫過關。詞極淺陋。是卽個中人之教科書也。此輩性多愚蠢。最喜賭博。某年正月。有人在二馬路大慶里前。見車夫十餘人。圍蹲電燈下。其空車皆停於馬路旁。呼之不應。疑而往觀之。則若輩以車中之坐板。置諸地上。正在大推牌九。俄被巡捕捉獲。贏得一頓痛打。嗚呼。若此輩者。真可謂苦中作樂矣。

負債鬼

吾鄉有甲乙相友善也。而皆貧。值寒食。甲墓祭歸。見道旁有破棺。遺骸暴露。甲惻然歸。家取舂鍤爲之掩覆。是夕夢繭袍人來。感泣作謝曰。蒙君子澤及枯骨。泉下無以爲報。僕生時習六壬數。君從今可垂簾於市。僕當少效微勞。亦可爲救貧之計。甲疑爲素所不習。鬼曰。但聽我言。自當有驗。甲謝之。醒而異焉。竊念一寒至此。何妨姑試其術。於是懸牌招紙。凡問卜者。鬼輒教之剖斷。有以失物告者。鬼陰語甲曰。此物在渠家房後西北廂複壁內。然非人所竊也。甲以語某。果如其言。獲之。蓋其妻臨臥以珠環置鏡台上。爲鼠所銜入也。里中某翁家一白犬。忽於空中起行。至牆頭。翁遂病傷寒。劇甚。往問之。占曰。此有野鬼求食。祀之可愈。家人歸祀之。病良已。由是其門如市。年餘積貲累千金。乙偶詣甲詢其何遽神驗。乃爾。甲述其由。乙心羨焉。歸後亦荷舂鍤至郊外。覓得敗棺。如其法行之。而返是夜。果有一鬼來謝。其狀顰眉蹙額。襤褸如丐。乙遂告所以。鬼忻然願爲効力。乙大喜。以爲指日可作富家翁矣。遂亦託其術無何。問以所卜。鬼輒曰。明日來。易一人。鬼又曰。明日來。乙皆如其言。應之。其人輒懷卦金而返。翌日。更無有過而

問焉者。乙遠以責其鬼。鬼曰。某生前凡遇索債者。則應之以是。其他固未嫻也。言已寂然。自是絕不復至。某懷恨不已。訪諸邑中。其人蓋以負欠纍纍。憂鬱成疾而死者也。

### 三十而立

一夕話載三十而立破題云。兩個十五之年。雖有椅机而不坐焉。又釵釧記傳奇中。亦有此科譚。而不知確有此典也。北夢瑣言魏博節使韓簡性蠹質。每對文士不曉其說。心甚恥之。乃召一孝廉令講論語。及講至爲政篇。明日謂諸從政曰。僕近知古人淳樸年至三十。方能行立。聞者無不絕倒。但不知此公善悟。別具會心。抑孝廉口授時。卽出此祕解也。

### 經語詼諧

閒談以經語詼諧。亦是侮聖人之言。然有足以捧腹者。戚友家有素事。余弔後適坐帳房。帳司者時不在。有姚姓老翁取酒獨飲。誤斟於几。倉猝間取几上謝帖異之。俗以紙司帳者來。問曰。是誰手閒。糟塌一張謝帖。旁有一人曰。堯老而舜攝也。又有兄弟二人雙生。其友人某。往往誤認。一日遇其兄。遽呼之曰。二老。旁有知之者曰。渠大老也。其

人曰。總是一般的。二者者天下之大老也。又有一商家子舉殯。車馬引導之盛。窮極侈靡。有述之者曰。今日某家喪事。從未見有如是之闊者。杭俗以盛爲闊座中一人曰。此所謂吁嗟闊兮。不我活兮是也。

山魘 僂僂

張船山太守有二僕。一曰劉升。甚長。名之曰山魘。一曰張芳。甚矮。名之曰僂僂。太守作詩合詠之云。一僮短小如僂僂。一奴長細如山魘。奴能抄書僮識字。一屋高低有奇效。先生或賦詩。僂僂磨墨。亦若有所思。詩成棄其草。山魘善寫。偷作牀頭稿。先生燕居常閉門。僂僂侍立如無人。先生出遊行頗速。山魘一過市人縮。先生醉後山魘扶。僂僂趨猶提壺。先生貧極僂僂瘦。山魘搖搖如學究。僂僂喜。山魘愁。笑唬幻作雙獼猴。山魘立。僂僂坐。俯仰雲泥人兩箇。山魘一嗽僂僂驚。忽如天半聞雷聲。僂僂一怒山魘伏。左右如葵衛其足。吁嗟乎。先生無聊只好奇。僂僂山魘亦頗落落無威儀。無威儀。先生怒。山魘文。僂僂趣。詩譴而雋。

送詩韻

山陰平公。在京師續娶。紀曉嵐先生使送賀禮。佐以詩韻一部。凡四冊。分題以之于。于歸四字。平不解。既而先生來赴燕。酒半。平從容問曰。昨蒙寵貺。內有詩韻四冊。及所題之字。皆未識命意所在。今願竊有請也。先生曰。無他。詩韻者。平上去入而已。之子于歸。自應是平上去入矣。合座大噱。

### 廟鬼慢神

杭人崇尙鬼神。每廟之神。必撰其姓名。尊以官爵。在廟從事之人。皆里中好事者。號曰廟鬼。兩般秋雨庵筆記云。余讀書十五奎巷。巷中有施將軍廟。卽宋殿前小校刺秦檜者也。是廟香火頗盛。遂有積資。將欲賽會。而苦神之官爵不高。廟鬼乃遣人齋三百金。至江西張真人府。爲神捐一伯爵。得請之後。乃大行出會。極儀從臺閣之盛。計所費千金有餘。他廟之鬼。皆嘖嘖稱羨不置。白馬明王亦曾出會。本有王封。故儀衛烜赫。神無姓名。撰爲趙駿二字。所遇之廟。皆以愚弟帖拜之。乃拜至一社廟。其神爲宋康王。於是康王廟鬼噪而出曰。爾王乃我王所乘騎者。安得稱弟。無禮若此。應行議罰。旁人爲講解始免。又出神會時。遇他廟之神爵高於本廟者。則多人擁神輿疾趨過之。謂之搶駕。

去以示敬。五月中關侯出會。會中人以侯已封協天大帝。其尊無對。雖過宗陽宮亦不搶駕。宗陽宮所祀爲玉帝。向來各神過。無不搶駕者。此屆獨否。廟鬼恥之。乃連夜塑一諸葛武侯像。坐於廟門口。比會前導至。止則遣人迎詰曰。君侯未奉將令何往。于是隨從之廟鬼。相顧色駭。曰。軍師在此。不能不搶駕矣。大抵廟鬼所本。皆小說家言。慢神不經。荒誕無理。真令人捧腹。至關侯手中之扇。款落雲長二兄大人屬。愚弟諸葛亮書。以及玉極紫微頓首。愚妹觀音大士檢祿等帖。姑無論矣。

糊塗官

福建有秦某者。官莆田令。正月署中宴客。演劇至雷峯塔許仙合鉢事。秦忽大怒。呼吏執許仙下堂笞之。優人訴曰。某戲子。非許仙也。秦曰。吾原知爾戲子。若真許仙。則笞死矣。一時傳以爲笑。江蘇同官某者。攝太倉一令。方審案。突有一人上堂呼冤。訴子業刺頭而忤逆者。某以瀆擾。叱令驅出。案畢退堂。忽憶有刺頭父呈忤逆事。卽令役速將在署刺頭之人縛至。某一見大怒曰。爾奈何忤逆其父。叱令重責至一百。其人昂首辨曰。小人實係早年喪父者。某始恍然。滿堂書役皆匿笑而散。

袁癡

袁丹叔先生國粹。文章爾雅。而性癡絕。人皆以袁癡目之。自郡守解組歸。居於葦城。屋濱大河。鄉人每泊糞船於門外。先生惡之。乃買羊肉一包。密置河畔。鄉人担糞歸。將飯見肉。疑爲人所遺者。大喜。亟啖之。先生俟食訖。乃至岸側。佯爲周視。故作喜狀曰。這畜生今日必死矣。鄉人驚問故。則曰。此地有惡狗。吾買砒霜置肉內毒之。今旣食。除一害矣。鄉人大恐。承係己食。懇其救解。先生陽驚曰。我毒狗不毒人。此係爾自作之孽。非我罪過。鄉人愈哀懇至涕泗。乃指糞曰。亟啖此。或可解。鄉人畏死。從之。大吐委頓。則撫掌笑曰。爾他日仍泊船於此。當令再喫糞也。一日者立於門前。適府公遣僕奉書於先生。僕見先生不識也。因詢曰。此間有一袁癡居何處。先生引之至家。攜書入。良久。什襲一巨函出。交僕曰。此係寶物。爾主向借。不能不與。爾主書中言惟爾誠實可靠。須親攜去。毋易人致損壞。鄭重言之。再三僕負之歸。物已重。路又遠。汗流浹背。府公見之不解。拆封。乃一粗石。重二十餘斤。上書十六字。曰。尊价無禮。呼我袁癡。無法處治。以石壓之。府公大笑。卽其僕亦自笑也。

漕督諧詩

雲夢許秋巖。尙書兆椿。美鬚髯。工詩善書。尤精于吏牘。下筆千言。無不迎刃而解。蓋非獨以吟詠見長也。官漕督時。道出長沙。善化令某。已升武岡州牧。置備儀仗。于官銜牌。誤書漕作糟。尙書作一詩調之云。平生不作醉鄉侯。况復星馳速置郵。豈有尙書兼漕部。漫勞明府續糟邱。讀書字要分魚豕。過客風原異馬牛。聞說頭銜已升轉。武岡可是五缸州。風流蘊藉。想某令讀之。亦當絕倒。

鼻壺

浙江某觀察北人。一日上院。忘攜鼻壺。命僕還取之。僕南人。誤爲便壺。良久取至。藏於身後。逡巡不敢遽呈。某作京語曰。鼻壺來未。僕曰。來矣。曰。何不將來。曰。衆中不雅。某怒叱之。僕乃雙手捧呈。曰。便壺在此。合座爲之大笑。

蝴蝶會

友人小聚。各出酒一壺。肴一碟。謂之蝴蝶會。一日稚虹味蓀作此會。而馬君湘艇大醉。馬與少葵爲老友。時時相譔。是日幾奮老拳。稚虹戲作賀新涼詞嘲之云。酒綠燈紅夜。

恰招來二三知己。傳盃夜話。吸盡西江斟北斗。狂興如潮而瀉。更毋戰譁然振瓦。獨有  
伏波豪氣。湧擲銀壺飛舞從天下。驚孺子魂兒怕。壯懷壓倒甘興霸。猛然間朱顏改變  
風雲叱咤。醉語模糊渾不辨。倒底是真是假。可是學灌夫謾罵。縱酒無非行樂事。又何  
須奮臂揮拳打。蝴蝶會從今罷。

### 面具

友人洪某。短小精幹。善於周旋。廣衆之間。因人改色。里人謂其滿腰假面具。每見一人。  
隨取一具帶之。雖一日之內。一室之間。所遇貴賤貧富。或至數十人。而洪君面具。時時  
不同也。

### 京中新婚詩

北京婚禮與南方不同。邵又房娶妻南方。諸同年賀之。意欲鬧房拜見新人也。不料花  
轎一到。直進內房。新郎彎弓而出。向轎簾三發響箭。然後抱新人出轎。則亂鬢蓬鬆。紅  
綢裹首。新郎以秤杆挑下紅巾。不行交拜之禮。便對坐床上。拌婆二人持紅巾。將四面  
窗楞通身遮蔽。進大餃一個剖之。中藏小餃百餘。兩新人飲酒啖餃畢。脫衣交頸而睡。

次日雞鳴。公公秉燭早起。禮拜天地竈神祖廟。過五日後。方纔宴客。本日賀者全無茶酒。飢渴而退。或嘲之曰。京裏新婚大不同。轎兒抬進洞房中。硬弓對臉先三箭。大餃蒸來再一鍾。秤幹一挑休作揖。紅毡四裹不通風。明朝天地祖宗竈。拜得腰疼是阿公。

一牛獨坐看文章

浙江學使某。頗苛刻。按試杭州。例在暑日。蓋浙學出巡各郡。輒回省歇夏也。學使欲杜檜替。乃令以紙條黏考生之首。使其著案。不得交頭接耳。及題紙下。詩題爲萬馬無聲聽號令。一生忽拍案大聲呼曰。此題出處大奇。諸君亦知其下句乎。諸生大驚曰。不知。又大聲曰。下句爲一牛獨坐看文章。諸生狂笑。一時紙條盡斷。杜亦不能究矣。

不可陽得

咸同間。丁文誠公葆楨督蜀時。延湘潭王壬秋。主講尊經書院。資陽某生解經。釋陽字義曰。陽與多通。王秋批云。陽與多通。則資陽可作資多。資多有此人才。不可陽得矣。

寫三代

同治初。瓜洲總兵某。以末卒遞保至總兵。一日。某參戎欲與聯盟。結爲異姓兄弟。先以

帖至。聽兵立囑帳房。依式購辦。令幕友爲之寫。幕友請示三代之名。總兵大怒。謂如此無用。連三代不能寫也。作書記。可卽僕被歸。因遍語同僚。介紹一能者。適某處有一人閒住。急薦之入署。卽寫盟帖。某知書記被逐事。乃以趙大錢二孫三。作爲總兵之曾祖祖父。一揮而就。總兵稱賞。遇某同僚。道謝不置。

### 北人不知南事

麟某嘗以翰林充國史館纂修。時年甫踰冠。一日校羅澤南劉蓉等列傳。忽拍案而言曰。羅以一教官而保實缺道。並以布政使記名。死且請諡。劉亦僅候選知縣耳。乃賞三品銜。署布政使。外省保舉之濫。竟至是耶。憚彥彬時與同座。起而密詔之曰。彼等皆百戰功臣。其時若無湘淮軍。吾輩亦安有今日耶。麟曰。百戰何事。天下太平。當與誰戰。湘淮軍者。以何將軍帥之耶。憚曰。蓋與太平戰耳。君豈未知東南各省大亂十餘年。失去數百城耶。麟大愕曰。北方安靖若是。老前輩所謂與太平戰者。此言尤難索解。憚曰。粵寇洪秀全起事。自稱太平天國。君不知耶。麟曰。晚生今僅二十餘歲。賊之事何能知之。憚曰。君北人。宜不知南方之事也。

### 鮑超建第

鮑武襄以行伍起家。官至湖北提督。錫封一等子。嘗於里中建築邸第。及落成。將揭一匾。門客咸謂爵列五等。卽爲古之諸侯。諸侯所居曰宮。不必稱第。宜稱宮。而宮之上有數字。頗難著筆。方擬議間。一客忽曰。可直書子宮二字。其他官秩。可括之矣。遂命匠製匾。匾成。將懸之。有黠者見而大笑。語客曰。子宮二字之釋義。果如何者。於是衆大悟。乃止。

### 左文襄被諷

光緒初。左文襄督陝甘時。布政使爲林壽圖。一日。文襄招飲。左右報某處捷音至。林頌其神算。文襄拍案大聲曰。此諸葛之所以爲亮也。已而臧否人物。文襄謂時下諸賢。類皆自稱諸葛。林亦拍案曰。此葛亮之所以爲諸也。文襄以其諷已而惡之。

### 某進士獄居

山東某進士。任知縣。惟知讀書。不理民事。政出多門。被人控於部。遂逮問。下刑部獄。某入獄坦然。所臥爲一巨榻。每日橫陳其上。披覽典墳。大以爲便。三年遇赦得免。獄吏來

道賀某徘徊不忍去。曰：此間僻靜讀書最佳。可惜不能終老於是。但我到此數載，有不可解者一事。吏問故。某曰：我嘗思之爛熟，仍須請教。此榻極大，斷非此門可入。某先置榻於此，而後造屋。否？吏笑曰：然。公輸子之巧，被君明眼人一口道破矣。某曰：某特管中窺豹，略見一斑耳。

### 村塾賦

上虞陳燧有村塾賦。窮形盡相，非深於世故者不能言。其警句有云：三尺五尺之室，一楹兩楹之屋。到小人國中，自儂居長。在蜜蜂窩裏，由我稱王。又爾其爲勞也，如持脫錐而鑿頑石。如策跛驢而涉高岡。又爾其爲悶也，如蚊蚋之並集於座。如嬰孩之羣號於牀。又漢令欲伸，防謝夫人之却立屏後。齊壇欲盟，憂郗從事之躲在帳前。

### 諧詩

熊子英工詩，好作諧語。一日作卽事詩，中有娣胸三白假，肉頂一黃真二句。適其友邵菊屏過訪見之，愕然不解。請其說。熊曰：上句言吾妹當胸之鼻針，有白色假金剛鑽三粒。下句言吾婦插髻之黃色簪，乃真金所製。蓋以娣字拆之爲女弟二字，以肉字拆之。

爲內人二字也。

闔字

王某與陳某善。一日王倚門眺遠。陳過其門。趨而與之言。又問之曰。今日事大急。因有人析產。託予代書分單。析產時必拈闔。闔字如何書寫。倉卒忘之。敢問王。曰。門中一龜是也。

贈林校書侍兒阿毛聯

上海有林桂英校書者。名噪一時。滬諺所稱時髦倖人者是也。其侍婢曰阿毛。貌絕佳。一時名士與結不解緣者。有八九人。某太史與阿毛尤稱膠漆。太史曾戲以兩聯贈阿毛。其一曰。史記深入不。詩云德猶如其一。曰。萬古雲霄爭片羽。幾人性命等輕鴻。

孿生子

鄭子展以其婦有孿生子。設湯餅筵客。有善謔者往賀之。入門揖子展而言曰。君真一舉而兩得也。

天錫純蝦

鄞縣某富戶。以漁起家。年七十矣。其子孫爲之介壽。或贈以幃。其四字曰天錫純嘏。蓋天錫純嘏之訛也。結者某見之大笑。謂其關切漁戶之巧合也。

### 壽幃顛倒

有以母壽設宴受賀者。或贈以幃。其幃文曰德配孟母。蓋置於匣中之四金字也。懸時顛倒其文。則爲母配孟德矣。

### 時慧寶生男

名伶時慧寶生男。彌月開湯餅筵。賀客致辭祝之。或曰此真時勢造英雄也。

### 畫師寫照

畫師爲其友繪小影。手攜一犬。畫成。因題其上以戲之曰。此卽君之寫照。友得圖。懸之壁。設筵宴客。見者無不笑。畫師意大得。及審視之。則已添一者字矣。

### 一一成三

算術教員。教兒童以加法。曰一與一相合則爲二。童曰先生誤矣。是將成三耳。師叩其故。童曰吾家一兄與一嫂相合。未幾而添一小兒。非三而何。

過去未來之妙品

某乙性吝多詐。一日其中表某甲。五秩壽誕。乙具禮物一器。遣使賚往。甲揭視之。乃雞卵四枚。附有說明書。曰此未來之肥雞也。兄千秋令節。爲時過早。若可遲三月者。一羣鳳雛。行將引吭而啼矣。甲見之。不笑亦不怒。直受之。翌日。甲折柬招乙。乙欣然往。至則見燈燭輝煌。肆筵設席。座客已滿。別有一種酒肉香味。充雜空氣中。度入鼻觀。直沁心脾。覺甘美無倫。乙至此。饑涎欲滴。甲與寒暄畢。肅之趨堂東。憑空案。使獨坐。乙待良久。不見肴饌。正企盼間。忽覩甲手持青竹一竿。至置於案。謂乙曰。此過去之嫩筍也。弟來何其遲。如早數月者。鮮肥之筍。尙未成竹。正可下酒也。語已自去。

兩個呆人

師問學生曰。一加一是幾。何生曰。三。師艷然曰。汝真呆人。譬如汝與我是幾人。答曰。是兩個呆人。

可發一笑終

中華民國十一年二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七年二月土版

▲可發一笑(全書一册)

定價大洋六角

編輯者 琴石山人

印刷者 上海會文堂新書局

發行者 上海會文堂新書局

版權  
所有

分發行所  
漢口四官殿  
廣州永漢北路  
北京楊梅竹斜街  
奉天鼓樓北  
濟南西門大街  
長沙南陽街  
會文堂新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會文堂新書局  
河南路拋球場

# 52  
11/20/12

11/20/12